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輯
沈雲龍主編

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

鄭子瑜
實藤惠秀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本書自從一九六五年編校完成之後，一直沒有出版的機會。這回幸得新加坡經濟學者黃望青先生資助印費，並得早大東洋文學研究會接受出版；我們對於黃先生的高誼、以及東洋文學研究會現任會長大矢根文次郎教授的欣然接受出版，都表示無限的感激。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實藤惠秀

鄭子瑜

鄭子瑜
實藤惠秀
編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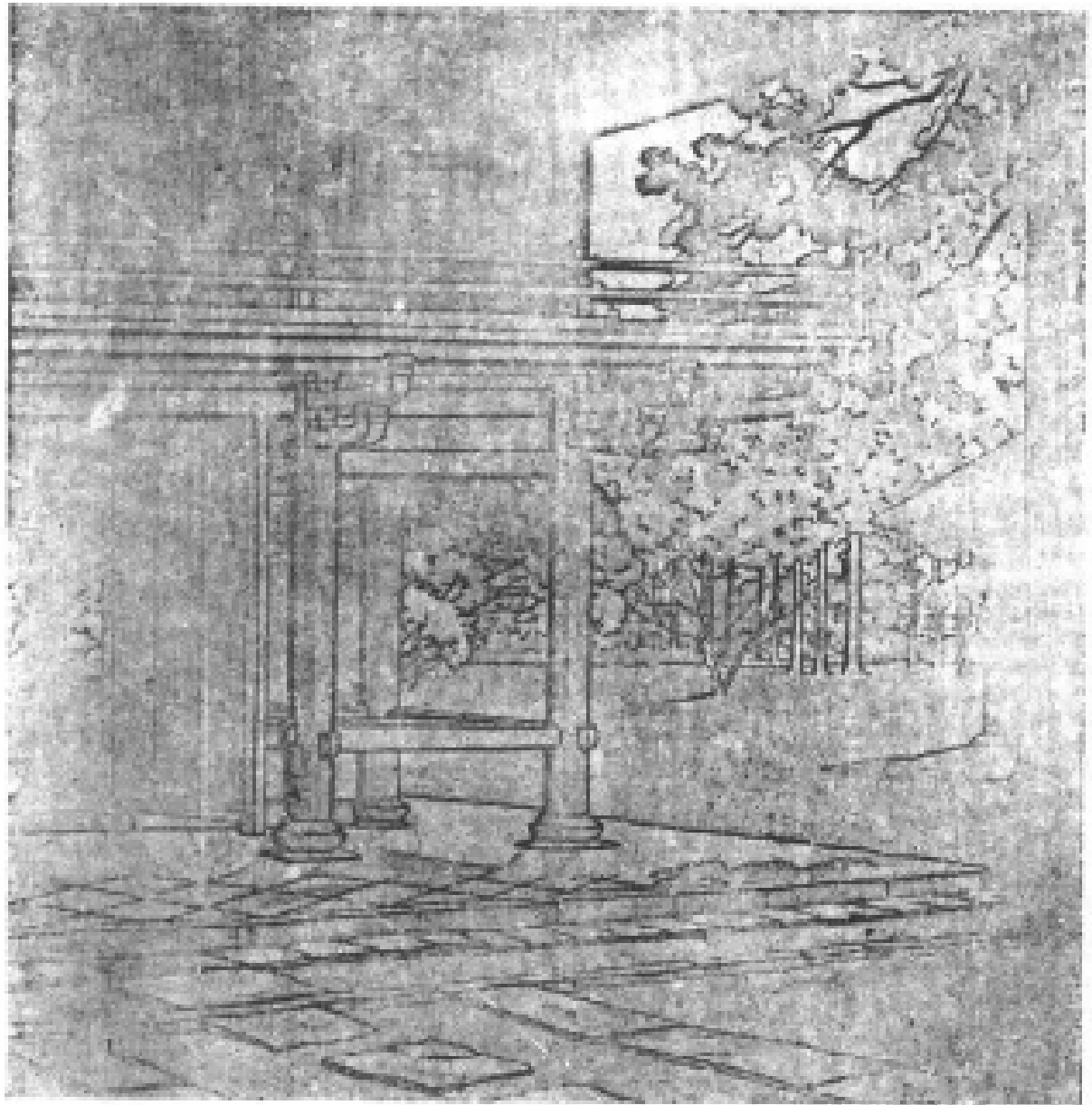
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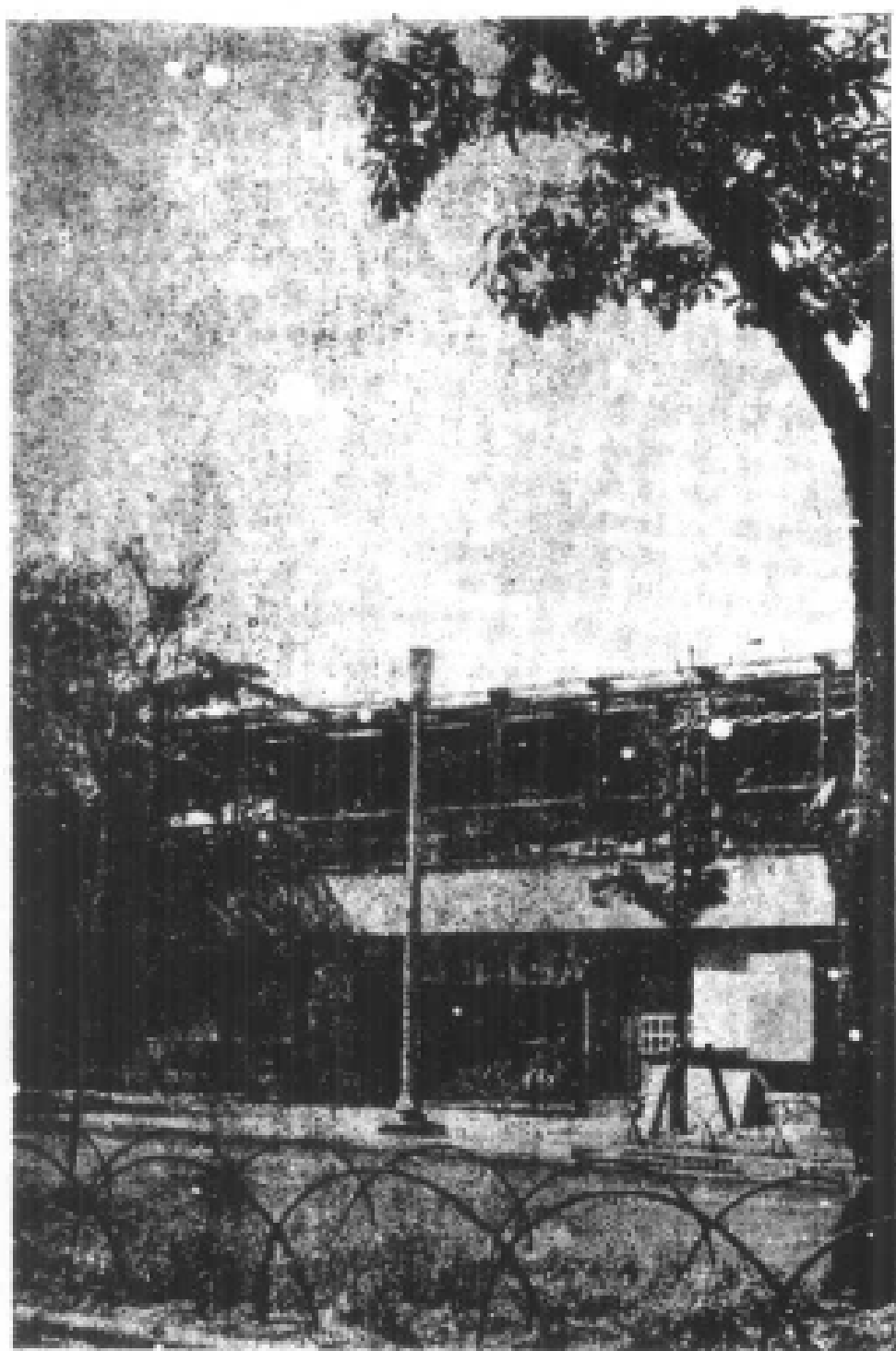
筆談主人大河內源聲（源桂閣）肖像



黃運憲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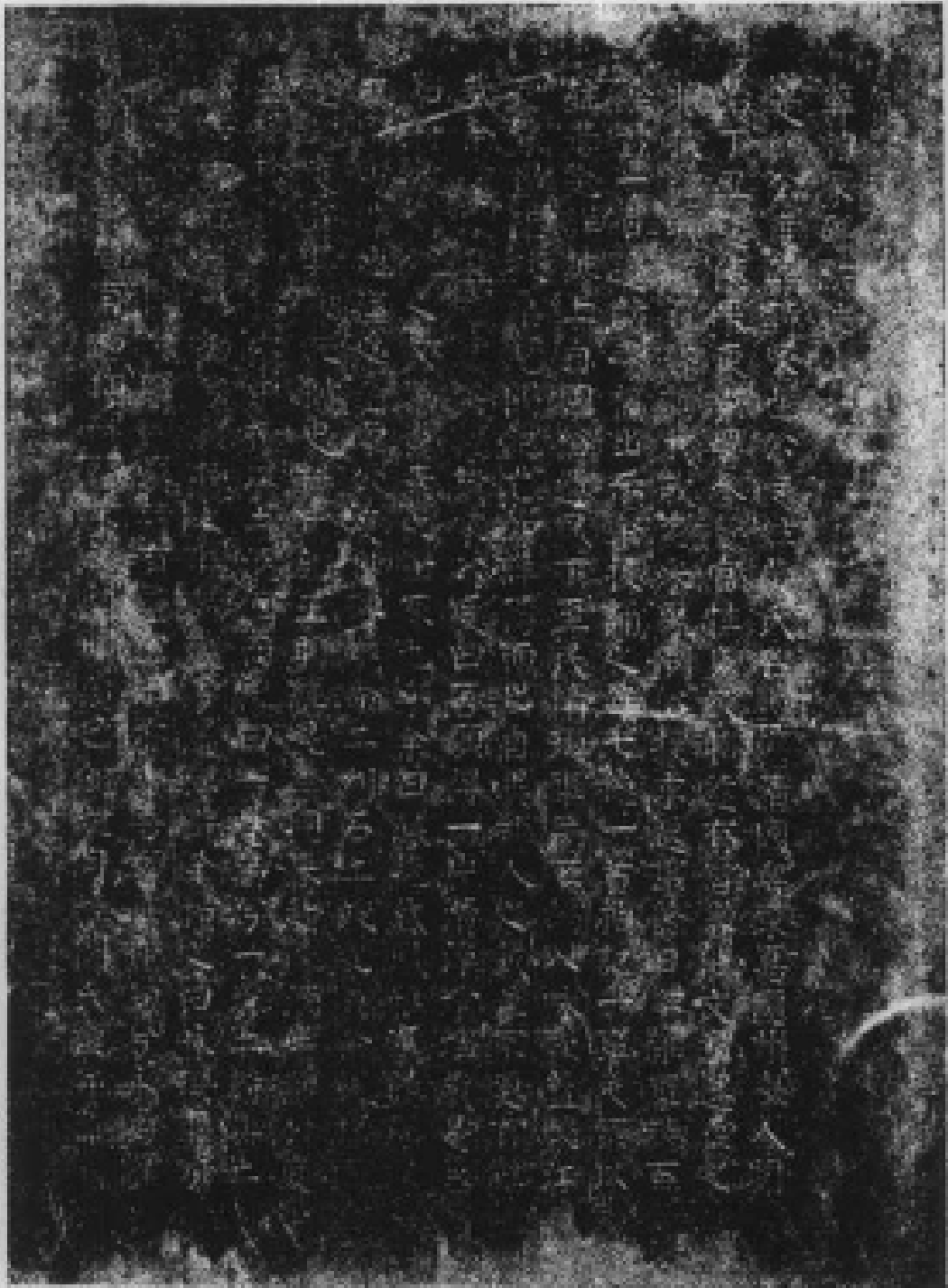
筆談遺稿發現處：東京都外平林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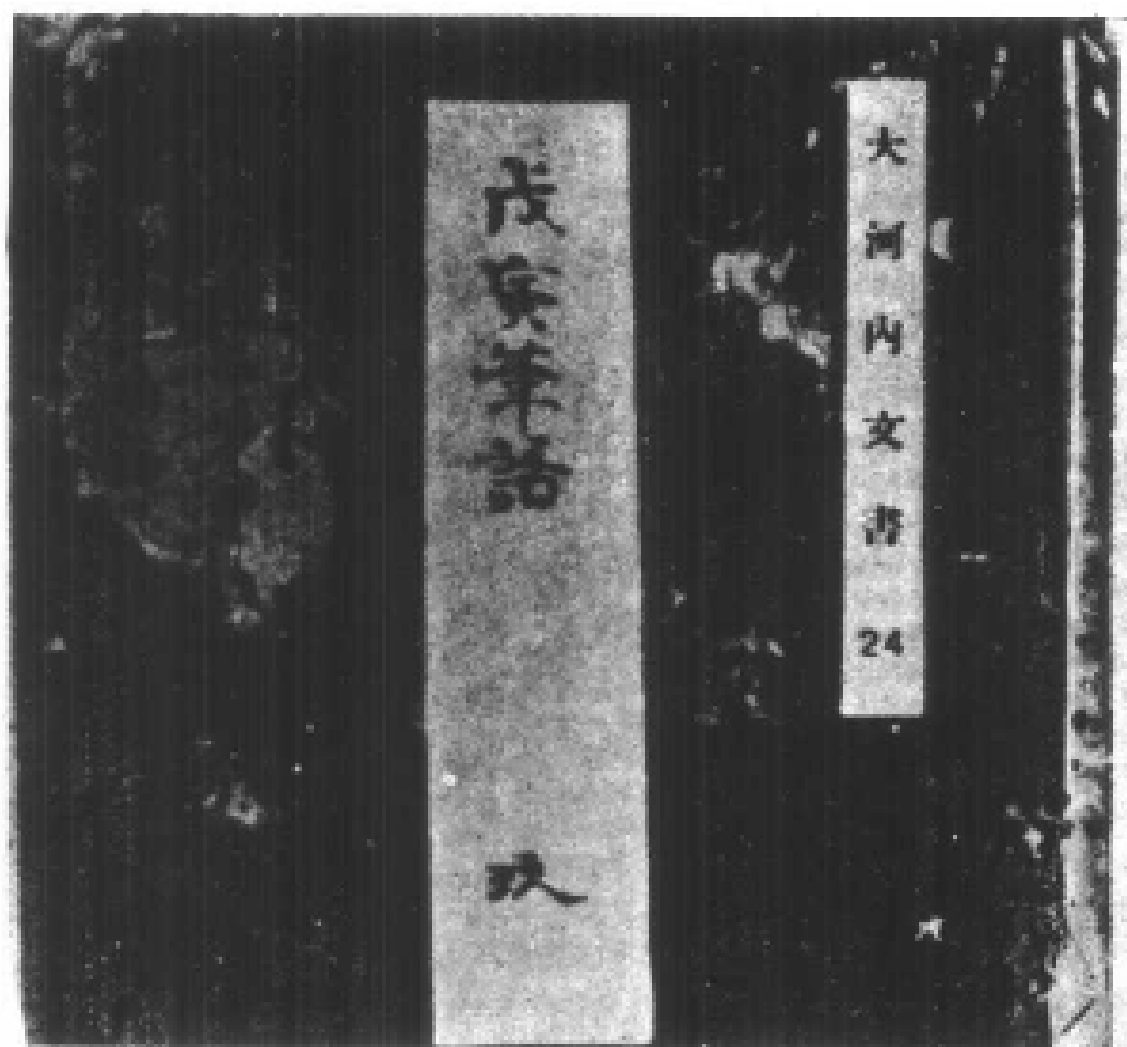
筆談諸公經常聚首之墨江酒樓，在東京都隅田川畔，今已改建為言問亭矣。



黃遵憲書「日本雜事詩最初稿家」



源桂關撰書之「詩家碑陰誌」



筆談原稿之一冊

不隨居幾事分四身之什也何深身見
事不 道全之忘行年一第常修其地
此日存宜之斯容也君子有去無舍
必以無餘事業事也歸及於失神傷
心身之相如是足所中一教可謂不立
矣若自介修文官美述也
當時教一志進福文習大之括一也教自介佛
文致不知合中候學識英德去教一學
名于年
如之教東黃一見不取一然君子一更而多宜

大河內輝聲與黃遵憲初次筆談原稿之一頁

序 一

實藤惠秀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和豐田穰合譯的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日語版）出版了。這是中國文學叢書之一。原來，這本書的翻譯和出版是由於中國文學研究會中心人物竹內好的推薦。

這本書還沒出版之前，我遇見了大河內輝耕先生。那時，他是貴族院議員、子爵。我在虎之門華族會館見到他，問他關於「日本雜事詩初稿家」碑文裏的一句話。裏頭有詩道：

一卷詩兮一坏土。

詩與土兮共千古。

乞神物兮護持之，

葬詩魂兮墨江滌。

這詩碑在埼玉縣；墨江（就是墨田川，又名隅田川，日本音都是 Sumidagawa）

却在東京都。爲什麼碑文說「葬詩魂兮墨江滸」呢？

他說：他家原來在墨江旁邊。明治末年，搬到別的地方去，同時把那個詩碑搬到埼玉縣野火止平林寺，因爲平林寺有大河內家代代的墳墓。我聽了他的話，才明白「葬詩魂兮墨江滸」這一句詩的來歷。

日本雜事詩出版了，我送給大河內輝耕先生一本。他很高興地說：

「聽說家嚴很愛讀這本書。謝謝！」

接着，他親切地說：

「家嚴也喜歡和中國人筆談，尤其是和中國公使館裏的人們筆談。筆談的記錄，都保存在平林寺。你要看的話，可以去看看，我先告訴平林寺的和尚，豫備給你看。」

過了幾天，我和豐田一起去平林寺。平林寺的住職白水敬山禪師親自引導我們到書庫去。我心裏疑惑：筆談的紙，大概只有兩三張罷了，爲什麼引導我們到書庫去呢？

到了書庫前，我們愣住了。那裏，幾十本，對了，快要到一百本的手續，薄薄成們呢！我們想不到筆談的記錄會有這麼多！

當初筆談的時候，彼此都有紙片，一問一答。筆談的那天晚上，大河內輝聲（就是輝耕的父親。他在明治以前是高崎藩主，食祿八萬二千石。明治以後，住在東京淺草今戶町墨江畔，以作漢文漢詩爲樂。）把問答的紙片編輯好，叫裱糊匠裱訂成書。一本筆談存稿，大約有五十面折疊的。

筆談的存稿，共多少本呢？請看下面的統計：

羅源帖（一八七五至六年）原來有十八卷，缺第一卷、第十五卷。現在只剩下十六卷十六本。

丁丑筆話（一八七七年）原來有七卷，從第二卷到第六卷都缺，只剩第七卷。這本和戊寅筆話第一卷合成爲一本。

戊寅筆話（一八七八）原來有二十六卷，缺第二十四卷，現在剩有二十五卷。

己卯筆話（一八七九）原來有十六卷，從第一卷到第十四卷都缺，現在只剩第十五卷一本。第十六卷和庚辰筆話第一卷合成爲一本。

庚辰筆話（一八八〇）有十卷十本。其中第一卷和己卯筆話第十六卷合成爲一本。

泰園筆話（一八八一至二年）有十七卷十七本。

韓人筆話 有一卷一本。

書畫筆話 有一卷一本。

合算起來，我們發現的筆談存稿有七十三卷七十一本。但是我們可以推想從前至少有九十六卷九十四本。「大河內桂閣（桂閣是輝聲的別號）君墓碑」說：

「君天資敏捷，善文辭，工筆札，有詩數卷，清韓筆話百卷藏於家。」
這個「百卷」大概是概數吧。

我們看見這些筆話本以前，幾十年間，誰也沒有看過它們，誰也沒有研究它們。這些書，只在書庫裏睡覺。但只是睡覺，那也好，可恨的是那裏有很多蠹魚。我們看見這些書以前，有的書被蠹魚吃的不成樣子，和尙們不得不把它丟了。特別可惜的是己卯筆話的十四卷！（己卯這一年正是建立「日本雜事詩最初稿冢」的一年）。

我最初借七本來抄寫；抄寫完了拿到平林寺去還，再借來十本……這樣五年間來回五次。你看，這些日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或是大戰後的飢餓時代，就是天空中有飛機投下炸彈，地上沒東西吃的時代。我背着帆布背包，在朝霞電車站下車，那時沒有公共汽車，走了很遠的鄉下道路才到平林寺去。借來了的書，在暗淡的燈光下，

抄了再抄。空襲警報響了，我就抱着筆話本子，趕快躲進防空壕裏去。戰爭中，我和筆話本子，常常在一起。

我抄到了三十六本，沒有工夫再抄寫下去，幸而我的老朋友佐藤三郎（山形大學教授）代我繼續抄寫完畢。

爲什麼我們這麼熱心抄寫呢？因爲這些筆話存稿都是日中友好的貴重的資料。

大河內輝聲（桂閣）很喜歡和中國人筆話。（他也和朝鮮人用漢文筆談過。）他交游的中國人很多，有何如璋（公使）、張斯桂（副公使）、黃遵憲（公度）、廖錫恩（樞仙）、沈文燮（梅史）、王治本（棗園）、王仁乾（惕齋）、王藩清（棗仙）、楊守敬（星恒）、潘勉騫、李奕全、何其毅、施積賢、秦哲明、何紹文、周愈（幼梅）、衛鑄生、陳訪仲、馮莪堂、何鵬夫、馮雪卿、魏柴門、何子綸、梁縉堂、鄒順、何定光、梅蘭生、何翼爲（虞臣）、楊樞、梁詩五、黃遵楷（幼達、遵憲的弟弟）、馬友仁、馮蓉塘、何蔬蓀、張景棫（滋昉）、王配絢、任謙齋、吳丹墀、馮啓生、劉靜臣、范汝蕉等等。這裏面也有僕役。大河內輝聲喜歡和中國人筆話，不分貴鄙身分。

想起翻譯日本雜事詩的時候，除了「日本雜事詩最初的稿冢」題字以外，沒有看

見黃遵憲的筆跡。我們四方找尋，結果，第一發現的是省軒詩稿（龜谷省軒著）的題詞。其次是岡鹿門的兒子岡百世保存的黃遵憲和岡鹿門筆談的紙片。我們的譯本卷頭刊登了這筆話的照像。

我們翻譯日本雜事詩的時候，那麼難找到黃遵憲的筆跡。到了現在，在大河內文書（就是筆話本）裏頭，已處處可以看到黃遵憲的雄渾特異的筆跡了。

這些大河內文書，推疊起來，差不多有我的肩上那麼高，其中有關於這個時代（明治時代）日中兩國的政治、風俗、學問、文藝、語學以及其他種種的談論，是明治史和日中關係史有價值的研究資料，同時也是很有趣味的文藝作品，因為筆談諸君的文才和詩才都是了不起的。

可惜的是，自從筆談手稿發現（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六二年，已經差不多有了二十年了，我因為致力於中國文學發展史的編寫和翻譯，以及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的整理等工作，竟沒有餘力去整理和研究那些珍貴的筆談手稿。

一九六一年春天，我意外地接到黃遵憲研究者鄭子瑜先生自新加坡寄給我一本他的大著人境廬叢考（商務印書館出版），拜讀之下，我很歡喜在外國有人對黃遵憲的

研究發生興趣，使我覺得「吾道不孤」，我們便常常通信。後來周作人先生又來信介紹，於是我就報告鄭先生黃遵憲與日本人筆談手稿發現的經過，並邀請他來訪問我國，共同研究。

一九六二年，鄭先生來訪日本。我邀請鄭先生在早大的校友會館小住一週，共同研究黃遵憲與日本人筆談的手稿。結果我們作了以下的決定：一、我請得早大圖書館館長的許可，讓鄭先生將與黃遵憲有關的部分手稿照片，複照携歸新加坡。二、我和鄭先生許下諾言，共同編校、整理這一部分手稿，並約期在一九六四年完成，到時，以我們兩人編校、整理的名義出版。日中人士合編共著的東西，在明治時代有的是，但在昭和時代，我和鄭先生或者可以說是首倡吧？

一九六四年四月，鄭先生再來了日本。這一次他一面和我編輯這本書，一面當早大語學教育研究所的客座教授兼研究員。我們一起工作十個月，才完成了這本書。

一九六四年五月，我編譯的大河內文書由平凡社出版了（這本書裏，我把筆談的五分之一翻譯成日文。）有兩位讀者告訴我丁丑筆話六本保存在高崎市賴政神社的寶庫裏。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筆話又增加了六本了。

這本書只是黃遵憲和日本朋友的筆談，也就是大河內文書裏的一部分。如果沒有鄭先生的合作，就沒有機會把這麼稀有的日中文化交流的資料介紹給日本和中國的讀者。我覺得很高興，黃遵憲與大河內輝聲等地下有知，當更高興吧。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

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室

實藤惠秀

序二

鄭子瑜

一九六二年春，我將拙編入境廬叢考（商務印書館出版）寄給黃遵憲的研究者、早大教授實藤惠秀博士，更由於周遐壽先生的介紹（我和周先生沒有任何淵源，只是二十餘年前同在逸經半月刊寫稿，又因為彼此都嗜好黃遵憲的「入境廬詩」，便爾相識了。這一點，周先生在他的知堂雜詩鈔序中也曾說到），實藤先生便來信告訴我八十餘年前黃遵憲等與日本友人大河內輝聲（即源桂閣）等筆談遺稿在平林寺發現的經過，並邀我來日本一遊，共同研究。

同年四月，我初次訪問日本，與實藤先生在早大圖書館中，共同披閱筆談的遺稿（遺稿三分之一存早大圖書館，三分之二存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但早大圖書館保有全部遺稿的複印本），這裏面有黃遵憲等的逸詩，也有關於私生活的。雖然黃遵憲當時只是公使館中的一個參贊罷了，參加筆談的中國文人，還有何如璋公使，張斯桂副使，以及沈梅史諸君，他們的官階，都在黃遵憲之上，可是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則何君等不但遠在黃遵憲之下，甚至毫無地位之可言。所以我提議只將與黃遵憲有關的筆談部分（即黃遵憲曾參加在內的筆談部分，自戊寅一八七八至庚辰一八八〇的三年中，共約四十篇的筆話），加以抄錄、標點、整理、編輯和校訂；並約期在二年後，我再度來日，以一年的時光，共同來幹這一樁艱苦而又有意義的工作。

去年四月，我果然實踐前約，再度來日了。我名義上是早大語學教育研究所的客座教授兼研究員，實際上，我每週除了在研究所擔任兩個鐘頭的中國修辭學特殊講座、和在研究院文學研究科擔任兩個鐘頭的中國古典詩歌的鑒賞與批評之外，剩下來的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教育學院的研究室與實藤先生共同研究、抄錄、標點、整理、編輯、校訂筆談的遺稿。由於筆談手稿，除了筆談諸公初次見面時大家客客氣氣，彼此都寫得端正些而外，以後則書法潦草不堪，有時又難免漏字和誤筆，再加上蠹魚的侵襲，有一些字跡已經難於辨認了，所以工作的進行相當緩慢。我和實藤先生約定：全缺和不明的字，就讓他缺下來；可疑的字，一定要弄個明白——我們兩人都沒有法子查出是什麼字的時候，便請教早大圖書館的副館長加藤諄先生。加藤先生是個書法家，曾經幫助我們查明了不少我們無法判斷的文字。

一年的時光容易過去，而且在此一年中，我同時還要兼做別的研究工作，所以去年的暑假（七八兩個月），雖遇日本八十餘年來所僅見的奇熱，我也不得不天天到研究室工作，終於在今年一月中完成了我們的任務了。

大河內輝聲喜歡漢詩漢學，對中國旅日文人，敬重如師長。他對待中國人，不分長幼貴賤，一視同仁，所以何如璋的孫子，公使館的僕役，他也與之筆談。而且這些筆談手稿，似乎早就準備要留下來的，所以筆談的當天晚上，就把手稿裱成冊，連在當日接到與筆話有關人物的來信，也附貼在筆談之後，完完整整，不想流傳久遠又是什麼？最明顯的，是有一次，中國公使館的通譯魏梨門到源桂閣家，源君與其他中國文人正在筆談，魏君和他說日語，源君竟說：「此人是誰？何必說日語，但用筆談好耳。」因為以筆代舌，可以留下記錄，作為永久的紀念，而面談則否。

最有趣的，是這些筆話記錄全是戲劇式的安排：一、以一字代全名，如以「公」字代黃公度（遼憲），以「桂」字代源桂閣，以「如」字代何如璋，以「斯」字代張斯桂，以「黍」字代王黍園，以「梅」字代沈梅史，以「石」字代石川鴻齋，以「強」字代松井強哉，以「省」字代龜谷省軒。二、筆談進行時，如果有人出入，源君都用

日文寫下他們的動態（只有這一部分是朱書。現在經實藤惠秀先生譯成白話了。）如戊寅（一八七八年）三月三日（陽曆，以下同）源桂閣到公使館與沈梅史筆談的時候，黃公度到來，源君在筆談稿子上這樣的寫道：「黃公度來，年約三十。」後來黃公度要走了，源君又寫道：「這個時候，有人來邀請遵憲，遵憲和廖樞仙一同走了。」這不就是劇本的形式嗎？

現在節錄戊寅（光緒四年）八月一日日本文人石川鴻齋與黃遵憲筆談的一段於後：

（石）民間小說傳敵邦者甚妙，水滸傳、三國志、金瓶梅、西遊記、肉蒲團數種而已。

（公）紅樓夢乃開天闢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恨貴邦人不通中語，不能盡得其妙也。論其文章，宜與左、國、史、漢並妙。

這是黃遵憲論紅樓夢的一片段。

又「庚辰筆話」，其庚辰（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四月初五日記云：

（桂）今日見閣下寄紫詮（案即王韜之號）詩（案即日本雜事詩）極佳，前有紫

詮序，後則閣下跋也。

(公)僕東來後，故友郵簡雲集，皆詢大國事者，姑作詩以簡應對之煩，不意爲王君携去，遽付手民，非僕意也。大國人見之，定不免隔靴搔癢之誚。閣下能爲改潤，感謝不勝。

(公)雜事詩中，多有人名地名，避我朝廟諱改易者。(中略)

(省)雜事詩刻於貴邦，想洛陽紙價爲之貴。

(公)一刻於北京，一刻於香港，敵邦人見之，以爲見所未見，詩之工拙不暇問也。

(省)閣下之書，敘櫻花之美，兒女之妍，使讀者艷想，此書一行，好事之士，航海(而來)者(將)一年多於一年。

(公)文章之佳，由於胸襟氣識，尋章摘句，於字句(間)求生活，是爲無用人耳。

(公)國家承平無事，才智之士無所用，故令其讀書，所謂英雄盡入彀中也。譬如富家巨室，衣食充裕，其子弟能喜古玩，好書畫，亦是佳事，謂此古玩書畫爲有用

則不可也，謂爲無用亦不必也，見其所處之時地如何耳。

(公)孔子大成之聖，實爲上下十二萬年，縱橫七萬餘里，不能再有之人，其教人無所不備，不止詩書六藝已也。宋儒之學，爲孔門別支，推其極不過學孟子耳，彼不知聖人爲何等人也。

這些筆話，足以幫助我們對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之了解，又可見黃遵憲的文學批評和文學觀之一片段，更可以看到他對清儒在故紙堆中討生活、以及對宋儒之學所作的評語，都是很有意義的。後來黃遵憲批評孔子，批評儒家的學說，在思想上可以說是一大轉變。

這一部分筆談遺稿的問世，相信可以給研究黃遵憲的學者提供一些從未見過的好資料，來和黃遵憲的已刊作品互相印證，幫助我們對於黃遵憲已刊作品的了解。同時對於黃君的思想行誼，也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認識。至於我們自己對筆談遺稿的真正研究工作，則還沒有開始哩！

還有一點，就是古往今來，文人所已刊的集子，往往是先經過自己嚴格的刪削，然後付槧的；尤其是像黃遵憲那樣生在舊禮教壓迫下的晚清時代的詩人，一些描寫兩

性愛的詩篇，都不敢編入集中（周遐壽先生從前存有人境廬詩草抄本，和刻本相對照，便發覺不少字句不同和抄本所有刻本所無的詩篇），所以我們若只讀文人的已刊集子，實在無法了解他思想行誼的實際情況。但除此之外，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幸而源桂閣君早就替我們安排好了：他不惜花費光陰與金錢，時常招待和拜訪當時中國公使館中的文人，和他們筆談，讓他們毫無拘束地暢所欲言「談」，留下筆談的記錄，使筆談諸君的思想行誼（其中也有荒淫無恥的一面），都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以便利我們對於前輩文人的了解——特別是有關黃遵憲的部分，根據實藤先生統計，單是一八七八年的戊寅筆話，在一百七十八次的筆話之中，黃遵憲與源桂閣的筆談竟佔三十五次之多，我們是不難從中發掘出一些可供研究的資料來的。

我和實藤先生的國籍不同，對於筆談遺稿以及對於某些問題的看法也未必能完全一致，可是我們却都以爲不同民族之間，應該互相友愛，過去是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也是如此。這一點，是彼此都信守不渝的。我們願意攜手合作，共同編校此筆談遺稿，其動機也在於此。

一九六五年一月六日鄭子瑜序於早稻田大學。

目錄

- 序一(實藤惠秀)……………(一)
- 序二(鄭子瑜)……………(九)
- 一、戊寅筆談第四卷，第廿七話。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明治十一年)三月三日，在東京月界院中國公使館。筆談人物：源桂閣、黃公度、廖樞仙、沈梅史。……………(一)
- 二、同卷第卅話。同年三月七日，在中國公使館黃遵憲(公度)房中。筆談人物：松井強哉、黃公度、源桂閣、沈梅史、廖樞仙。……………(八)
- 三、戊寅筆談第六卷，第卅七話。同年三月十五日，在隅田川源桂閣家。筆談人物：王泰園、高木、源桂閣、黃公度、沈梅史；又在木下川村植半樓，筆談人物：王琴仙、潘勉齋、黃遵憲、廖錫恩(樞仙)、沈文熒

(梅史)……………(一四)

四、同卷第四十二話。同年三月廿三日，在中國公使館沈梅史房中。筆談人

物：源桂閣、沈梅史、潘勉騫、黃公度、何如璋、廖樞仙、青山延壽。……(一九)

五、戊寅筆話第七卷，第四十八話。同年四月三日，在沈梅史家。筆談人

物：沈梅史、源桂閣、黃公度。……(三六)

六、戊寅筆話第八卷，第五十二話。同年四月九日，在履祥號。筆談人物：

源桂閣、王泰園、王琴仙、沈梅史、潘勉騫、何如璋、黃公度。……(四六)

七、同卷第五十六話。同年四月十四日，在履祥號。筆談人物：源桂閣、哲

明、薛耀坤、黃公度。……(五三)

八、同卷第五十七話。同年四月十五日。源桂閣與黃遵憲書信往復。……(五八)

九、戊寅筆話第九卷，第五十八話。同年四月十六日，在墨江源桂閣家。筆

談人物：源桂閣、何如璋、內邨櫻所、廖樞仙、黃公度、王泰園、加藤

櫻老、張斯桂。……(六一)

十、同卷第五十九話。同年四月十八日，在履祥號。筆談人物：源桂閣、王

- 李園、李奕全、何其毅、廖樞仙、黃公度。……………(八一)
- 十一、同卷第六十話。同年四月十九日，在中國公使館。筆談人物：廖樞仙、源桂閣、黃公度。……………(八九)
- 十二、戊寅筆談第十卷，第六十四話。同年四月廿六日，在中國公使館。筆談人物：源桂閣、沈梅史、黃公度、廖樞仙。……………(九六)
- 十三、同卷第六十六話。同年四月廿九日，在履祥號。筆談人物：源桂閣、王李園、廖樞仙、黃公度。……………(一〇三)
- 十四、同卷第六十八話。同年五月一日，在中國公使館沈梅史房中。筆談人物：源桂閣、黃公度、沈梅史。……………(一一二)
- 十五、戊寅筆談第十一卷，第七十二話。同年五月六日，源桂閣致何如璋、黃公度各一函。……………(一一八)
- 十六、戊寅筆談第十二卷，第七十七話。同年五月十一日，在梅仙寓所。筆談人物：源桂閣、沈梅史、石川鴻齋。……………(一二一)
- 十七、同卷第七十八話。同年五月十三日，在南傳馬町伊東屋馮雪卿家。筆

談人物：源桂閣、王琴仙、馮雪卿、王黍園、黃公度、廖樞仙、何子綸。……………(一二五)

十八、戊寅筆話第十五卷，第一百零一話。同年六月十六日，在伊東屋。筆談人物：源桂閣、馮雪卿、沈梅史、黃公度、石川鴻齋、梁縉堂、廖樞仙、何如璋。……………(一三七)

十九、戊寅筆話第十七卷，第一百一十話。同年七月六日，在中國公使館。筆談人物：源桂閣、沈梅史、黃公度。……………(一五六)

二十、戊寅筆話第十八卷，第一百廿話。同年七月廿日，源桂閣致何如璋函。……………(一六二)

廿一、戊寅筆話第廿卷，第一百卅二話。同年八月初十日，在中國公使館沈梅史房中。筆談人物：源桂閣、沈梅史、廖樞仙、王琴仙、潘勉齋、何定光、黃公度、王黍園。……………(一六四)

廿二、戊寅筆話第廿卷，第一百四十四話。同年九月六日，在中國公使館沈梅史房中。筆談人物：源桂閣、沈梅史、廖樞仙、黃公度、石川鴻

齋、王泰園。……………(一七三)

廿三、戊寅筆話第廿二卷，第一百四十七話。同年九月十二日，在沈梅史房

中。筆談人物：源桂閣、沈梅史、黃公度、王泰園。……………(一九三)

廿四、同卷第一百五十話。同年九月廿七日，在華養院。筆談人物：源桂

閣、王泰園、沈梅史、黃公度、廖樞仙。……………(一九七)

廿五、同卷第一百五十一話。同年十月四日，在王泰園家。筆談人物：源桂

閣、王泰園、沈梅史、黃公度、廖樞仙。……………(二〇一)

廿六、同卷第一百五十二話。同年十月八日，在入船町周幼梅家。筆談人

物：源桂閣、周幼梅、龜谷省軒、沈梅史、黃公度、廖樞仙、石川鴻
英。……………(二〇六)

廿七、戊寅筆話第廿三卷，第一百五十五話。同年十月十七日，在中國公使

館客廳。筆談人物：源桂閣、何如璋、黃公度、沈梅史、石川鴻齋、
王泰園、王惕齋。……………(二一一)

廿八、同卷第一百五十九話。同年十月廿七日，在兩國中村屋。筆談人物：

源桂閣、黃公度、廖樞仙、沈梅史、何如璋、王泰園。……………(二二二)

廿九、同卷第一百六十話。同年十月廿八日，在華養院。筆談人物：源桂

閣、黃公度、沈梅史、王泰園、張斯桂。……………(二二八)

三十、戊寅筆話第廿五卷，第一百六十八話。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黃遵憲

房中。筆談人物：源桂閣、黃公度、石川鴻齋、宮部襄、松井強哉、

沈梅史、廖樞仙、王泰園。……………(二三一)

卅一、同卷第一百六十九話。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中國公使館王泰園房

中。筆談人物：源桂閣、王泰園、沈梅史、黃公度。……………(二四四)

卅二、戊寅筆話第廿六卷，第一百七十話。同年十一月廿一日，在中國公使

館。筆談人物：源桂閣、何如璋、石川鴻齋、沈梅史、黃公度、何子

綸、廖樞仙、王泰園。……………(二四八)

卅三、同卷第一百七十三話。同年十一月廿九日，源桂閣與黃遵憲書信往

復。……………(二六三)

卅四、同卷第一百七十四話。同年十二月一日，在永田町公使館。筆談人

物：源桂閣、王泰園、黃公度、沈梅史。……………(二六七)

卅五、同卷第一百七十八話。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公使館。筆談人物：何如璋、源桂閣、黃公度。……………(二六九)

卅六、己卯筆話第十五卷，第八十八話。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明治十二年）十二月八日，在公使館。筆談人物：何紹文、源桂閣、何如璋、龜谷省軒、黃公度、石川鴻齋。……………(二七五)

卅七、己卯筆話第十六卷，第九十話。同年十二月廿四日，在大坂町阿玩家。筆談人物：源桂閣、王泰園。筆談之前，有源桂閣與黃公度往復書信。……………(二九五)

卅八、同卷第九十二話。同年十月廿八日，在公使館王泰園房中。筆談人物：源桂閣、王泰園、黃公度。……………(二九七)

卅九、庚辰筆話第四卷，第廿一話。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明治十三年）二月初二日，在公使館黃公度房中。筆談人物：源桂閣、何如璋、黃公度、虞臣、楊守敬（星恆）、何蕤蓀。……………(二九九)

四十、同卷第廿八話。同年二月十四日，在會根俊虎家。筆談人物：源桂

關、張藹昉、石川鴻齋、黃公度、王詩五。……………(三〇八)

四一、庚辰筆話第七卷，第四十七話。同年四月初九日，在樂水閣。筆談人

物：源桂關、何如璋、張斯桂、石川鴻齋、龜谷省軒(行)、岡千仞

(鹿門)、黃公度。……………(三一五)

戊寅筆話 第四卷

〔第二十七話〕

（戊寅——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明治十一年三月三日——陽曆，以下同——，我到月界院公使館去，沈梅史出來迎接。我們倆筆談的時候，黃公度來了，年約三十。）

桂閣 弟梅翁一知己，源輝聲。初見君。君乃黃大官人乎？

公度 僕黃姓，名遵憲。前聞梅史盛推閣下，亟欲一見。昨訪王泰園，見君書「不陋居」匾，劇佳。今日得見，甚喜。

桂閣 「不陋居」顏字，弟匆卒之作也，何須尊覽！幸蒙過譽，弟慚汗耳。弟嘗往築地山田金太郎家，時君亦有（案當係「在」字之誤筆）其處，會君公務執掌，乘車而歸，故致失禮儀；而今日得相見，蓋萍水之歡，可謂不盡矣。希自今締交，爲莫逆之好。

公度 當時匆匆未通謁，交臂失之，極以爲歉！自今締交，敢不如命？懼僕學識蕪陋，未敢以辱君子耳。

桂閣 弟扶桑黃口小兒，不足以踐君子之庭，而多受諸君之愛顧，蓋大幸也。

公度 新作必多，暇日造廬，幸出一讀。

桂閣 玉作固多，章章出金玉，希取出一冊而見示，弟寫完而藏庫笥。如拙稿則僅僅二三篇耳，何觸電覽！

公度 弟素不工文，又生性疏散，隨作隨棄，更無清本。亟欲讀大著耳。

桂閣 東洋鄙人，何與中華雅客相鬥乎？宜師事而受教也。希賜一讀！

公度 舊作梅史尙未見，實不會收拾也。東來事忙，未暇及此，恕我如何？

桂閣 弟乞廖先生（案即廖樞仙，名錫恩）以書聯幅，希自君復切乞之。後日亦攜一絹，而乞黃先生之書，重君勸獎是祈。（案：以下的字，有看不清的，也有全被蠹魚吃掉的。）

（廖樞仙來，我將聯幅交給他。）

樞仙 弟書不工，以絹見委，敢不勉承，第恐塗鴉可笑耳。

桂閣 貴邦人皆工詩文，雖有千百東洋猴頭兒，遠無及，嗟辨髮先生之大才尤居多。公度 弟尤不能書，卽此筆話可見，何敢以辱佳絹？

桂閣 弟每得一個之益友，則必求以一雙之聯幅，故突然乞玉揮，深勿咎。

（我對沈梅史說）

桂閣 那春萍館的係尊齋號乎？

梅史 弟自辛酉遭亂後，東西南北，所遊不定，因自嘲如萍漂水中，故以春萍館爲名也。

桂閣 辛酉之歲，貴邦騷擾，兵馬倥傯，民苦塗炭。如敵邦則亦然。當年四方有干戈之警，而弟爾時爲諸侯之列，乃振振上州舊封城，而擊逆賊於野州。嗟！萬里異域，戰爭均起，蓋可謂奇！

梅史 弟自庚辛奉邵文靖公檄，募民兵守防，尋邵公卸事，弟亦告退。辛酉賊至，復率民兵與戰，相持半年，糧盡援絕，僅存微軀，遂至上洋，謁見李相，命隨張觀察軍，克復上虞。後北上，應禮部試。乙丑，應雷軍門之聘，從軍甘肅。其後又隨袁侍郎轉餉關外，跋涉流沙天山之間，生平碌碌可笑。如君出師平寇，

爲國干城，眞英豪，足羨也。

桂閣 君業已踐戰場，在兵馬之間，年餘於此，屢隨官軍，有成績，英豪可嘉！如弟元淺學之小兒，惟奉虛位耳。至軍事則將校所爲，弟復不臨，豈何足爲英俊？又可稱怯懦。

梅史 閣下雖不親臨戎事，然謀猷指授，固大將所爲也。

桂閣 是第偶然耳，弟何有謀猷？只有運愚籌居。數年前將軍德川氏擢弟爲陸軍將校，日務組練士卒。後德川家之亡也，弟復拋職。

梅史 貴邦維新之際，亦多事之秋。我輩今日且談文墨可也。

桂閣 王政維新之後，有人薦弟於陸軍尹，弟心甚不快，遂斥其言，潛跡於墨江，食天祿而消光耳。其不才可憐。

梅史 所謂士各有志，出處一道，固自有斟酌，鐘鼎山林，皆有賢人也。閣下不必過謙。

桂閣 玉作薄倖詩，名妓傳的，却係何處名妓乎？然而那妓班，現時在否？

公度 代梅史答：風流雲散，感愴於懷，不能已已。弟作此書，欲如南部煙花記、北

里志，使後人流傳耳。

梅史 此書網羅南北人才，然燕京者居多，次則江、浙，迄今已十餘年，大抵紅顏已成白髮，青蛾半爲黃土矣。

桂閣 好一個孫檠，復遙立君之下風。

梅史 孫檠唐之名手，弟何能及？不過效余懷板橋雜記之舉而已。然其中感慨處，所謂各自有心事是也。

桂閣 曼翁復一個風流將軍，與君相並，可稱孫吳。

梅史 此等兵法，尙不致戰敗於衽席耶！

桂閣 猛將力銳，現擊破東洋破瓜隊。（這時梅史挾着日本少女阿春，僅十六歲。）梅史 君可謂善戲謔如周公矣。

桂閣 破瓜梳櫛之情態，果如何？

公度 鼓行而東，敢不竭力？深恐貽誚鄰國耳。

桂閣 東洋今日專學西洋戰法，故雖李藥師六花陣，亦大異嘆嚙之軍法，不知君試練西洋女隊妙味否？

梅史 恐情海波濤間，難施鎗礮，致慾火失焰，雖有西法，無所用之也。情關渡慾海，兼收並取。

公度 關土地，朝秦、楚，蒞中國，王之大欲，固所願也。

桂閣 孟子曰：不奪不壓，是之謂敷！東洋人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諸君獨利婦人，弟固知之。

公度 飲之食之，生之養之，亦於大邦不無少補；即他日如蘇屬國、鄭芝龍抱子回去，亦於敵國添丁，兩利俱存，何憚不爲？破瓜情狀，即倩君作舌人，詳問之如何？

（這個時候，有人來邀請遵憲，遵憲和廖樞仙一同走了。遵憲要走時，再寫兩句）

公度 屬有事，敢告辭。他日走訪，再暢談也。

〔第三十話〕

（三月七日，我帶着舊臣松井強哉、谷山之忠拜謁何、張兩公使，然後到黃遵憲的房間，沈梅史、廖樞仙也在座。）

強哉 前日賴於沈先生，初謁公使何先生，又約今日拜趨於高堂，亦謁兩大貴官，僕等幸甚！

公度 辱臨幸甚，蓬華生輝矣。

桂閣 弟今得沈君之介紹，得再見公使，遂來擾尊府，幸不譴責。

公度 辱顧敝廬，欣感無已，謝謝！

桂閣 公使內廳所排置名研，叫做怎麼？

公度 是爲胡梅林先生之硯，徐天池銘而刻之者。

桂閣 研名如何？其產處何州？

公度 此硯無名，產於端溪，即廣東肇慶府，敝邦所謂端硯也。

桂閣 歙州龍研、尾溪研，貴邦第一位之品歟？

公度 歙州今屬安徽省。敝邦品硯，向重歙；及端溪既開，歙價爲之少減，然其佳

者，自高絕。

強哉 小弟嘗遊橫濱港，相識貴邦之一商人羅煥南君者。在明官，知此等之人名否？
公度 素未識面，亦未聞其名。

強哉 伏請兩大官名帖四片，弟兩輩拜收焉。

梅史 可。

公度 敢不從命，辱愛慚愧。

(沈梅史、黃公度都給他名片，強哉自然是非常高興的。)

強哉 貴邦諸大官，几上之飾，皆頗清雅之佳品，風情甚可憐矣。

公度 航海遠來，文具書籍，皆未能多載而來，不足觀覽，殊爲愧赧！

桂閣 請沈爹與弟轉致聯幅絹本於公度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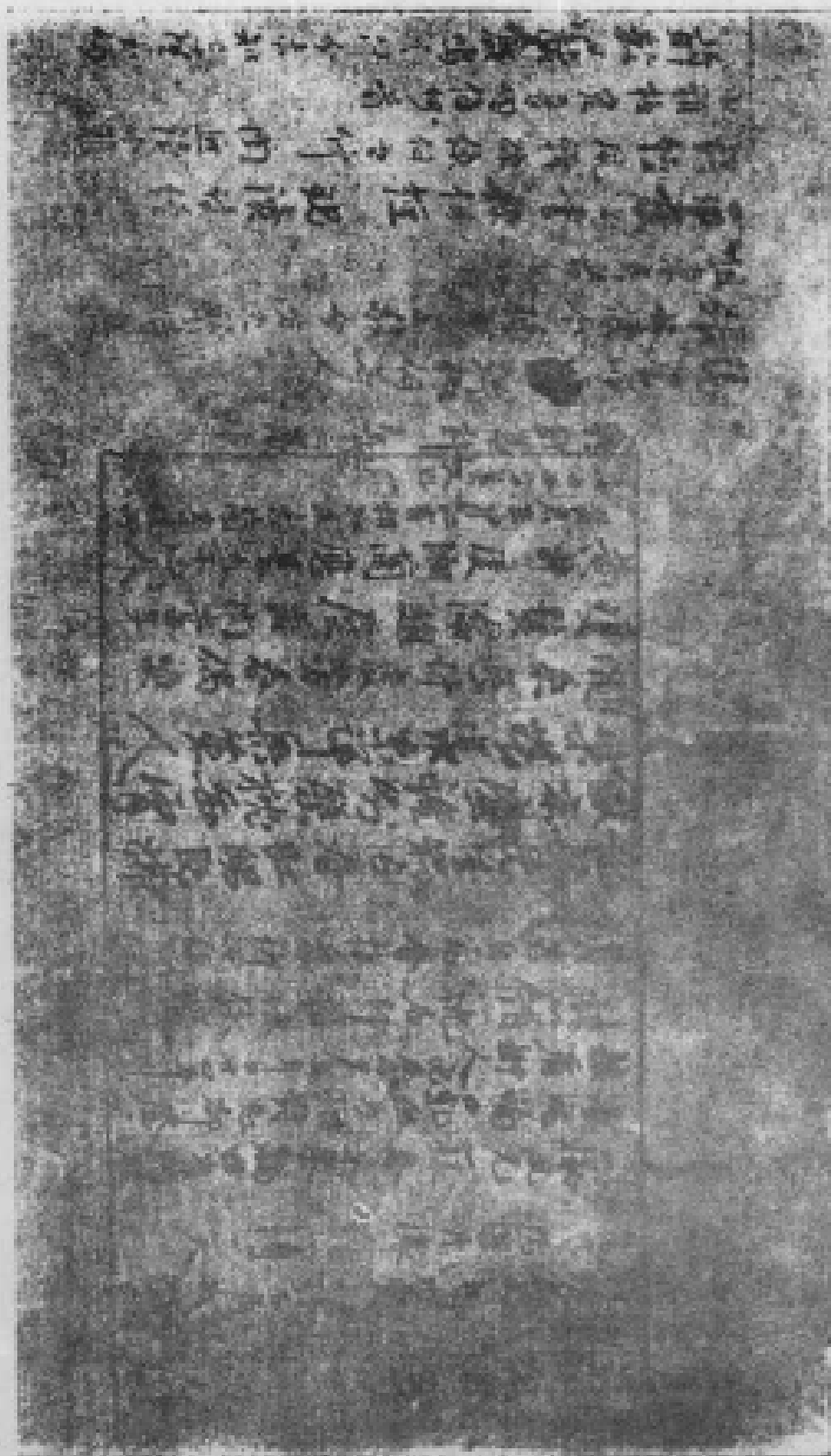
梅史 頃已交矣。

公度 敢不如命？恐春蚓秋蛇，貽笑方家耳。

桂閣 見尊毫，恍如閱晚香堂帖本，其氣字宏遠，仰敬之至！

公度 弟素不解書，天性疏懶，向未臨帖，過譽，汗下如雨矣。

强哉 桂閣 公度 桂閣 樞仙 桂閣 公度 桂閣
梅 黃 原 一 故 會 勿 申 賺 刃 沈 樣 人 何



梅史 聞來無計度芳春，偶喚雙鬟淪麴塵，若問當年黃叔度，湘蘭應是素心人。

黃君在申江有相知朱素蘭，甚佳，所以云西方美人也。

桂閣 艷齡幾許？

梅史 年二十三歲矣。

桂閣 隔壁唔唔之聲係何等人？

梅史 張公使令孫，名子敬，方今九齡，侍其祖東來者也。

桂閣 讀何之書，係何經？

梅史 現讀詩經。

桂閣 詩經風雅頌，係何之什？

梅史 聞近讀小雅。

桂閣 小雅極宏，章句係何首？

梅史 前數日讀鹿鳴之什，今未知已讀至何篇。

桂閣 我有嘉賓，時來貪饜茶果。

梅史 媿無笙簧膠醴，以燕樂君子，如何？

強哉 小弟輩嘗素讀貴邦之書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春秋左氏傳、史記、漢書之籍。定知諸明官讀此等書。則貴邦庠序之教，皆賴此等之書籍乎？

公度 敝邦教士，諸經之外，最重史，大約如君所言。

(中略)

桂閣 鉅鹿赫太郎魏氏有欲言，弟今告退而去。此館中，梅史先生外，有沈君者，善通西洋、日本語，弟欲往見之。前有與魏氏約，故告退而往沈氏處也。

公度 沈君未習貴國語。聚談甚樂，何日有暇，當走尊齋拜謁。

桂閣 偏願黃、廖兩君賜書拙聯，異日弟當再來拜受。亦有暇些，訪敝第可也。

公度 我等文字相交，一面如舊相識，無庸客套，君毋太謙乎？

戊寅筆話 第六卷

〔第三十七話〕

（戊寅三月十五日，梅史、泰園、葉仙、公度、勉齋、樞仙等六人，實踐前日之約，來到我家。這天我感冒了，沒有跟他們到梅林去。

泰園、葉仙最先到達，我不留神，沒有去迎接，很是抱歉！）

泰園 今日招諸友宴會，梅翁想後刻即到，但不知會於隔江旗亭，抑會於此樓乎？

高木 未知。

桂閣 弟唯今吃午食故失迎了，請寬恕焉。弟前日約梅史翁乃以今日同往木下川村梅莊而賞翫焉。是所以使兩位老兄煩尊駕。詎料弟昨日來被犯風邪，昨夜更熱氣少發，至今頭痛體軟，即喚村醫而使診斷。醫云，如風，則不可出戶門，復又擁衾而臥亦可矣。於是弟今不能奉陪木下川梅莊了，實大遺憾也。然而那莊也，頃者花已滿開，芳香遍野，真個疏影暗香之景，尤可觀也。爰有友人來報

弟處，弟焦躁敦園，無可奈何矣。雖然，梅翁等來而欲觀之，則弟使隸价嚮導之，復無妨也。夫此梅莊之爲觀，東京中最第一之名莊也，宜使孤山羅浮遠客相吟詠，則亦無恥辱了。

今梅翁一齊來了，則請謀此事可也。既而探梅之後，再來敞樓而開宴亦爲妙。

泰園 此游準懇高木君同行。

(中國朋友都到了。)

公度 今日趨謁，屬 貴體違和，擾累甚愧。

桂閣 微恙至，見 芝眉，受 高教，而漸次覺爽快。

梅史 昨日感風，未曾來候，歎甚！今午 貴體諒可痊安。

桂閣 倘與好友敘談，却勝於幾百之劑湯藥。聞有新來阿勝婦人者，定係誰家寵愛。

梅史 友人子麟兄之愛寵。

桂閣 春姐云，阿勝良人，館中第一之標致也。果然否？

梅史、公度 未若黃公（梅）之待闕鴛鴦也（公）。

泰園 請先往探梅。回，則再敘於此樓。

（中國朋友都坐馬車來，所以這麼問：）

桂閣 馬車可返否？

泰園 今日勞高木君。

梅史 君宜擁被熟睡一詔，弟等歸車可快談也。

桂閣 莫必爲意，弟隨意起臥養病耳。

泰園 探梅後再見。

（於是，高木、兼吉兩人隨伴中國朋友，坐船渡河，到了木下川村梅林。在梅林，泰園再三說：「植半去，植半去！」說着，大家都上植半樓去，招了一個名叫三吉的妓女來。他們在那裏寫便條給我說：「請你就來。」因此，我寫了這字條，叫房言帶去：）

現聞各位業已登植半酒樓而開宴，弟意雖大飄揚，奈晚風銳利，頗侵皮膚，故不能趨往，幸請恕。乃有小价高木氏，俱侍筵席，尤爲妙，宜盡長夜之歡而暢遊也。今者佳作佳話可頗夥，伏冀抄錄在紙上而相授焉。弟在書齋裏，明日翻閱而可佐興，偏祈一言一話，不漏於此紙上。

教弟源輝聲拜白

黃 廖 沈 潘 秦 葉

六標致賢君閣下

（散會後，高木帶回一些詩來，都是寫給我的。）（編校者按：這些詩，有秦國、梅史、樞仙、公度諸人的絕句，可惜從前抄寫的人於抄寫時無意遺漏了，現在再也找不到這「戊寅筆話」第六冊的原稿了。）

葉仙 別後蕩舟登岸乘車，一路崎嶇曲折，抵梅園流覽一周，雖非明月之下，而美人忽來，長袖翩翩，如散花天女，目送之，興然有感，卽步秦兄原韻，草成一律：
高髻雲鬟探老梅，細腰裊裊玉山頽，月迎遊女千林滿，花爲詩人到處開。

（葉仙因天晚未成全詩，明日續奉郵寄。）

勉齋 天色已晚，將歸公館，承大夫盛意，感甚，祈轉達賢侯代爲道謝。

藉請

源候晚安

潘任邦(勉寫)

黃 遵 憲

廖 錫 恩

同頓首

沈 文 燮

(酒席散了的時侯，爲中國朋友僱車，他們從植半回去了。)

〔第四十二話〕

（戊寅三月廿三日下午一時，我找梅史去。我把和韻詩送給潘勉齋。這一天，我初次遇見了青山延壽——天窗大兀。

梅史正在抄寫華嚴經。對梅史：）

桂閣 昨不圖得見於履祥號樓中。弟昨日欲來謝前日失陪罪，奈昨來朔風烈吹，冷氣徹肌，乃在家中養病。今者雖天陰，氣候暖和平，於是特來前，請恕來遲之罪。

梅史 今日惠臨，喜甚！適寫經未畢，簡於接待，幸恕我是幸。

（梅史在寫跋文。我到潘勉齋的房子裏，將詩交給他。）

桂閣 前日被枉駕時，弟有疾，失陪，故來謝焉。爾來有何佳話，請聽焉。拙作謹呈閣下。

（這時阿濱來了。）

桂閣 頃日新來之別嬪居多，其所聘之各位係誰氏？

勉齋 任謙齋翁之愛姬也。

（梅史已寫完了跋文。）

桂閣 幸得窺寫隸，弟真感服，其文其字，可謂完全矣。今者來訪，固屬閒游，決無妨尊寫之意，弟請與小星相談於闈閣中耳，希寫跋。

梅史 頃已畢，正可共談。

桂閣 恐公事匆忙焉。弟固散位無職之人，不知尊署之閑不開，叨擾尊齋。如公事匆忙，則請明告焉，弟請奉俟。

梅史 公事已畢耳。筆墨生活，原無期限。良朋見顧，幸愜素衷，何妨借毫素共談也。

桂閣 擲公談私，公使之譴，可怕！可怕！

(中略)

(這時有人來告訴我：青山延壽來了。)

桂閣 青山延壽者，有名士也。他父延年者，鴻儒也，弟希見焉。君如不厭，則請同陪。

梅史 此公適來，弟因請黃公翁引見公使，頃當往。陪同君去可否？

桂閣 現往見亦可。

（我和梅史一齊到公使的內廳，去見青山。這時候何張兩公使、黃公度和青山等正在筆談。我對梅史說：）

桂閣 青山君不知弟籍貫爵位，請君幸陳焉。

（說着，我轉對黃公度。）

公度 前辱賜食，感甚！梅花絕好，惜主人以微疾不與。比日既勿藥，甚幸。

桂閣 微疴大好，故特來謝罪。於梅翁處，忽聞青山君來焉。弟聞此君之名久矣，乃特來此處，復得逢兩公使，蓋可謂佳會。

公度 青山君以史世家，博洽多聞，品最高雅，不審素識否？

桂閣 何介紹而得來？

公度 有修史館官島誠一郎，其同寮也，嘗辱敝廬，彼實聞聲而來者。僕輩與之筆話者數矣。

（我轉對着何如璋。現在，茶、芝蔴餅和酒——銘酒之類——都端出來了。）

如璋 桂閣近日好否？櫻花何日便開？莫忘前約也。

桂閣 櫻花以春分後二十餘日爲滿開之期。尊邦亦有同種否？

如璋 敵國櫻花開在三月初。（編者按：中國並無櫻花。）

桂閣 前日囑梅史翁而奉乞尊寫字之敵聯幅，未賜撰否？

如璋 日來公事之外，日食夜眠，忙得不得了，未暇提筆。俟櫻花開時當奉還。

桂閣 日食夜眠之事，獨到夜眠，則恐有無聊房空之時，臨其刻而請賜玉揮！

梅史 晚間書聯，不若暇日向書臨池。

（中略）

（這時候公度和青山筆談中斷了，我對公度說：）

桂閣 君未擒獲一個女子否？

公度 有待有待，姑徐徐云爾。彼梅史者，飢者甘食，僕所不取也。

桂閣 君亦忍餓否？

公度 能忍亦盛德。

桂閣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公度、梅史強令喝酒。）

桂閣 弟併酒色二物俱太嫌焉。

公度 深信不疑。

桂閣 君頗信人也，故吐此金言。

公度 好好。

桂閣 此字好好，別嬪亦好好，使司馬氏避三舍。

公度 如君言亦復佳好，好好。

桂閣 請去謀其好於媒婆。

公度 梅士最工媒（與梅同音），用此媒士好，不用媒婆亦好。

桂閣 好有此言，則君應卜黃花少女。

公度 好好，無所不用其好。

桂閣 好一個好丈夫，何故不得其好處？

公度 得其好亦好，不得其好亦好，好好。

桂閣 好得好，而知其好處；如弟拙劣，則爭得窺其好處？

公度 此好處無論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皆得闖其好。如君好固好，如弟不好亦好。

如君此時闖其好固好，如弟此時不闖其好亦好。

桂閣 君好論可謂好論也，然不可得真好矣，其故何也？云不闢其好，却以弟爲窺其好；君如不闢其好，則何謂不闢其好？是弟所以使君不云不闢其好也。

公度 好之權操之人，所謂其貴國也；闢之權操之我，所謂小我也。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桂閣 勿謂不知魚樂，弟頗有技術能知千里外朱素蘭訣別掩泣之情。

公度 何所聞而來，不當墮拔舌地獄耶？

桂閣 敝邦叫廉且得之妾曰地獄，所謂王惕齋、王泰園、王棊仙等之愛姬是也。雖潘翁、陳翁之姬，亦不免此班。如斯論，則先生等皆甘墮地獄。

公度 僕固不甘者。

桂閣 梅史 雖不入地獄（桂），恐未能上天堂（梅）。

公度 不上不下，如何是好。

桂閣 雖不能上天堂，必定乘春風。

公度 必既入春宮。

（壁龕裏有很美麗的蠟燭。）

桂閣 好一個大蠟燭，恍合春姐閣中之樂趣。

公度 古樂府所謂「君作沈水香，妾作博山爐。」請師其意，爲梅翁歌曰：「君作大蠟燭，妾作蠟燭台。」

桂閣 青烟散入王侯家。

公度 第如此則深恐作焚四千二百餘店之災，此間先須多買幾千水龍，並告鄰人。

桂閣 那蠟燭叫做如何？

梅史 乃送祝壽禮物。

桂閣 東來之賤。

梅史 乃送人壽禮者。

桂閣 此煒煌者，真與鄉里妬嫉相戰耳，誰能禦之？

公度 「春烟散入王侯家」。源侯家何以禦之？

桂閣 須以墨江一滴之濺。

梅史 樞翁恐在友人處，已往覓矣。

桂閣 竊問 何公使亦覓美人乎否？

公度 未之前聞。

桂閣 君秘之也甚矣，請密告之。

公度 不。

桂閣 不知與魏柴門乘翰林風月否？

公度 否。

桂閣 公使亦不可無懷眷之念。且聞諸君聘別嬪之事，則慾火可熾，不知消滅之法如何？

梅史 當迎小星於家耳，然亦不急急也。

桂閣 何日能詠「嚙彼」之章？

梅史 尙未尙未，約須蓮開。

桂閣 當公使未聘小星之前，而君業已有美姬，君之於公使亦不謹乎？

梅史 此事固不敘班別先後也。

桂閣 既如斯，則以各自之畫策而獲之，至其先後，則雖公使不能阻之歟？

梅史 遇合有定。

桂閣 君敵邦筆談知

梅史 弟所交貴邦之

關氏而已。宮

桂閣 宮島氏不說風

梅史 此君曾見兩次

桂閣 說文墨則情好

梅史 如弟與君可謂

桂閣 以弟充忘形和

梅史 此婢媵蓄之，

桂閣 是謂牡馬（馬

公度 韓昌黎詩云：

桂閣 一先帝天馬玉

公度 歟！

公度 君何以知之？

桂閣 聞之於魏武子。

(樞仙來了。)

桂閣 前日失陪，故今日來謝耳。

樞仙 是日貴體違和，甚爲懸念。昨遇黍園，詢知已愈。今日得見，甚喜。第恐春風多厲，尙祈珍重珍重！

桂閣 前日之佳作，弟唯意飄蕩耳。弟病裏不能上旗亭，大抱憾矣。

樞仙 前日之詩，因足下不在坐，故酒後胡言，回來業皆忘記，祈爲掩醜勿揚爲幸。

桂閣 聞君未得一姬，何策之迂？

樞仙 非迂也，無春風使者，故牆杏未開，不得見耳。

桂閣 潘翁、任翁、梅翁、及陳翁皆有功，君與黃君非空手藏刀之時，請一憤發而周旋。

樞仙 弟與公度未得其緣，只好善刀而藏耳。俟脫穎而出之時，當知其非碌碌也。子姑遲遲聽之。

桂閣 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島原，東君爲如何？古詩曰：「醜妾惡妾勝空房」，

君不知否？

樞仙 左右之人，縱不解意，亦要順眼，日醜日惡，寧可空床獨守也。

桂閣 屢次受各位之周旋，千謝萬謝。

梅史 黃、廖二公所書之聯，數日內送來。

桂閣 數十位貴价係何等人？

梅史 皆是奴隸，非若貴處之家臣也。

桂閣 凡幾十箇？

梅史 十餘人。

（我看延壽的筆話。）

桂閣 奪去無妨否？

公度 此紙他日以擲還爲幸。

桂閣 如非有用之物，則弟收了耳。

公度 其中頗有不可傳揚之言，如君輩則無妨。故幸見還，至禱至禱！

桂閣 弟決非傳揚世間，惟弟見之而悅耳。幸勿怪！如見之則春姐一人耳。每每來擾

公署，且啖美餅，請謝之於兩公使。刻告退。

（我告辭了。梅史對青山說：）

梅史 暫送源侯，祈勿罪。

（中略）

梅史 承賜 佳章及書法，甚佳。當如拱璧珍藏之。感謝感謝！

青山 不敢當。如詩文自有失聲或措置之處，如書則本無一定之論。貴邦主沈着，吾

邦崇流麗，君以爲如何？

梅史 沈著流麗，君既兼而有之矣，故當與名家並駕。

青山 至沈着者不敢當。鄙人近摹擬貴國之書，專主沈着。長三洲岩屋某皆是。君見

此二人，然否？

梅史 曾見其書，亦摹北魏人體。

青山 此人僕所不知，何人？

梅史 敝邦書法，自漢末至晉，尙行八分；晉初變爲楷；北魏朝書法，變楷未成，尙

帶古拙，故今謂之北魏體也。

如璋 閱君前日與公度諸人筆談，議議甚高，且家傳史學著作極富，讀所著今只編年、後序，已見一斑，拜服之至！

青山 僕家世業文字，實無識見過人，惟父兄所著書皆以漢文，無一書和文者，是其所以異他人也。鄙人於漢文上下顛倒讀之，故語言之間往往有不成語者。大使覽閱前有顛倒者，幸指示是祈已。

如璋 君在史館現編何書？貴國史有各志否？如有成書，乞惠示一觀爲快。

青山 僕在史館，搜索史料，是其任也。如撰修則在編修職，今僕所任，輯各藩史料也。大日本史有十一志略已就緒，兵志、刑法志已刻成，其他校合未畢也。

如璋 貴國維新之後，改革紛紜，先置六十餘府縣，頃定三府三十五縣，封域已盡否？又近日兵刑各大政如何？所改定者有編輯成書者乎？願閱其略。

青山 如日本史志表，讀感舊篇中丰田天功墓銘，其詳可得而知矣。在貴國則所論周當爾；在吾邦，自有正史在，舍正史猥論之，實不知國體也。

如璋 君所言「國體」二字極爲斟酌允當，卽此足徵君之才學，史館之職，君勝其任矣。

青山 僕固無一長，至三長則談何容易？

如璋 山陽史筆極有生氣，議議亦高；山陽之前，當以何人爲稱首？

青山 山陽之前有新井白石者，德川氏一代偉人，其論大率以和文，如日本史論贊，亦在吾邦，則世之所稱。外史之前，有逸史者，記德川之事可見；且各議論，則醇中儒者也，不似山陽縱橫繁論矣。

如璋 山陽議論雖縱橫，然其謂貴國武門之禍，源於沿襲唐風，致朝廷之上，儀文繁瑣，上下隔絕，其弊至於積弱不振。其言深切。其他所論，不墜一編。今時若得山陽者維持之，邦國之政，尙必有可觀者。卓見以爲然否？

青山 山陽吾邦蘇宗也，其論猶老蘇之於宋也。僕近於經世之事不用意，受貴問不詳其細；唯使君若欲成書，是等書已有成緒者，若欲求之，當爲周旋；僕唯馮文字，更不置於意也。

如璋 賴山陽日本政紀云：「神武以下十代，荒遠難稽。崇神之世，始稍具立國規模」。考其時約在漢之中葉，距徐君房來，爲日已久。貴國傳國寶曰鏡、劍、璽，皆周秦之物也。大約貴國人由中土流寓者，未知是否？

公度 自史館散直後，在家何以消遣？尤愛讀何書？

青山 散直後以讀書消遣，唯僕性鄙野，日從塵事，未能專心於書也。

公度 時還讀書，固仰高雅，然古來曠逸之士，皆不事生產，君得無然？

青山 不事生產，是真所願，徒有其志，未能脫俗也。

公度 何以爲生涯？史館之俸，能贍一家耶？

青山 史館之俸，大足爲生涯。僕前在東京府，俸倍今日，以故得起松風樓也。

公度 足爲生活，甚佳甚佳！貧固士之常，然以此累心則傷道，不以之擾攘則忍飢，

此向爲從古高人興嘆者也。敬聞命矣，甚慰甚慰。

青山 如高人逸士，固不企及；如不以此累心，略似可學。

公度 敬仰敬仰！近者士大夫爲洙泗之學，想益寥寥。竊嘗以謂西法之善者，兼採而用之可也。舍己而從，似可不必。

青山 此語真然。砥柱頹波，不有大力者出支之，誰能之？如僕輩非其任，得屬一好文章，猶不能也。在（中缺三字）徵明畫否？

公度 是。君以爲何如？

青山 僕僻居東鄙，見名家書畫極少，况於畫手，更不能辨白黑也。

公度 大有力者，是在當道諸公。副島種臣，吾土頗重之，僕所未見，何如？

青山 副島氏僕亦聞其名未見其人。主大有力者，僕所不知，恐非其人也。

公度 副島向爲外務卿，曾使我朝，今聞致仕矣。是人聞頗偉，未之見也。

公度 僕舊有感懷詩八首，皆述歐羅巴人之來中國，容日當抄以呈，但預乞勿示人耳。

青山 高作請幸示之。如僕則於洋人之事置之於度外也。（中缺五字）有沈南蘋者來長崎，邦人從此人學畫，吾邦畫法從此一變。不知此人於君同族否？

梅史 沈南蘋乃江蘇籍，亦是弟遠族。至畫學一道，敵邦從元代一變爲寫意，往往流爲率易。如貴邦從前皆守古法，甚佳也。

公度 在家讀書之外，想亦教女公子讀書，於漢文當已精通也。

青山 長則略讀漢籍，少則余授論孟，可讀耳。

公度 過日相見，幾誤功課，甚慚甚慚。歸都爲問好。

青山 功課皆在學中。歸省（中缺五字）所課也。

公度 他日有暇，再同訪遠田氏何如？

青山 不日當期。

梅史 携來書三種，請留下，於暇時細看，俟閱後再送還也。

青山 敬承。

（我和延壽一起辭去。延壽從正門走後，我再到梅史的房間來筆談。）

桂閣 全憑 慈爺之厚意，得見青山延壽氏，且併見兩公使，黃廖二君，大致暢話，弟之快樂却勝於與禪娟同房。

梅史 有慢，祈原之。

（下略）

戊寅筆話 第七卷

〔第四十八話〕

〔戊寅四月三日，我去看聞香社租的房子。房子在茅町第二條街十九號，兩層樓，是愛知縣士族原鈍的舊宅，林樂臆給介紹的。這裏很適於眺望上野小西湖——不忍池。沿着御成街走去，到了五軒町，我從車上看見林樂臆在他的舖子裏，我對他道謝。在松四屋吃了午飯，下午一時左右，我到梅史家去，和他筆談。〕

這天梅史做東，我們在長門屋吃飯。

我借黃氏的書信夾子來。

原在梅史屋子裏的陳君，一看見我就走了。

梅史畫着畫兒，我對梅史說。）

桂關 訪仲陳氏見弟之來而避陪，請君呼來而細談焉。雖有密話數番，至弟不能解，所無妨。

梅史 頃訪翁赤足，所以往著襪也。決不可（中間二字不明）意於弟之來訪。
梅史 頃已畫畢矣。

（大家都穿着漂亮的衣裳。梅史穿着紫色的。）

桂閣 以今日爲更衣之期歟？

梅史 天氣漸暖，所以換袂衣。

桂閣 愛寵何往？

梅史 洗浴。

桂閣 日本天時與中國相同？

梅史 櫻花想此月中旬可放？

桂閣 小西湖早櫻已放。如我墨水，至中旬而可滿放，少異。

梅史 敵邦梅花開在孟春下澣，亦稍早於貴邦。

桂閣 敵邦梅花已在孟春下浣而滿開，獨櫻花俟清明而綻也。雖然，南方之國疆稍與

貴邦相同。華嚴經跋文稿存坐右，則欲抄寫，希暫貸。

（梅史拿出來給我看，共有三篇，那第一篇是：）

華嚴經音義私記跋

華嚴經爲唐則天朝京兆沙門惠苑譯。苑復撰音義兩卷，日本鈔錄者附以和訓，故名私記。標題有「馬道手箱」，疑卽其書人也。聖武初號神龜，當唐開元十一年癸亥後六歲，政紀天平，時通使中華，始服冕，受朝勅諸道，建護國、滅罪二寺，造金銅盧舍那像及浮圖，華嚴經音義流播東土，殆此時歟。其書骨力剛凝，和人音釋漢文，當以此爲最古，留鎮山門，應不殊學士玉帶。考敏達朝佐伯連齋佛像西來，距此僅一百四十載，當由世主供奉，故時人精研釋教乃爾。公餘丙夜，剪燭諦翫，適月上紙格，花影橫斜，清趣翛然，當與徹公共之。

光緒四年太歲在著雍攝提格律中夾鐘嶺南何如璋子峨記。

（那第二篇是這樣的：）

陶件虎菩薩處胎經跋

晉人真蹟流傳後世者，有右軍曹娥碑，揚真人內景經，明季董思白尙及見之。近

零落殆盡。予以光緒丁丑奉使至江戶。其明年，僧徹公携菩薩處胎經及大炭樓華嚴音義私記來，展讀數過；西魏大統庚午，去今千五百有九年，不圖於海東得見墨寶，自謂眼福不淺。經中見體運腕，彷彿內景，知淵源皆自鍾太傅來。陶件虎跋，典質樸茂，所云一切乘藏，搜訪盡錄，則此卷在當日，匹諸鱗角鳳毛，何幸果劫尙存人間，徹公其實持之！當有恆河沙數，梵天帝釋於晝夜亦時爲之呵護也。

戊寅仲春中瀚何如璋跋

（那第三篇是：）

蘇慶節大炭樓經跋

昭陵重二王書冢。唐人書法，皆宗會稽。此册徵入虞褚，筆意大似蘇靈芝，雖斷闕亦無，上州品也。按唐書：蘇烈，字定方，破賀魯都曼、百濟，以功封刑國公。高宗乾封二年卒，帝悼惜，加褒贈經末識。咸亨二年，距卒已四歲，子慶節初封武邑縣，公改封章武，當在烈身後，故史不究言之。方是時，武氏專政，象法盛行；慶節於造經追薦外，另無表現，豈觀唐室中衰，翩然高蹈歟？殊令人掩卷低徊不能自己。

光緒四年戊寅二月十八日何如璋書於芝山使廨

桂閣 此三者悉係徹上人之所乞乎？

梅史 是也。

桂閣 請二三日貸，得而抄寫，乃奉還。

梅史 遵教。

（我拿過來抄寫）

桂閣 跋文係何公使之作乎？乃至君代作歟？

梅史 公使公事無暇，故令弟代作也。

桂閣 何公自撰之文章，定在府中，他日請一閱焉，君請計之。

梅史 頃有途中紀行詩，不在此處，他日抄數首相贈。

桂閣 「途中紀行」頗妙，必定去年來東之著，切願君乘閑請何公而賜貸焉，弟乃抄

寫，不秘藏耳。

梅史 暇當請之。

（中略）

(黃遵憲來了。原來阿濱戀愛的是遵憲，她以為遵憲是何如璋的弟弟。)

公度 多日未見，想甚好。

桂閣 鄰房任氏愛寵濱姐能忌任氏而屬意於先生。

公度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至彼之於我，所謂風馬牛不相及也。君其問諸水濱！

桂閣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公度 寡人不敢與諸任齒。

桂閣 弟現詰朱素蘭之事於春姐。

梅史 「浩浩在水，育育在魚」，公翁之情可想。

公度 前日所索書之絹，弟經作就，誤爲墨污，不堪寓目，容再購書以還，慚愧慚愧！衣上墨痕亦爲是也。

桂閣 君無愛寵，何故匆忙爲此事？

公度 爲無司硯人，所以如此，言之慚矣。

桂閣 使濱姐捧硯，萬無一害。

公度 其然，豈其然乎？

梅史 君爲地主，當代覓一捧硯人。

桂閣 公翁名硯，使美人捧之，則一對佳偶，豈何濱姐醜粗所及乎哉？黃公未得愛寵乎？

梅史 公度求一佳者，故濡滯也。

桂閣 濱姐戀戀久矣，幸君窺隙而爲饋充踰牆之策如何？

公度 踰牆而攫其處子，是任氏所爲之事，弟所不敢也。

桂閣 他非純良處子，誰亦妨乎？

梅史 雖有意於黃叔度，而任公子之若魚，他人未容染指也。

桂閣 緣木求魚之譬，是之謂也。

公度 魚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則捨魚而取義。

桂閣 熊掌猶易，處女不易得。不如與任謙齋相商量，而轉換黃公所聘之美人如何？弟如有黃公之位，則疾踰牆耳。中華人何重義之甚？

梅史 黃公所求乃絕色，所見藝者，均不當意，其眼法高矣。

桂閣 弟嘗到尊府，看一物件，其形如此（編者案：圖見下頁），弟欲摹製之，希旬

那有志於黃昏者...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黃昏時分...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構...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黃昏時分...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構...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黃昏時分...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構...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黃昏時分...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構...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黃昏時分...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構...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此人所共知者... 志在遠大... 爲人所共知者...

日貨焉。那物件多插手簡名狀等，倘卷之，則懷可也。

公度 尙有小者卷而懷之，乃爲便當，是挂壁之物也。將小者送君爲式樣可也。

桂閣 後刻造尊府而應受焉，同是式樣也，小者却妙。

公度 弟卽着人送來。

桂閣 使濱姐充其役如何？

公度 當請命於任公。

桂閣 速遣濱姐，請任君而爲之，復決無妨，君宜囑焉。弟請欲往廖翁處而看信姐

往陳子麟處而看勝姐，請君與弟嚮導。

公度 既隨公使他出矣。

桂閣 弟入館中而不見諸賢者，獨剩子麟陳君（勝姐之良人）耳。希使弟到陳處。

公度 亦他出矣。

（黃遵憲回去了。潘任邦帶着吃醋的樣子到來。）

桂閣 如任君風流才子，則天下麗人可延頸而來也。

（黃遵憲的使者把那件東西拿來。）

桂閣 否！非！此物則黃府圓窗右壁所懸也，而內中錄同治何年云云……與此物件大異。請君叫黃叔而爲交換。

梅史 此物想做作亦不便，弟致信都中購一具奉贈可也。

桂閣 弟意不然，暫貸之而摹製，甚爲妙。弟所製者都用帛而不用皮革，故今欲貸也，不可必限。黃氏雖館中下官，所藏亦決不厭。希君與弟熟計焉。

梅史 弟往言明可也。

（梅史出去，把我所喜歡的東西拿來。）

桂閣 料想此物件必定係黃公常用，弟攜去恐是缺其用，不知旬餘貸之亦無妨乎？弟今者順途卽到其工舖而商量也。弟性急躁，決不忽之，唯俟工之成耳。於是有此問。

梅史 君俟成後擲還可也。

桂閣 全憑君厚意所致。感謝！感謝！

（下略）

戊寅筆話 第八卷

〔第五十二話〕

（戊寅四月九日午後一時，我到履祥號去和泰園、栞仙筆談。）

桂閣 春濤翁復有使余列醴筵之意，奈何？弟酒量極淺，以是事，即去。不知濤翁聘紅妓否？如弟則自春齋宅趾直遍游小西湖而歸了。回憶濤翁與君等筆談於長醜亭之興，請聞焉。

泰園 君性執，僕知不能強從燕飲，只得請君隨便。僕與森翁飲於池端長醜亭中，即以「遊長醜亭」四字分韻。

栞仙 昨日以「游長醜亭」爲韻，泰兄得「游」字，梅翁拈「醜」字，森濤翁拈「長」字，弟得「亭」字。

泰園 聯袂今朝快一遊，櫻花滿樹豁吟眸，素花雪聚無窮艷，紅粉風流見亦羞。（花史張茂卿頗事聲妓，一日，櫻桃花開，攜酒其下，曰：「紅粉風流，無踰此

君！」悉屏妓妾。今日宴於長醜亭，不招歌妓，亦猶是焉。）上野風光踰越國，小湖烟景等杭州（不忍池一名小西湖），歸途愛趁斜陽好，試訪長醜舊酒樓。
上野風光踰越國，小湖烟景等杭州——聯可謂暗合矣。上野往昔太平時，有樓閣台榭，極盡壯麗。閣扁曰吉祥閣，榭題曰琉璃殿。而兵燹一焚，滅其趾。惟今獨有鷓鴣飛於茂林，不知宮女有花時來焚香於德川氏之墓塋也。西湖亦爲毛賊所燬，舊山水總爲烏有，我篠箬（小西湖原名）亦罹戊辰之災，且逢開化之時代，而爲西洋習氣所俗了，蓋復與越國杭州一般，豈可不嘆？

（這是王棊仙寫給森春濤的信——附詩）

昨蒙招飲湖亭，感甚謝甚！所有拙作，率爾操觚，未當大雅。今易數字錄呈，以下一祭：

自蒙相識眼垂青，結契還從詩酒馨。高閣臨風櫻作圃，小樓侵月柳爲屏。夕陽隱約尋芳路，曲水縈環修楔亭。醉後狂吟歸欲晚，碧陰叢裏且車停。

桂閣 醜亭之諸婢，有莫娜媚否？

棊仙 西望長安不見佳。

桂閣 奈何與櫻花不爲對偶？

栞仙 櫻白如銀，此花有清高之氣，不欲與紅塵爲偶，所以與櫻花相近之妓，皆不尙姿色也。或長醜無佳人亦未可知。昨日遍觀游女，雖則如雲，實非我思存，蓋一無可許佳耳。

桂閣 古人往往以花充美人，其論不少。那王丹麓氏曰：「花是美人真身，美人是花小影。」足以看其風致。櫻花燦爛，雖美且佳，奈何無美人比之者，君所憾可謂當矣。如那東台櫻花，豈何長醜亭諸婢之伍哉！敝邦儒士，寺門靜軒，許櫻花曰「東台之花」，似西京名倡；墨水之花，似東京妓。蓋喻西京之婉順溫柔，言語極軟艷，與東京之瀟灑飄逸，才識極高也。故東台之花艷麗，與墨水之花，風神各有差。君請幸鑒焉。

栞園 異日探賞一過，當爲是花細加品評。

桂閣 東台之名勝數十處，雖一日遊觀，如說其細，則一一難分話。四五日中，俟櫻花已謝，綠蔭掩日，而伴梅、栞兩兄與君而緩步，一一指示。先試言其一二則：德川五代將軍常憲公銅塔（銅塔一基，長二三丈，銅門石甃並陳，是等最

良之廟宇也。）

我家祖源輝貞墳塋（是我二代祖，而常憲公用以爲宰相。至今葉樹森然，昨業已過其側，弟因有春濤翁在而不言也。）

李園 俟他日約伴探勝，敬謁君家先塋。

桂閣 慈源堂（有弟知己僧志弘上人者，異日相談耳。德川氏祖先家康公輔臣天海僧正之廟也。天海當進取守正之時，而專爲德川家帷幕之謀臣。）

東照神廟（家康公廟宇也。）

（後來，我到公使館去。梅史有病臥床，我去探病。我是拿吳絹來的。）

梅史 昨歸感風寒，故今服藥少臥。

桂閣 請安眠。

春雨蕭條，櫺中心鬱，奈羈中尊疴頓發，請使小婢快執湯藥。此筒中吳絹，弟當明月滿。後日再來細談。希有尊護。

陽曆四月初九日

梅史 抱疴不及細談，後日望君來。

(訪潘勉齋。他喝着泡盛酒。我對他說：)

桂閣 訪梅翁，翁抱恙，不能細話。請君欲敘話，不知閑忙耳。

勉齋 卽午下雨，不能出門，可暢談也。

桂閣 前日長門屋之會，弟去後景况如何？

勉齋 閣下去後，大歌大舞大醉大樂，十字始散。

桂閣 歌舞者何人？

勉齋 桃代締吉兼吉。

桂閣 桃女締女兼女，一樣之別嬪，必定君可垂涎。

勉齋 家中已有，何用垂涎？

桂閣 樂妃之嬋妍，天下無雙。除非樂妃，則三個中孰取？

勉齋 桃花色艷，自壓羣芳。君意如何？

桂閣 弟未有看其花。古詩曰：「杏艷桃嬌奪晚霞」，君愛亦宜。君疾折其花歟？

(中略)

桂閣 黃翁未得別嬪乎？弟總知館中羣賢，獨剩張築君、陳子麟兩氏耳。如君使弟

初見之則大幸。

勉齋 遲日弟當引見，夏以爲期。此頃不能。

（我要回去，走過公署廳旁，碰見了魏通事，他帶我到公使面前。這時候公使和池田寬治正在閑談。）

桂閣 只今訪沈翁，翁抱疴平臥，只得小婢應對耳。今朝弟過入松町履祥號，得賚尊寫聯幅，特趨府謝之耳。

如璋 紅綾二幅甚佳，而拙筆不堪，糊塗塞責耳，何足言謝。

桂閣 得尊墨而粗絹生光彩。伏冀拜觀尊齋。如弟則視君如父親，君希兒視弟，而爲觀齋中；縱令齋中書籍亂弄，亦何妨。

如璋 君所云云，真是惡作劇矣，夫何敢？且室中藏有寶貝，不好見人之物故也。欲觀書籍，不妨一往觀。

桂閣 請去拜觀，並冀觀美人。弟何做平原於覽人之禍乎。

（我到了書齋。書齋中有籐椅等物，非常漂亮。）

桂閣 書籍累疊如山，可謂「氣壓鄴侯三萬籤」，李小筌先生之所言非虛話也。

墨水櫻花俟四五日而可開放；如開放，則上郵書，幸垂光顧。

（回路上，我和魏通事到黃氏的房間，我對黃氏說：）

桂閣 弟入公署，普觀羣賢，獨剩陳子麟耳。希君導弟於其處。

公度 意欲窺室家之好耶？然恐夫子之牆，不得其門而入也。

桂閣 欲窺室家之好，蓋願見夫子耳。

公度 客請見，主人固辭。

桂閣 弟嘗見陳君愛寵，乃是丰神娉婷，料想陳君必定風流之猛士。請君切導弟。

公度 猛與不猛，非他人所能知。如必欲見其寵者，請以名縑百匹執贖可也。

（陳子麟來了。）

桂閣 弟聞芳名久，豈何贖儀百匹之縑亦足乎？

公度 是亦足矣。梅士病矣，煩寄語阿春，勿復浪戰也。

桂閣 非阿濱則不足與議。

公度 任氏既遣之矣。所謂「春水一池，干卿甚事」也。

〔第五十六話〕

（戊寅四月十四日午後一時，我到履祥號訪王泰園、王琴仙，他們都不在，店裏只有哲明一個人。他說：「他們給藤野凌雲招請到兩國的中村屋去了。」我拿出書畫帖來，對哲明說：）

桂閣 凌雲翁之會，席散約幾點？漆琴兩兄之歸來，亦及黃昏歟？

哲明 凌雲翁既已親身來請，兩兄想今日揮毫甚多，必定晚歸。佩香、小苑、秋香刻已來過琴漆兩兄會晤。

桂閣 恐君之胡說。倘往不見，則無可奈何。

哲明 若無見，則罰金。

桂閣 使席費償君。

哲明 梅史翁傳云刻下患病在床，君倘去，恐怠慢。緩去如何？

桂閣 數夜搜抱春姐，故有此病。

哲明 「占春」兩字。

（我到了公使館的傳達處。）

桂閣 弟欲見魏氏，魏氏不在；冀見黃廖二君之中，請通知焉。足下高姓名？

耀坤 薛耀坤。

(在黃氏房間。)

桂閣 現公務開忙如何？

公度 亦有些小事，小坐固無妨也。

桂閣 弟今日所來而言，則非浮薄之事，因十六日招待公使等及君等於敝廬，而欲有

談，不知公使在否？

公度 何公使既他出。張公在家。

桂閣 何公何往？

公度 亦訪客去。

桂閣 客屬何人？

公度 副島種臣。櫻花不既落否？連日風雨，殊悶損人。此遊亟欲一倍梅史，今日稍

好，諒能俱往也。

桂閣 我墨水櫻樹，早櫻居半（早櫻叫彼岸櫻，後開者叫八重櫻），雖稍飄零，亦大

有不滿放之處。如十六日好佳節也，兩公使及君等梅史一齊列車同來。曾聞公使嚴禁登旗亭，故弟不強招焉。頃聞公使與敵邦大小官員同往東台精養軒爲西洋食，如公使而不妨旗亭，則十六日亦登墨江旗亭，甚爲妙。弟今日欲問之而故來也。

公度 看花既足飽矣，如必欲置酒者，或君家爲妙；則旗亭亦當無不可，聽足下意之所之可也。但不必招藝者耳。

桂閣 倘擇二者，則以敵廬爲好矣。

公度 無所不可。不過旗亭遊人較多，未便清談耳。如閣下以旗亭爲便，亦復佳。

桂閣 雖然說，何張兩公使於旗亭，則恐可不許。

公度 亦無不可從，當以轉告也。

桂閣 承高詔分明，弟乃先俟君書郵報而決焉。君今夜問此事於何公，而投一函於敵廬。惟如敵廬，則墨塘較遠矣，故弟有此話也。然而不嫌其遠，說酌敵廬，則弟決不妨。

公度 敬諾。或晚間或明日當由郵便局奉一書焉。

桂閣 郵使則迂遠也。明朝馳小价於府上而問，訂其可否。恐開朝驚鴛鴦相娛之夢。

公度 明日午前九時有貴价來劇妙。此間諸僕多語言不通，遣之出門，殊難其人，故意欲由郵使寄函。今有貴价來則甚妙也。

桂閣 弟決非強導其旗亭之意。頃聞東台精養軒招待官員之事，故試來問之耳。如觸何公使之怒，而不輾車於敵門，則弟惟無所爲。

公度 萬無觸怒之理。

桂閣 兩君必可會，不可乖約。前日木下川村探梅，千秋樓小飲，弟抱疴業不能奉陪，實大致憾矣！今者不會，則煩惱無已，請幸踐約。

公度 謹領厚意。櫻花既好，主人又賢，此游之樂可知。

桂閣 前日所寄之聯幅，樞翁、綸翁、梅翁皆已贈了，且併何、張兩公使已無不贈，獨剩尊寫耳。請速寫焉。

公度 僕稍忙，故卒未及書，當速爲之。

桂閣 弟前日借着之貴物，現使匠工摹焉。請賜數日之閑。而那物名何如？

公度 名曰「壁衣」，亦曰「護書」。梅史又病矣。東洋破瓜隊，擊之不勝，于思于

思，棄甲復來，殊可憐也。

桂閣 女將策行，復大破中華猛將了。如君等亦不運籌，則不日必蒙刀癩。公度 亟欲助梅士一臂之力，而彼似不願，自取敗耳，不足恤也。

桂閣 聞他濱女姓田氏，必定有火牛之策。

公度 僕之於濱，所謂適燕而南轅，渺不相涉者，深溝高壘，何由入去。

桂閣 弟說諸君於連橫、合縱，宜往破強秦。

公度 彼固欲足下爲蘇秦，奈此老倔強，說之不動何？

桂閣 濱國雖強，終看楚人一炬，嗟，可嘆！

公度 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楚人亦無奈之何。

桂閣 「後人視之不鑒之，則復使後人復鑒後人也。」杜牧之言，可謂金言。

公度 在任氏則「取之盡錙銖」，在吾輩則「棄之如泥沙。」

〔第五十七話〕

（戊寅四月十五日，午前九時，我打發人力車夫，送給黃遵憲一封信。）

昨擾府，辱賜清茗，一吃之下，却爲筆談之興，不意文辭勃起，終扯風流之話，春日之長，覺甚短矣。茲問何公使等登旗亭之事有允許否？倘使公使嚮導於無意往之處，固僕所不甘焉。而如雨則如何？雖塘上櫻花，雨中亦有景致；駟馬駛濤，復不便。乃至如細雨則無妨乎？具請指示！僕自有所命庖廚。匆匆不宣。伏候 刻安。

肆月仲五日。

如君及樞公等萬一不來，則弟親往促焉。昨日所賜之清茗，叫做如何？甘味溫潤，只覺兩腋習習，故有此問也。

（這是黃遵憲的回信。）

昨日辱訪，所云旗亭之飲，以告 公使，公使云：「無所不可。」敢以覆達。楹聯遵命塗就，鄙陋不足陳覽觀，甚愧也。

桂閣賢侯閣下。

弟黃遵憲謹啓

明日當晴，細雨亦不妨也。又及。

(下略)

此稿係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之遺稿，內容涉及中日文化交流、政治經濟等。文字為繁體中文，書法風格為行草書，部分文字較為潦草，難以辨認。

遺稿內容大致如下：

一、關於中日文化交流之探討。

二、關於日本政治經濟之分析。

三、關於中日關係之展望。

四、關於中日文化交流之建議。

五、關於中日文化交流之實踐。

六、關於中日文化交流之總結。

七、關於中日文化交流之附錄。

八、關於中日文化交流之參考文獻。

九、關於中日文化交流之其他事項。

十、關於中日文化交流之其他事項。

十一、關於中日文化交流之其他事項。

十二、關於中日文化交流之其他事項。

十三、關於中日文化交流之其他事項。

十四、關於中日文化交流之其他事項。

十五、關於中日文化交流之其他事項。

十六、關於中日文化交流之其他事項。

十七、關於中日文化交流之其他事項。

十八、關於中日文化交流之其他事項。

十九、關於中日文化交流之其他事項。

二十、關於中日文化交流之其他事項。

戊寅筆話 第九卷

〔第五十八話〕

（戊寅——四月十六日午後一時，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廖錫恩、潘邦仕來了。——中間大約十個字，給蠹魚吃掉了。——李國、琴仙遲到。文煢有病，沒來。加藤櫻老也來了——中間幾個字，給蠹魚吃掉了——，內邨綏所陪伴着他。這天，雨過天晴，墨水有很多看花的人。）

桂閣 天氣快朗，羣賢畢至，一大喜事也。

如璋 連天陰雨，快值晴明，天公真是解事。

桂閣 東洋地小，不足以慰中華人，惟以情誼不變幸爲好。

綏所 大使新到異邦，起居住勝，可賀！弟姓內村，名宜之，本日拜謁，幸甚！請幸見教！

樞仙 今日天氣晴和，是主人誠致。內村兄！貴府在何處？

綏所 現住在府下礫川仲町二十三番地。

樞仙 現在官否？抑告歸林下也？

綏所 弟向在官途多年，如今閑散。

公度 向爲漢學，何所喜耶？

綏所 弟少時讀論孟、外遷史、離書，今廢久矣。

公度 近來猶讀論孟否？遷史此邦通用何本？

綏所 近來久廢該書，只隨意讀詩集，着人鈔之而已。

桂閣 前日訪黃廖兩君，談迨使公使登旗亭之事，即黃公轉達之於子我君，而終到蒙

允許焉。弟喜出望外矣。蓋弟所言者，非突然啓之也，聞前日公使饗敵邦官員於東台精養軒，那精養軒的，乃復一個旗亭也。縱令雖我天子特臨，或賜之於金帛，頗賞其佳饌，概是不過一個旗亭也。聞那精養軒的，我丞相岩倉氏隸士某之鋪，故大小官員，視之異於他。雖然，君等及弟之視，則與司馬之長門屋，墨水之千秋樓相同矣。蓋精養軒者，以不侍紅裙爲貴；如司馬、墨水，亦於不侍紅裙，則各隨客所好，則非不做其例者。然而余墨水之旗亭，樓台宏

麗，園林潤美，而我大小官員，皆來小酌於是處，故每日曜日，馴馬滿塘，館舫泛江，較諸司馬酒樓，則超於數等矣。雖有捧盤撤杯之婢女，亦非如長門屋諸婢醜行者，容儀端肅，舉止婉柔，使之侍公使側，亦決無失禮儀，穢高德之狀，希枉駕於千秋樓而看塘，則櫻花之爛漫，士女之聯袂，猶可近見矣。君等以爲如何？如君等許之，則俟二王並列而俱伴耳。公使許否？

公度 旗亭可也，藝者不必招。

桂閣 弟亦敦紅裙汚席，何招女校書？

樞仙 二王到否？

桂閣 未至，弟既延頸而俟耳。

公度 二王何以至今未來？

桂閣 恐爲愛寵所阻。不然，則春台折楊柳。

樞仙 我輩先行可乎？

（我請他們寫字、畫畫兒。）

綏所 本日王氏琴氏未到，到乃同登船，其間諸君隨意請揮毫如何？

樞仙 敬聞命矣。

桂閣 我隸高木正賢請尊寫字，希一揮賜佳作！

（只有何如璋寫一二張。）

樞仙 我等可先往看花如何？

公度 油羅須，油羅須。（按即日語「好！好」之意。）

桂閣 敢問携手而漫步於墨塘櫻花下歟？將刻登旗亭歟？請揭示公使隨兩隸人姓名？

樞仙 紀貴、吳升。

（大家上船到對岸去。這時候，加藤櫻老也來了，是手塚壽雄陪他來的。他帶着

笙、篳、箏。大家在船上筆談。）

綏所 何大使以下奉國命解纜，想送客如雲。

（「小李遠」指的是兼吉。）

桂閣 是墨江泊之小李遠也。

樞仙 君命名甚是。第不識及時雨客。

桂閣 他亦忠義堂中一個豪傑，能使宋公明催笑。

樞仙 宋公明卽閣下也能多讓乎？

（在墨堤散散步，櫻老引導我們到白鬚神社旁邊的一間茶店。之後，走到了隅田川，又走回白鬚神社。泰園、琴仙兩人趕來了。我們上植半樓，開始筆談。）

桂閣 遠望之不如近望之，伊樓宏麗，諸婢無醜，幸緩意吃墨塘野蔬。

泰園 探賞櫻花，老輩風流，興復不淺。

桂閣 君來何遲也？料想昨宵讀書最多而夜闌乎？公使隨員一齊來，俟君久矣。

泰園 適有他友到敝寓，故遲來。

桂閣 貴友誰？

泰園 橫濱來友。

（先吃蜆湯和炒蛋，都是植半特製的，很好吃。）

櫻老 此蜆爲墨江名品，其味頗佳。

泰園 且食蛤蜊，其味頗鮮。

桂閣 墨陀野蔬，恐不耐充中華貴紳之廚，用宜轉謝之兩公使。

（又請他們寫字。）

桂閣 伏請席上數葉揮毫，弟又賜一葉，幸甚！

泰園 席地不便揮毫，有紙取歸書之可也。

桂閣 承席地不便，弟復不強願此事，因冀諸賢能有當日之佳作；若不然，則弟誓不使君等歸府。

泰園 今日非書畫會，不寫字，不作詩。

桂閣 復非聘紅裙之會。

泰園 紅裙不用。

桂閣 我輩來爲東山名妓壓倒俗妓，娃鳴猶雷轟之震，以樂獻壽。

櫻老 是天子之禮也。

（櫻老開始奏樂。）

桂閣 櫻翁確有戴安道之氣概，不喜爲王門伶人，而喜爲雅筵奏曲。

樞仙 此櫻老之高曠也。所謂雅樂，當向雅人奏之，庶不致對牛彈琴。

公度 櫻老此奏，殊使人飄飄有凌雲氣，僕固不解者。然所謂暗中摸索，亦自可識也。

櫻老 吹笙者獨禁飲酒，飲酒則必須簧舌，大與酒入舌出者異其趣矣。是卽樂中自立酒正之意，聖人已寓酒政於樂中。其妙如是，是古人不言及也。

泰園 發樂經之遺意，闡酒誥之精旨，是能言人所未言。

（這時候，妓女們唱唱笑笑，鏗鏗鏘鏘，很是熱鬧。

櫻老 急絃繁絲，雜嘈如咽，付之一笑。

泰園 嘈嘈雜雜如急雨。

櫻老 今日盛會，和漢一席，開闢以來，一大盛事，豈能無記以傳後世乎？

（櫻老奏得好，請各位注意！）

櫻老 歌管相和宜潛耳而聞耳。

桂閣 先生習樂，宜使大星何公及張公周旋，予私謀之久矣。

（用烟盤來做鼓。）

櫻老 活玄宗，擊羯鼓，宜戲聞。

（這時前邊的庭園裏正演「大神樂」。）

櫻老 堂下胡部偶與堂上雅頌翕然並起，天上人間，俱同歡樂，是亦一奇。

李國 刻下所奏何調？

櫻老 越天曲。

桂閣 樓下俗樂，叫做「大神樂」，至其百般妙技，則有所不可測。

公度 其始於何時？在神武紀元之前耶？後耶？

桂閣 其來也久矣。敵邦之樂，起於神武以前。相傳王照大神匿身於岩穴而不出，天下人民皆訟苦，有力士手力雄猛者，排闥而扯焉，時天鈿女命（乃女神也）奏樂云，蓋敵邦古樂之始也。以降數千年，有如斯之俗樂。

公度 亦殊不俗。

桂閣 使櫻翁假扮那俗樂生，則其趣如何？天下嬋娟可舉見其標致。

公度 櫻翁亦不爲之。假如櫻翁肯爲之，其樂便亦不俗。

桂閣 櫻翁樂雅而不亂，那俗樂野而不貴。然而櫻翁數吹，不爲紅裙所愛，俗樂才演，觀者如堵。今日人情之墮落，於此事可知也。

公度 此理自然，無足深怪。若使人人能知雅樂，樂亦無所謂雅鄭矣。

櫻老 黃遵憲公乃初謁，私欽其高學，才子！才子！

酒云采穀于陽城

其年若此上故酒師又

飲

常不須外飲上酒上飲

常與生飲上酒飲

飲酒大之一行

和上出春酒調

飲酒

飲酒之影射則因大樽來其五百餘年

飲酒之酒

小樽於何時在 飲酒之酒

為耶

常飲酒之酒其年三樽之酒 樽數以萬

樽飲 大且其樽數身樽數則不六不

八百餘年有酒之酒其年三樽之酒

山時其個在酒中其春亦上美酒所

其酒之酒其年三樽之酒 樽數以萬

係極高價 其酒之酒其年三樽之酒

其酒之酒其年三樽之酒 樽數以萬

其酒之酒其年三樽之酒 樽數以萬

其酒之酒其年三樽之酒 樽數以萬

其酒之酒其年三樽之酒 樽數以萬

其酒之酒其年三樽之酒 樽數以萬

其酒之酒其年三樽之酒 樽數以萬

泰園 字公度。

櫻老 君知其爲人否？

泰園 其人卓犖多材，淵博宏深，如吳之張公瑾，唐之杜如晦。

公度 櫻老今日亦來，劇佳！非是花不稱是名，願祝老人年年歲歲看此花也。

櫻老 不料今日來遇羣仙高會，新霽和風，櫻花爛漫，使人有入桃源上天台之想，文

緣厚福，乃奏一曲助高興，多幸多幸。

桂閣 櫻翁今日亦會，併真個櫻花，好一對佳緣。

公度 此島櫻花有數百株？敢問。

櫻老 一望約里許，難以數計。

公度 此花有所謂八重櫻者，何以名之？

櫻老 重瓣。

樞仙 或架而麻星。

綏所 二王氏先生久闕，爾來佳勝，奉賀！近來有佳作？請見示！僕姓內村名宜之。

去歲秋月之夜，泛舟墨江時，偶見寫紙，今忘耶否？何大使以下數名，君固知

已耶？

琴仙 弟固熟識。

樞仙 梅史微恙耳，特怕風，故不敢出。

櫻老 梅翁寒疾如何？少好否？

泰園 已癒，但不可以風。

櫻老 憑君傳語梅翁：「近與紅粉燭髓相親，恰若繡鴛鴦，是風之始也。宜戒慎獨耳。」君而不言，則誰敢忠告！

（這時菜差不多完了，現在拿來的是炸蝦，醋拌涼菜——菜料裏有魁蛤——小碟菜。）

櫻老 今日盛會，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

公度 若比會稽之會，則王氏兄弟，爲後至之防風矣。

樞仙 泰園早到公署，道伊昆季先到貴府候欽差駕臨，今反瞠乎在後，請主人出令，當罰依金谷酒數。

泰園 大塊假我以文章，奈弟乏其才，乞減等罰以酒如何？

樞仙 酒令大於軍令，乃主人賞罰不嚴，弟先請罰依金谷酒數矣。

桂閣 泰兄曰非書畫會則不作詩，何以充金谷酒數乎，希君出其罰令之法。

樞仙 請罰酒百杯以爲後至者戒。

桂閣 僅緩緩赦數等，宜罰一大白。

樞仙 君爲令官，爲君所命。

桂閣 君代弟罰焉。

樞仙 此是主人權利，弟不敢越俎。

桂閣 周亞夫曰：軍中在將軍令，而不有天子令，况酒場乎？君爲之，弟復何妨？

（這時候，堤邊游人很多，熱鬧極了。）

桂閣 何公、張公、黃公、廖公、王公二兄、潘公，敵邦人內村櫻所、加藤櫻老及輝

聲：以上十名，以欲異日分韻而作今日之景詩，請君計之於公使，而照前日長

酌亭之事而定題如何？

泰園 主人請吟，伏乞二大人首唱，附游者和之。

桂閣 君請使諸賢韻字可也。

李園 已請大人明後日各有一詩相贈。

十里春風爛漫開，

墨川東岸雪成堆，

當筵莫惜詩兼酒，

如此花時我正來。

——何如璋。

步何星使大人原韻：

千紅萬紫一齊開，

艷似雲蒸又雪堆，

墨水江邊無限好，

游人盡是看花來。

——王李園。

絕勝西園雅會開，

春花爛漫似雲堆，

黃蘗齋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

櫻桃休作桃源想，

爲賦淵明歸去來。

——源桂閣。

向島春深一路香，

香車絡繹往來忙，

淡紅淺白天然麗，

妒煞樓頭粉黛妝。

——張斯桂。

別擅風流紅粉香，

茂卿載酒爲誰忙？

春江如鏡花如面，

點綴斜陽試晚妝。

——源桂閣。

（這時候如璋、斯桂都乘興寫字。）

花地酒興
宜用米糟釀酒
 清人國一
春思花有醉無人
 新家有然
去秋心攝屏徒
 新秋不拍
秋風不掃落紅
 花地酒興
宜用米糟釀酒

如璋 錦天繡地，咳唾成珠。

斯桂 酒地花天，興高采烈。

泰園 宜用平聲字亦可。請大人圈一字，明日步韻。

（如璋用筆在「高」字旁打個圈。）

斯桂 春風花事醉櫻桃，人影衣香快此遭，歸去欲携花作伴，折枝不怕樹頭高。

如璋 飛仙不惜醉蒲桃，海外看花第一遭，有客正吹花下笛，陽春一曲調尤高。

公度 長堤十里看櫻桃，裙展風流此一遭，莫說少年行樂事，登樓老子興尤高。

琴仙 櫻開時節賦天桃，一曲春風快意遭，沈醉旗亭天欲晚，推窗遙接月輪高。

桂閣 墨堤十里看鶯桃（月令注以鶯鳥所含故名），詩酒來遊快此遭，博得華筵才子

賦，洛陽紙價一時高。

斯桂 女伴尋春一笑逢，玉顏相映淺深紅，怪他遊屐紛如織，不看櫻花只看儂。

樞仙 墨江之水清且深，墨江之上鬱森森，周迴香島皆櫻樹，大者十圍高者尋。我來

櫻海正五月，時屆三春花盡發，棲身節署那得知，幸有源侯通典謁。源侯源侯

東國豪，世守高崎志氣高，一朝解組歸林下，看花飲酒自逍遙。自遙逍，猶寂

宴，召朋賓，就花酌，雅樂競奏聞未聞。環侍使星互酬酢，萬花招頭舞樓前，酒龍詩虎相翩躚。要知此會開何日，明治紀元十一年。

（這時候大家都醉了，沒有規矩。）

綏所 何大使帶大命來，真大任。然而今日雜沓，樓非適意必矣。雖然，是亦客中之一興，可怨可恕。

桂閣 長堤十里，不似隋家柳不繫。

綏老 龍船繫妓船。

桂閣 希不使濱姐充殿脚女。

公度 藝者不必招。出其家姬之下爲殿脚女可乎？

桂閣 名姬濱姐同迎輦女如何？

樞仙 酒地花天之說，酒地誠是矣，然無解語花，奈何奈何！

桂閣 公使如許之，則墨江紅裙可聯袂而來也，不知公使許否？

樞仙 此事且作罷論，當歸而謀之信子。

桂閣 河東獅子吼，可怕可怕！

樞仙 划里划里。(日語「好不好」的意思。)

(我母親的婢女樂壽來了。)

桂閣 母親紀氏，賤荆武氏，業已謁公使，今來見君等。

櫻老 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泰園 文王與后妃並集，甚妙甚妙。

桂閣 那因小星耳，真「肅肅宵行」也。

泰園 愛厥妃，古公之遺風也。

桂閣 是沈氏之所言也，於弟復何知焉，惟不過銷滅陽物烈火耳。

公度 所謂爰及姜，及外無曠夫。

桂閣 內無怨女，蓋阿信之謂歟？

樞仙 阿信一女，何可以况貴國女流也。

桂閣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君之於紅裙亦如斯。

樞仙 西極慈雲，何足沾溉東陲？一笑。

桂閣 百姓聞車馬之音，皆欣然有喜色。

櫻老 王侯夫人來，親侑盃酌，是亦文壇快事。

桂閣 其美雖比道韞、若蘭，其才則碌碌耳。

泰園 道蘊、若蘭未必有貌，君夫人未必無才。

桂閣 恍如蘇小妹凸額，不似小妹才力。弟亦無秦觀之才，却偶然好耦也。

櫻老 才色雙絕，君若不用，則予雖老矣，應取而代之已。王侯相丞，寧有種耶？

桂閣 櫻翁鑿鑿如廉將軍，勿使女子誤傳遺失之言。

(櫻老……)

櫻老 今宵亦明月，老輩漸行上於花街之五重樓，亦是一奇。醉倒於此樓，亦是一奇。應與明月相謀以決之。呵呵！

(中國朋友要回去。)

綏所 漸入佳境，請休歸裝。

櫻老 君宜注意，此調不彈久矣。君其稍留！

(中國朋友準備回去。)

桂閣 看花而來，踏月而歸，應徐徐而闊步耳。

櫻老 此興不盡，此興不盡。

（櫻老等都回去了，這是晚上九時的事。）

〔第五十九話〕

〔戊寅〕——四月十八日清早，泰園郵寄這封信來。這天初次遇見了藤田東野、宮島誠一郎。

昨日之游，十里春風，櫻花爛漫，開瓊筵，飛羽觴，高會有吟詠，無管絃。今則管絃吟詠，兩美相並，豈非一時盛會哉！然於君則未免過費矣。謝難筆罄。佳作誦後錄左：

墨堤十里放鶯桃（月令注以鶯鳥所含，故名），詩酒來游快此遭。博得華筵才子賦，洛陽紙價一時高。

桂閣仁兄大人文右

愚弟王治本頓首。四月十七日。

（午後一時，我到履祥號去。王履安說：泰園、琴仙都到梅史那裏看病去了。我正要回去的時候，泰園一個人回來了。這天我看見了一個女人叫阿鈴的，聽說她是琴仙的情人。）

桂閣 有何貴幹而訪梅翁？且梅翁疾已痊否？

泰園 梅翁病已愈。今日請淺田先生診視，弟囑琴仙在梅翁處陪伴淺田先生。弟因寓中無人，故先歸也。

桂閣 今朝貴牘中所云，君深料想弟費用夥多，切被問之，弟何不欣領焉。然弟之輕財喜客，固癖也。如有遇高士，則一時千金，猶銷之於春宵耳。

泰園 君之雅抱，固以金錢爲阿堵而用之，燕會嘉賓，大稱快事。視君自奉，能以節儉爲主，不浪花一金，與視揮霍如泥沙者有別，蓋待人厚而處己薄，古人中亦未可多得也。

桂閣 阿堵之事，起自王夷甫。如弟則視財貨復純然財貨也，故不浪費於粉黛者流，惟費之於嘉賓之用則不數。且千秋樓之價極廉，前日之會，不過十圓許耳，幸勿煩意，而賓客主人陪伴合二十有五名。我國中之牡丹盛開，必定可在穀雨之半矣。其刻也，欲使梅翁慰旅中之悶，併招君及琴兄。然而敵園之牡丹，其種乃良花種，有單瓣，有重瓣，有粉紅粉白相雜開，實壯觀也。弟料想此種恐是貴邦李唐之遺芬焉。其花之大，周約一尺餘，雖姚黃魏紫，復宜如斯矣。倘遇其時期，則俟之指日子而一齊來會，而遊戲可也。前日梅翁之不會，蓋至樂中

之至憂也；如使梅翁在那筵，則佳作居多焉。今時有此話，僅在解其憂悶耳。

漆園 弟自春來閒居，得君資助，謝深肺腑！近日欲寄家，乞假金十數圓，未知許我否？

桂閣 可也。如（中間四字不明）俟今月下浣，欲別呈（中間四字不明），刻以來月所奉贈之金圓而呈耳。十圓之外，欲幾許金乎？明朝携來而呈耳。弟以不才，屢受高教，然學更不上達，想君必深笑其駑駘，希教不倦。

漆園 弟焉敢有倦？况君詩較前大進。

桂閣 惟覺愈學愈難。

漆園 惟知其難，即是進境。

桂閣 如弟詩學，幼時傳平仄韻脚於村夫子耳，未敢入君子之庭。聞敝邦東京詩客大家極多，大沼枕山、森春濤、大槻盤溪，其他小野湖山、植村蘆洲、關雪江等。弟有所未安於心，而未執贊於他等。及與君值遇而獨喜，曰：「輝聲也，今日初得伯魚趨庭之時。」乃速脩禮拜師於江戶川町以來，數閱月未得一篇佳作，實慚然之至也。

泰園 卽贈梅仙詩中聯二句頗佳。前日之詩，未能一氣相貫，用典亦多雜出；今日則氣皆相接，用典尙知選擇，故較前大進。

桂閣 弟未知作詩法則，故胡亂推敲耳。伏冀君細說其平仄韻脚之法，及聯句對偶典故相用之格式，則幸甚也。

泰園 平仄有定格，惟押韻先求其穩，再求清新，用典終要以意運動，不得呆用（呆用者，言直鈔其典，毫無意思，如木雕佛，如泥塑像，故曰呆。）

桂閣 弟氣象不活潑，併合拙詩，亦一對塑像雕佛，只願君以一刀機算而入之魂。

泰園 君無此病，但手腕未熟耳。

桂閣 弟腕力固軟如小兒，不知鍊十年之後，能可扛鼎否？

泰園 不須十年，一年卽能修王鳳樓。君書法如樂水閣屏上隸書，如伴鷓樓小屏上正楷，皆大佳妙。刻所閱贈梅仙君書，與贈琴仙書幅同，而故意作怪，弟頗不喜，不如寫隸書與君詩耳。

桂閣 君深愛弟隸書行書，固當然也，隸則祖漢代，如行則宗米海岳，故可而行也。獨到那行草，則弟聚諸帖之氣力，一時勃寫者也，於是惟貽笑於大方耳。

真不足使正人君子能見也。此贈梅仙及琴兄之書，則是弟稿也，所以浪寫而表，不可其收藏。

泰園 學漢隸正書，須學鍾字以相近也。行書學米海岳亦大佳。

(中略)

(我要訪問黃、廖二公，到了傳達室，看見一個年輕的人，我對他說。)

桂閣 請問貴姓名？

奕全 李奕全。

桂閣 源輝聲欲見公度君樞仙君，孰閑坐者？併聞宮島誠一郎來會，願相見。

(奕全領我到廖——以下數字不明——，樞仙正在寫字。我訪問黃君。一個小孩子出來了，他是何如璋的兒子其毅，我和他筆談。)

桂閣 何姓名？

其毅 其毅。

桂閣 與公使同姓。

(樞仙來了。)

樞仙 其毅即使君之子，與閣下兄弟也。

（其毅領我到客廳去。我們一面走路，一面筆談。）

桂閣 弟以逢樞翁爲一二之話業已爲足矣，豈何勞公堂？

其毅 公度兄請你。

（其毅領我到了客廳，就出去了。這時，公度和宮島正在筆談。聽說宮島是米澤人，現在在修史局工作。）

公度 前日之遊甚樂，感謝！

桂閣 可惜無一個殿脚女。

（樞仙又來了。）

桂閣 弟不知其毅君爲子義公令男，大致失敬。弟屢蒙 尊嚴惠恩，前日復有辱臨宴席之事；如前知君爲子義公令男，則前日亦同招無妨。可惜不使標致少年踏櫻塘東洋娘子軍中。

樞仙 因有東洋娘子軍，故不便隨侍；不然，亦要同行也。蒙詢及，謝謝！

桂閣 高論固是也，惟可惜不使其毅君觀那旗亭前所演俗樂。

樞仙 若得見之，其樂可知。容後有勝會，當可偕行。

桂閣 君視其毅君爲人，其才學殆如陸機？

公度 是子年雖小，胸中已有十萬甲兵，蓋陸機崔浩之流，其福則未可量也。

桂閣 弟現在廖君府中與他筆談二三番，頓知其才不可量，伏冀使他列此席，而弟與他試筆話數十番，是荷。

樞仙 恐筆談未慣，而談則言語不通，奈何？

桂閣 以少年屬文爲奇，何管慣與不慣，請切呼出！

公度 文字能通其義，而尙未嫻習。敝邦教子弟者，先充其學識，立其根本，而後始教以作文。是君年十三，未及教之。

桂閣 否！如君論則向大方儒而可說之言，如弟輩非才，則何係其立根本乎？惟於如知其二三筆話者而爲足矣。其毅之筆話，大人猶避三舍，何有愧於弟等乎？切請招之！

（其毅來了。）

其毅 請問幾歲？

桂閣 少於黃兄一歲也。請問幾歲？

其毅 十三歲。

桂閣 異日君與張子敬（中間一字不明）來敵廬，即游墨江，棹舟垂釣而樂耳。

其毅 異日同子敬到府拜。

桂閣 油羅須，油羅須。（即日語「好！好！」之意。）

其毅 請問你幾兄弟？

桂閣 一弟四妹，弟在洋學塾研書，妹各適人。不知君兄弟幾許？

其毅 一兄一嫂在家中。

桂閣 可愛可敬可怕可驚。君尊字叫何？

其毅 無別字。請問你父母在否？

桂閣 椿花謝，萱尚榮。如尊園則必定並茂。請問萱堂年紀幾許？

其毅 三十九。

桂閣 艷姓？

其毅 楊。（下略）

〔第六十話〕

（戊寅——一八七八，光緒四年——四月十九日，我到榛原筆紙店買洋式本的詩箋和信箋兩盒，這是爲了送給何其毅和魏通事而買的。下午三點多鐘，我到公使館筆談。這天我和表哥梅仙一起到濱崎町御苑遊玩，忽然下起雨來，我匆忙地逃到公使館去。這是在濱崎町寫的偶作。）

游濱崎場御苑作（苑傍海灣，多有春花。桂香女史携「顏色」而玩，故有此作。）

御苑灣前沙徑紆，春花叢裏鳥歡呼，凭欄覓句推敲久，蚤被佳人巧作圖。

（中略）

（這時候，魏柴門來了。我把買來的文房用具送給他。他說：昨天晚上，在花月樓喝酒之後，到向島去，十一時左右才回來。）

樞仙 昨夜與公度、子綸、其毅等携魏通事遊香島，竟將馬車緩走花叢中，適月色朦朧，淡香疏影，於梅花外別開境界。迴車憩茶寮，遇一羣女郎，款門殷殷，食以百果之飯，想劉阮遇天台仙女，飯以胡麻，當不過是，其餘皆掉舌也。關下

以爲何如？

桂閣 知是花月樓之餘波。

樞仙 花月樓是引子，遊香島乃正文也。曾蒙寵召在艷陽天中，故變而爲夜，以玩此月地花天之景耳。此景殊佳，可恨閣下不肯同行，稍覺減興。

(中略)

(我請樞仙在扇面寫字。)

樞仙 此扇是書閣下款否？當用楷書？行書？請示知！

桂閣 此扇卽弟平生所用之物件，惟嫌素紙無趣，故請黃君、廖君、沈君等之書，轉復乞黍園、琴仙等之書，表裏普成字，而後弟帶携。請卽寫數字乃至一個大字亦可。

樞仙 當於窗明几淨時端寫數行，容月奉還可也。

桂閣 素厭平生所用之扇，不必明窗淨几，卽刻揮毫甚妙。

樞仙 請携回案頭上書之可乎？

桂閣 其扇乃刻携歸之物件，請一揮！

（樞仙拿扇子退出去了。黃公度進來了。）

公度 昨夕月色未好，微雲滓穢太清，遂覺花影皆在朦朧中，花月樓亦猶是，殊不高興也。

桂閣 尤便於興雲雨，所謂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之類也。

公度 可惜又不雨，雲亦未佳。

（公度指魏君對我說。）

公度 是子尙未聘妻，君何不爲之作媒？

桂閣 他業知陽城、下蔡之情，何須媒？

公度 是子向不出門，冶遊則斷無之，不可造此謠言。

桂閣 如昨宵花月冶遊，則其一也；金八玉八，乃此班之一尤物。

公度 是卽所謂陽城、下蔡者耶？吾固未知之。

（樞仙寫字寫好了，回到這裏來。他寫了「芙蓉葉爛」之詩。我請公度也寫字。）

桂閣 刻賜寫字。

公度 弟不作楷書三十年矣。

桂閣 襪襟中作楷書，故至今能脫凡骨矣。

（黃君寫張船山的詩。我對樞仙說。）

桂閣 弟前日請梅翁以寫聯幅小楷數行，梅翁乃許之，倏忽舉筆，豈圖翁疾不瘥，稍半成耳。弟固識翁精楷法，看其寫字，乃能入黃庭經之美矣。今見君寫字，亦其法，真可驚，異日携聯幅綾絹而欲乞小楷尊寫，不知君許否？

樞仙 寫小楷斷不能，寫大幅如一尺八寸之絹乃可。况小楷乃是少年雕蟲之技，弟年四十，實勉強塗鴉矣，諒之。

桂閣 小少之小楷，即黃公是也。或書至半餘而有不能全終之病，宜須強仕之人而請之可也。

（他很注意我的家徽。）

桂閣 叫做徽章。凡我朝每家皆有徽章，或花卉，或鳥虫，甚用焉。弟徽章乃蛺蝶也，扇子也，二個各別矣。今假併其二者而命也。

公度 德川氏之章爲葵花，是否？

桂閣 葵葉而非葵花。

公度 團扇此邦合用否？

樞仙 昨聞貴國櫻老言，東京有北郭遊里，爲少年士女遊樂之所，街上遍植花卉，春時燦爛如錦，是在何處？

樞仙 乃狹斜也，三層樓閣，三千名妓集在焉，如貴邦所言，則揚州是也。

樞仙 地在何方？

樞仙 距此約十里朔邊也。

公度 是乃少年行樂之地，如僕三十年不作楷書者，不可必去也。

桂閣 此地試謂銷金鍋可也。

公度 此所謂鉅鹿之戰地也。

桂閣 魏氏詩云，「中原還逐鹿」，又曰，「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志恩。」

公度 鉅鹿之戰，諸侯膝行而前，莫敢仰視，卽請君侯屈膝於是子可也。

桂閣 北里之地，叫做吉原，多構妓樓，其勢殆如金陵矣。黃昏之時，數十名姝，晚

妝而須客來，若驅馬車，則西洋一時可往也。至其道程，則鯉門知了。

公度 鯉門知之，不知幾跳而後登其門也？

桂閣 何（中一字不明）明高一跳，直上龍門。

公度 左氏所謂魏人譟（此字須通漢語者方知之）而還耶！

（下略）

戊寅筆話 第十卷

〔第六十四話〕

（戊寅四月二十六日午後一時，我在公使館和梅史筆談。據阿春說，梅史剛從築地回來。）

桂閣 剛才的君向何處而去？

梅史 因有事至築地王泰園處。

（黃公度來了。）

桂閣 再三來敲高軒，不得拜 尊顏。今者何幸見君，君閑忙如何？

梅史 昨在寓恭候，未嘗出門。今日亦無甚事。

桂閣 昨天適有朋友來，終與之相携往游，故不得敲 高樞。今朝夙興漫步，現道府會君，無事，冀以這裏風流佳話而敘談，敢問黃君今日聘小星乎？

梅史 黃君小星，尙「嚙彼在東」，緣慳，奈何？

桂閣 年紀三五數？

公度 昨與梅史坐此，思念閣下，遂與之聯句成一詞，當錄覽也。調寄

摸魚兒（贈源侯桂閣）

試問他舊時巢燕（黃），雕梁猶認芳苑（沈）。墨江春水波搖綠，終日畫簾高捲（黃）。花似霰（沈），却正是，江南草長飛鷺亂（黃）。憑闌望遠（沈），誰得似清閒，蓬壺方丈，携住神仙眷（黃）。滄桑事，人世衣冠都換（沈），驚看海水清淺（黃）。當年關左誼鼙鼓，曾向沙場征戰（沈）。君不見（黃），班師後，宮袍侍宴芙蓉殿（沈），相逢恨晚（黃）。且射虎歸來，旗亭夜飲，斗北橫天半（沈）。

詞有音韻節拍，倒讀則全失之。彼此方言既異，貴國人善爲詩者不少，善爲詞者固未之聞也。

桂閣

如節拍則倒讀而雖不得其氣，然至作其詞則復與作詩一般法式，而不可謂難作矣。惟奈詞之作式，冊籍極寡，故缺之。今者海外四鄰通商貿易，敵邦人作詞之事，期日可待也。

(他拿兩本很好的詞譜給我看，四聲工合的記號都具備)

梅史 碎金詞譜 松滋謝元淮撰

此書有初刊四本者不佳，續刊十餘本者方佳，工尺字貴邦亦同耶？

桂閣 近時清樂大開，敵邦人頗慣工合尺六等字，雖絃妓輩或學得而彈阮琴或提琴；

可惜儒者不能作詞，蓋所以乏詞式典籍也。弟視此書，羨慕不已。敢問君不售弟於此書乎？請以七十餘城償之耳。

梅史 此書已殘本，弟意擬雇人抄出翻印之如何？弟另選定爲一書可也。弟久欲將此書一選，雇人抄出，用活字翻印之。此事弟任選定，其抄胥與翻印，則君任之如何？且此書印行，購者必多，亦一時美事也。

桂閣 弟試欲命家奴先抄寫一本，伏冀每一冊貸一個月之暇，必定俟一年而成也。不知許否？

梅史 可也。

桂閣 不如馳書於貴國而購之，請示其販賣之肆號及其價幾何？

梅史 此書其板已燬，恐不可購得也。

桂閣 恐有剩一二部，轉尋於貴國，頗兩便也。

梅史 遇巧亦或有之，其價甚貴，約需數十金。

桂閣 數十金亦毫不厭，冀與弟馳書貴友處而轉買，復無其餘手段乎？

梅史 現在且託王惕齋購之，如購不得時再商。

桂閣 大明徐伯魯著文體明辨一書，其附錄乃詞法也。可惜惟缺其硃字，他日携來而訂之於君則可也。俟其時而後可否，俱謀惕齋，如今者則不可出口。

梅史 此外惟許穆堂詞稿，旁有工尺譜，此書當可購也。

（梅史看了詞書，便說。）

梅史 其平仄相同便可歌。去聲字用去聲，上聲字用上聲，乃可。若如則更好，但難作耳。其間平仄依譜，已可歌矣。其中、○一最要緊，此是節奏。

桂閣 詞式之事，前日與泰園筆話數百番，不能互通其奧旨，更笑而止，蓋因其言辭繁雜，事物夥多也。今使魏梨門請此座，如他來，則諸君教其詞法之詳。

梅史 梨門漢話用之文字不合，不如管城子也。泰園能作詞，而詞之歌法未知之。且伊所學乃詞律；詞律一書，蓋不知而妄作者。解此事者，弟有老友許箬垞、陸

菊笙，惜今皆已去世矣。

桂閣 敵邦詩人，業已爭學作詞之事，那如森春濤等各常研究詞律，異日佳作，復可出自東海。伏冀君教弟於詞式，則幸甚。現聞如君所論，則詞單照平仄，不强分拘上去入聲也。定然否？如斯式則弟試賦一章以獻醜；至分四聲則不能速推敲。凡敵邦人大抵知平仄之分別，而不知四聲之分別。

梅史 詞盛於宋，後變爲曲，故歌詞之法，後人知之者少。填詞一道，所重在板眼（即樂之節奏譜內、○一是也）、平仄，則音之開合，故須依譜，然其間亦有可通融者，但歌之不拗口則善矣。惟「不拗口」三字，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當先習歌與絲竹，則自明其理矣。後人不知歌者，於四聲及字句分別，強作解人，可笑也。此事詳於學樂錄。

桂閣 那柴浦翁固喜音律，及看尊著而恬然解惑矣。此詞等亦使柴浦氏轉問君，則弟之惑可解。

梅史 柴浦翁異日可一晤否？弟明日往橫濱，俟回時與君約期可也。

桂閣 弟料想君精吹彈，如柴浦氏謁見之日，則君携數種樂器而試吹彈如何？

梅史 吹彈弟不甚善，但能解其理耳。

桂閣 經幾個日而歸來，預知其時而報他。

梅史 明日去，後日歸。柴翁處約五月朔可也。弟昨得家書，小兒已進學，敬以告吾兄。

桂閣 慶賀慶賀。倘家書無憚於弟，則賜一讀。

（家書上說）

科考題目 猶有存者又有比干箕子

詩題 花塢夕陽遲（得「遲」字）

覆試 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

詩題 一片春帆帶雨飛（得「春」字）

公度 尙有他事，敢先告辭。前所假壁衣，僕因書檄無可位置，僕今所用復假之廖君，如命匠製就，擲還是祈。

（黃公度一去，廖樞仙就來了。這時候，「別嬪」們都洗澡去了。）

桂閣 廖公近日愛婢多少？情味厚薄果如何？

樞仙 當橫陳時，味如嚼蠟。

桂閣 膠漆復比矣。

樞仙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桂閣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誦吟而急呼信姐。

樞仙 適與春姐同往洗澡，四時當呼之來。

桂閣 現知寵妃擬子母錢而浴華清別殿，恨使詩客詠「沙上鳧雛，竹根稚子」之句。

樞仙 少安母躁，何其遽也。惜此行不知去向，不然，請效漢成帝袖金窺之。貴國之刀，是何樣式？（中兩字爲蠹魚所襲）好者可能購得否？

桂閣 如今君欲買刀，則奸商或增其價而售耳。恐其質甚賤，其價甚貴也。弟別廣謀諸友與君。欲周旋此事，請暫俟余報，自然得其質極好，其價極廉。

樞仙 拜謝拜謝！務懇留神！

〔六十六話〕

（戊寅四月二十九日午後一時，我到履祥號和漆園筆談。惕齋引導我到後邊的密室去。漆園、琴仙等都和女人在一起，可笑可笑！這天我拿來不少的絹，爲的是要請諸君寫聯幅。我對漆園說。）

桂閣 此二幅絹本偏願漆、琴兩位老爺寫前日墨江同探櫻花詩（張星使所出「高」字韻），而七號乃請琴君八號乃請琴君而煩毫；且此絹要橫幅，則當詩寫，恐剩餘白甚多，而體面不整，不如細錄遊墨江千秋樓酌飲步張星使韻云云可也。原來所剩，亦乞兩公使等及前日同遊之人而寫當日高字韻詩，爲併製雙幅，故有此請也。

漆園 高字韻一首

梅花孤冷爲誰妍，疏影何堪傍舞筵，我自憐香存至意，謀將移植到窗前。

桂閣 佳作係何日感何的而作？

漆園 有友愛旗亭女，女名小梅，余昨日同飲於此，作此以贈友。

桂閣 如栽梅，那鶴自寂寞。

栞仙 梅妻鶴子。

泰園 本無鶴，何有梅？

桂閣 前日梅仙墨江千秋樓書畫會時，尊詞及栞君律詩，弟欲抄寫，請暫借焉。

泰園 稿已不存，容夜間追憶得之以贈。

桂閣 弟昨在此處觀蘇東坡詩集注，深喜其注疏甚詳細，即歸途遊書肆一物色之，即得一部，而其文中之異同難辨，只願照看尊集，而後欲購之。希今者貸那東坡詩集註一本，明日携來而奉還。

泰園 可以携去。

桂閣 曾聞蘇東坡先生整文頗巧，弟欲得其書而閱之，不知蘇文集中有否？而蘇文集的叫何的則注疏極詳細，請垂教！

栞仙 子瞻乃宋代才子，故其詩文俱臻大佳，其文如澎湃波濤，勁氣直達；其詩乃一往情深，如見肺腑，真有筆有書，文情並茂。

桂閣 如整文則尋討甚廢書可也。

栞仙 蘇文忠公全集，則詩文俱有。

桂閣 注解備的，叫做集注歟？

泰園 此詩集是施註最詳，詩文全集不知是何人所注。

桂閣 施氏諱何叫？字亦何叫？

泰園 愚山。

桂閣 暫請恩借這二本。

（我借了這兩本書。）

泰園 今日公使招余有事相談。君售得蘇公詩文集，則借一閱。

（我對琴仙說。）

桂閣 那別嬪誰閣中寵的？

琴仙 弟當呼之以嫂。

桂閣 良人姓？

琴仙 施施從外來，而良人未知之也。

（我責備琴仙）

琴仙 惕齋、阿竹已去。

桂閣 其名阿竹，之去，有何緣故而然？

棗仙 氓。其母則不可。

桂閣 弟願迎他於丹樹茂處，而充素英寒簧之任。

棗園 當奉贈以充下陳。

桂閣 欲俱乘彩鸞。

棗園 君子不奪人所好，君何取焉？

(中略)。(後來我在客堂裏遇見了黃、廖二君。有四個日本人正在和他們筆談。)

桂閣 東洋四客，弟未識之人也，密示其姓名！

樞仙 本原元禮、增田貢、小山朝弘、杉村武敏。

桂閣 弟今者携二個橫小幅來，而欲乞前日墨江千秋樓中高字韻詩之玉寫字，如廖君則惟古詩一篇耳，宜寫其古詩，而其幅橫極闊，至其末而題某月某日往游墨江云云，甚爲妙。兩君如許之，則弟即將此絹本奉呈府上。

樞仙 此事當徐議之。那日高字韻詩俱未曾作；弟席上所口占者亦不知是何言語，實

忘記矣，諒諒！

桂閣 尊作業已藏敝廬錦囊中，明日抄寫而托郵便，而此事宜併乞黃美男。

樞仙 黃君云，容日當補作一首。

桂閣 此舉也，小橫幅絹本凡八個，由何君至王琴仙以其席間相列坐的之當日佳作都乞寫稿，而成之日，併裱，以欲爲聯幅，如此幅之裱裝意匠，俟落成之日，而可呈一閱，必定君等甚賞無疑。幅面題三字號者請黃公，題四字者請廖公。

公度 敢不如命。

桂閣 弟請兩兄以構幅各一個，而君等許諾了，實感喜之至！又以其同幅欲乞何張兩公使，而何君有高韻開韻二作，張君有高韻妝韻二作，皆併題而賚焉。君幸轉告焉。而構幅之款中，或題某月某日墨水千秋樓云云，甚爲妙。而構幅附壹號者係何公，附貳號者係張公，請君熟記勿誤。

公度 諾。

桂閣 歸時奉之於府上可也。頃聞公署遷別處，果有此議否？

公度 欲遷而議未成。君有舊藩交好廢址，可以造屋者乎？

桂閣 弟復無交好中其廢址補理而可造屋者。雖然，試詢諸四方耳。至其廣袤方位而
以何如爲便乎？

公度 以三四千坪爲宜，地勢宜高爽，離東京城一二里亦可。

桂閣 以兩公使之命令魏鯉君謀其事於我邦人，最憤其本事，則其易猶反掌。

公度 既知之，不過承君問，一言之耳。前戲梅史有詩云：「人工春鴿相交術，我是
鸚鵡不合尊」，皆用貴國史語，君知其意乎？

桂閣 不知前句，則弟可慚紅裙，不知後句，則弟可愧神明。弟每上旗亭，未有伴君
之事，弟猜君風姿標致，危其娘子軍侵擊歟？異日若有請，則必不可辭；縱令
辭之，弟強促駕。

公度 敢不如命。

桂閣 弟常以謂往履祥號與王泰、王琴兩位相談，譬猶在自己家中，與渾家談論家
事，其言嚴恪謹肅，奉命只頓首耳。往月界院與黃、廖、沈三君相談，譬猶在
烟花裏接於名姝，其言婉麗有風趣，聞話只戀戀不忍去耳。君之於東洋人亦有
此感否？

樞仙相談各隨其興，遇有談風月則風月，談經濟則經濟，中人東人，俱無異也。君達人，定解此。

公度晏子所謂入狗國則入狗竇（是第譬喻語耳，不得牽涉貴國），與君言，固宜言如此事，一笑。

桂閣狗竇中何者班狗，能來馴尊府，而其吠聲亦適君意乎？狗固與人相馴，史已載孔子累累若喪家狗。狗而充裸，蓋東洋學者之所喜。

公度搖尾而不入其門，固甚喜之。近洋學盛行，西洋人性愛狗，僕亦染此習也。

桂閣辦爺搖頭，猶狗搖尾，呵呵！

公度然則君比沐猴宜矣。此一辯者，比諸孔雀之翎，庶幾似之。吾國旗畫龍，即曰龍尾亦可。

桂閣沐猴之名，起自項王，項王亦貴國人也；東聖神州孫神聖亦非敵邦之人，君之胡言可笑……。

公度不願爲猴，則仍爲狗可也。吠聲云云，是君所供之狀也。

桂閣猶猶來擾府庭，冀君勿加鞭筆，試如馴之，則時或守門也，遙優於睡獅。

公度 當善養之，如西洋人同榻無不可也。如有暇，望仍搖尾而來耳。

桂閣 使「黃」耳，幸客入府是禱。

公度 退食有暇，偶談風月，固甚佳也，前言戲之耳。

（這時候，那四個日本人正在和他們筆談；我也找機會和他們筆談。）

桂閣 本日羣賢麇至蟻聚，如敵狗則去耳，待沐猴啖果之時，而偶游耳。不知何日猴

爺游水簾洞？弟見信姐性質伶俐能驚人，真個今日之小蠻朝雲徒。

樞仙 惜弟非白傅蘇翰林。

桂閣 可期貴友復有如元微之者，世有雙文，則宜爲伉儷；又有如秦少游者，世有小

妹，則貴爲夫妻。而如黃公，則現學謝佛印於柔娘歟。

樞仙 然。

桂閣 談風月不如往金春巷（一作「今春」，即狐窠）談風流。東坡有詩「肯作蜂窠

寄此生」，弟深感此言，取以爲齋號；如君則曰入狐窠寄此言者歟。

公度 李長吉有「秦宮一生花裏活」之句，以贈君尤妙也。

桂閣 聞貴國小水灣天狐貽書之故事，君亦此輩耳。

（我要回去的時候，看見張副使令孫子敬正在念書，旁邊有一個約莫四十左右的人。）

桂閣 請問貴姓名？

積型 施積型。

〔第六十八話〕

（戊寅五月一日午後一時我到公使館去，路上碰見樞仙、勉齋；勉齋在手掌上寫了一沈在黃處，我就到黃的房間去，果然梅史在這裏。大家一起到梅史的房中來筆談。）

桂閣 弟途中遇著樞翁等，果往何處？

公度 往市場。

桂閣 否，必定登旗亭，不然則結緣而往，尤所怪。

公度 彼與冕軒其他諸君別出，不知何往也。墨江櫻花今既落盡久矣。

桂閣 却見綠樹重陰，頗可科頭箕踞，眼看他世上人。

公度 「綠葉成陰子滿枝」，吾不願復問此花事也。

桂閣 紫浦翁今日不能造府，欲約別日。

梅史 昨在橫濱未回，聞黃君言，閣下至此，失迎，歉甚！

桂閣 弟之來也，在欲煩拿寫耳。乃將前日墨江作，乞何、張、黃、廖及漆、琴兩氏

書，如君則錄此詩可也。現奉呈絹本。橫幅多剩餘，自宜寫某月某日某事云

云。

（這一天，我寫好墨江詩稿帶來，給他們看，並拿絹本給他們，請他們寫。）
桂閣 其作甚妙，不及必擇他作。

公度 此詩至卑且陋，自改一篇以呈。梅史未與，可補作一篇。前與梅史聯詞，當繕就呈上。近日所託之絹，既轉呈何、張二公使矣。

桂閣 如摸魚兒一詞，則另呈大幅可也。那小幅強寫之。

（梅史立刻寫好了。我對黃說。）

桂閣 梅翁卽席揮毫，請君亦做焉。冀轉達之於樞翁。

梅史 尙有餘絹，則有詞一首，亦可寫呈。

桂閣 詞係何調？

梅史 係滿庭芳，余與黃君聯句，爲看櫻花作。

桂閣 明日呈一幅大絹，欲乞併寫那摸魚兒與此滿庭芳。

梅史 照此而填可也。若欲諧絲竹，付雪兒歌之，則非碎金譜不可。

桂閣 弟無李密之才，纔以填爲好。

梅史 閣下世家，豈無歌兒？弟非姜白石，不致請順陽公以青衣相贈也。

桂閣 弟頃學戴逵不爲王門伶人之語，雖有歌兒，無奈之何。

梅史 閣下好文詞，而又好聲色，弟久知之，前言特戲之耳。

桂閣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梅史 填詞一道，取其可歌，若欲諧音律，則須有節拍，故必須依舊譜。至平仄雖不必拘定，而其間有同一平聲、同一仄聲，而用此則諧於歌、用彼則澀舌梗喉，其故在一韻之中，有七聲高下，若譜內爲此細分，則人必不能措手，故必俟脫稿後，付之歌者，歌有不協，則改易之。

（我把文徵明翁詩餘的部分打開來給他們看。）

桂閣 此書可充填詞之用乎？

公度 不中用。

桂閣 何故？

公度 明人於詞律全不解。

桂閣 雖明人著詞，總是前代之名調。

公度 詞調自可觀。其所云平仄皆無依據。

桂閣 云何無依據？

公度 不識所以然，或見古人有爲之者，則附會之，其云可平可仄，大半武斷。

梅史 初學填詞，亦可以此爲之。

（我打開天仙子調的部分來。）

梅史 同是天仙子詞，而此詞平，彼詞仄，可知平仄不拘，然亦不能全異，異則並非此調也。

桂閣 此書及碎金詞譜不載節拍之號，前日看一書，有載「字」號而示拍者，至節拍則何書最分明？

梅史 君所見乃強作解事者所爲。節拍惟碎金詞譜有之，如「天」「黏」「衰」「草」，○是節，今謂之眼；、×一三者是拍，今謂之板也。

桂閣 聞高言，略領其旨。如然，則填詞之後，訂其眼板稍可。

梅史 有不協者再加改易。

公度 前見與黍翁筆語及東坡詩，東坡詩註有我朝馮應榴註極佳，君見之否？

桂閣 弟欲買者在蘇文集詳註耳。

公度 文無註之者。

桂閣 已矣無力，蘇公整文，人皆稱之，故欲買也，不知何書載焉？

公度 所謂整文者，謂駢體文耶？其駢文亦無註之者。有三蘇全集，又有蘇文忠全集，其文議論多而用事少，又皆光明軒豁，故不必註也。

（黃氏回去了。我對梅史說。）

桂閣 弟欲學香奩詩，此事甚麼作式？

梅史 可取韓冬郎集（名偃）讀之，若王次回疑雨集則格太卑也。

桂閣 叫做韓冬郎詩集歟？而其冊套之數約幾何？

梅史 即韓冬郎集，其詩甚少，約二卷。此書上海可購。

桂閣 香奩體作法復與尋常絕律相同而然否？

梅史 相同。惟香奩體宜語雅情深，不可涉於淫褻，則善矣。所謂好色而不淫也。五

律七律五古七古皆有之。

桂閣 叫做竹枝的則何作式？

梅史，竹枝乃楚中歌名也。唐劉禹錫依其調，言鄉土風俗，故後人作者，皆以摹寫風土習俗，宜古質；若今人之竹枝，則鄙俚，較之于山歌漁唱，尙不及也。其調亦是七絕。

(下略)

戊寅筆話 第十一卷

〔第七十二話〕

（戊寅五月六日早晨，我打發人帶這封信到公使館去，交給魏梨門，並附贈何子峨公使以前賢故事一部。）

大臣何公台下：側聞公酷好典籍，駐我邦以來，大覓四方書，專覽專讀，以備參考。前日辱得私覲，入其齋，觀其架，我邦古今書籍，纍纍疊疊，不下三萬籤，可謂鄴侯之流亞也。嗟夫！我邦載籍極博，但得實者蓋鮮矣。雖然，世不乏史傳，而人子於視古推今之學，無關其用者，殆不慚中華文物之熾盛也。惟所憾者，古來繪畫，缺彼傳神之妙手，無足觀者焉。中世以降，善畫者大抵取法於中華摩詰、思訓等諸名流，巧乎中華之畫者不寡，而精乎吾邦之畫者甚少，洵爲可惜焉。其餘至俗間畫圖，雖皆精寫神，其陋無足言者，不過徒供婦女之臥遊而已，固不得爲士大夫攷古之具，並又不能爲文人雅客之所欣賞，其

故何也？以此種畫工，不學無識，不能斟酌其時樣也。至今名士，往往有不釋其疑者，乃閱其書，牽強附會，傳誤者頗多，覲乎無愧，何愴之甚也！又聞公大才卓識，今世罕匹，意者當其博覽吾書而觀之，不敢信此等俗間史傳畫圖；然至其隸役僮僕輩之賤，或觀之信之，則自傳播訛謬於中華歟，抑不可側也。願我邦上古文物質素，民俗醇樸，其仰教於中華學道，孔家之遺訓，禮儀服飾，宮室器用，率折衷於此；又鴻儒碩學輩以我邦固有之風俗爲貴，非方今專溺洋習者之比也。桂閣竊恤中華人或誤信我邦人自古浮薄利，喜新奇，專學殊域之風，則不獨桂閣抱杞憂，卽我朝之恥也。桂閣有慨於是因，今謹呈前賢故實全部二十卷，公若賜清覽，幸甚。此書係菊池民保者所著，此翁精乎邦畫，至其圖，推考舊典，不毫加私意，其衣冠劍履，甲冑兵伏之類，皆善寫當時之實，無有妄誕，是乃桂閣之呈公微意之所在也。公披卷觀之，則必有知吾古之文物風俗之概略，宛然如接我古人，親聽其警效矣。而公精乎扶桑典籍之名愈揚，而中華傳俗畫之弊頓絕矣。爾雅云：「畫，形也。」今棄其形而寫之，復何益焉？昔有韓幹、周昉傳寫真之優劣，吳道子、閻令公木劍帷

帽之病診，可以爲傳神千古之鑒誠。桂閣許武保以曹霸、顧愷之之伎倆矣，不知公以爲然耶？以爲不然耶？必將以有誨焉。不一。

右啓

大德望大臣何公台下

眷晚生源桂閣頓首拜

（黃公度借給我壁衣，今奉還。爲了表示謝意，我送給他名家文抄一套，並寫了這封信。）

公度仁兄閣右：奉借之壁衣，卽摹造了，乃奉返。尊物蓋弟誓以四月三十日，而期日遲緩，真個赧然！如弟則屢促其匠，匠惶懼，奉命而製之；誰料匠造之復未熟，故致此罪，幸宥刑。此書全部叫做名家文抄，謹呈閣下，幸資清覽，匆匆不一。

伍月初陸日 辱愛生源輝聲

黃老爺閣右

（下略）

戊寅筆話 第十二卷

〔第七十七話〕

（戊寅五月十一日午後一時，梅仙說今日梅史要來——中間數字不明——石川鴻齋也在這裏，真是很好的機會。我請人去叫黃公度和廖樞仙。）

桂閣 代梅仙氏而言

刻

駕臨之時，冀同伴黃、廖兩先生具携巨筆巨印而來是禱。

梅史老爺文右

弟源輝聲頓首

（二時左右，梅史一個人來了。因為黃、廖兩位沒在家，所以不能同來。我和鴻齋陪侍梅史。）

桂閣 昨罄暢話，弟代鹿門謝恩波之辱。今者突然來訪梅仙兄，恰好鴻齋先生在席，語以駕臨之事，弟固所慕，乃代家婢爲烹茗以相俟。

梅史 昨晚上鹿門先生處談話，暢歸後，梅仙君約今日相晤，幸遇仁兄在此，更妙矣。

桂閣 昨謁復今見，蓋奇緣中之奇緣，倘使女子如斯，則厚敬拜月下冰人可也。

梅史 昨晚歸後，公餘與黃公度聯詞，咏聽清樂，調寄買陂塘：

柳棉飛，綠陰清潤，舊時王謝池館（沈）。偷閒半日遊裙屐，水榭飛觴競勸

（黃）。啼鳥喚（沈），早吩咐奚奴，先把錦囊齊展（黃）。毫絲脆管（沈），

聽越艷吳姬，粵歌楚調，一霎按箏阮（黃）。清歌起，都把紅牙敲遍，落花

簾外香滿（沈）。人未倦（黃）。怕萬里鄉心振觸，春愁撩亂（沈）。蓬山不

遠（黃）。對松濤竹籟，斜陽影裏，餘韻晚風捲（沈）。

鴻齋 金聲玉戛，淋漓溢紙，與錢厓樂府伯仲。

（鴻齋要桂香女史寫他的畫幅）

桂閣 容作題驚人新年語詩一首書之如何？

玉宸鐘鼓報春光，上苑鶯聲囀新簧，掃眉才子多聰慧，寫入丹青獻東皇，殿
中含笑跨絕技，勅賜內府春羅膩，嫣紅姹紫嬌春風，留與他年傳盛事。

(中略)

鴻齋 沈南蘋，乾隆年間來遊長崎，居敵邦數年矣，其間作畫及數百幅，邦人最所珍賞，而貴邦何處人，諸書無載，不知有其傳否？

梅史 聞是江蘇人，其人久在貴邦，故我國專（全）不知也。

鴻齋 南蘋之外，有伊學九者，最善南宋之畫。敵邦傳南宋之畫者始於伊學九，此人亦不知其傳，願商舶之至，以善畫名其名。貴邦有（其）傳否？

梅史 敵邦人太多能畫能書者，大約百人中傳名者才一二耳，即如弟之曾伯祖墨莊公，畫亦絕妙，以不輕作，故知者甚少也。同時有沈荃，官玉侍郎，入畫鑑。

鴻齋 墨莊公名字如何？

梅史 諱烜。

鴻齋 係明人耶？

梅史 雍正時人。

鴻齋 沈姓，石田先生以來以畫名，先生亦其流亞耶？

梅史 自石田先生之後，沈氏以畫名（者）約二十餘人，沈荃爲最著；如弟則略解塗

鴉，不可謂之畫也。

鴻齋 謙甚。

梅史 弟家文集如叔祖鹿園公以下，皆燬於兵燹，此行携有伯父所著平園子，現在用活字板印之，俟成呈上，此書係論道之書。

鴻齋 遽公行於世，刻成拜讀。閣下所著文集，前日於貴房得一觀，忘題名，請亦具名目。

梅史 石齋古文稿。

(下略)

〔第七十八話〕

（戊寅五月十三日午前十一時，我到南傳馬町伊東屋去訪問馮雪卿；雪卿不在，房間裏的桌子排得很整齊，桌子上貼了這個字條。）

案上雜物，倘要取看，仍歸原處。

顏色盒內，均有清水，倘要近觀，平拿之。畫桌上另物排法，有一定之位，求諸君不可東拏西攜。油手切勿取畫盆畫盃。

主人素喜「定靜」兩字，恐遇不知之人，特留言，知我者諒勿見罪。

（琴仙在家，他對我說。）

琴仙 敵國書家者以誰爲佳，卽住東京者而言也。

桂閣 譎劣陋識，豈何許之！不知兄先以誰爲冠？

琴仙 閣下何出此謙言也？當必有所合意者，不妨言之；如不言，想一無可當意者也。

桂閣 一定悉皆合意，故不能言。倘問各家小星之醜妍，則一一當快品評甲乙。琴仙，以誰家小星爲妍，請試言之。

桂閣 我不言，兄必有覺，不如長門賦。

琴仙 先生蓋善戲言，論字則言之小星，所問非所答也。

桂閣 阿篆容貌清秀，阿氓丰姿飄逸，阿金體度膩滑，又阿春氣象活潑，阿德弟未知，然而各有姿色，宜以書學，復做此評。

（這時聽說她們要到女子理髮館去。）

桂閣 漫步徜徉，當午而食，至晚而歸耳。

琴仙 身如不繫之舟。

桂閣 用之則解帶食大倉，不用則拂枕臨山阿。君不見渭川漁父一竿竹，蓋不繫之舟一般。

琴仙 受文（王）聘何也？

桂閣 以文王聘之，則我（中間一字不明）之。

（這時候馮氏和泰園一同回來，我對馮氏說。）

桂閣 前日辱初見，幸甚。刻聞兄未創寫畫，故以乞聯幅，暫歇了。今者來打聽其事，何圖琴兄在坐，筆話數番，兄亦歸來，再得見，不知業已開其業否？

雪卿 已開了。

(泰園對我說。)

泰園 前日訪令親，紀氏之約，弟一時忘却，再因官島氏囑車來抬，弟故往他，不能作分身術，如南海觀音也。

桂閣 何故不用孫神聖妙術？

泰園 再容幾日，弟學成，當遍游天下也。

桂閣 先去塗滅名簿，後學此術可也。石川鴻齋者，一個儒徒，係梅仙、桂香兩人文學之師，常與梅史翁相善，而欲見君久矣，業已作貺。君之詩數首，弟爲作代。希君異日賜他一見。

泰園 君須定在數日內，如弟進社，則不能如此終日游頑也。

桂閣 再商之鴻齋。

(雪卿給我看一篇文章。)

桂閣 此文係令兄君作歟？

雪卿 板橋所作。

桂閣 鄭嬰氏？此文出何書？

雪卿 板橋全集內板橋寄弟。

(中略)

(這時候魏氏走出來，帶我到黃氏的私房去。樞仙正在寫信，魏氏陪坐。)
公度 比來何所爲？想起居住勝。

桂閣 爾來疏闊久，攬日子，僅旬餘，有三秋不見之想。今者亦不知公務開否？試來撚虎鬚。

公度 今日無多事，盡可暢談。前者携厥妃來，不見爲愧。

桂閣 梅史恩惠及賤荆，故相伴入公署，幸勿化林冲入白虎堂之罪。

公度 近日多讀何書？

桂閣 晚間獨讀各種書，不限何書，可憾宵間短也，床第惟讀春書，却費多時。

公度 宵短夢長，但不可同床異夢耳。

桂閣 君頃尙攻什麼書？

公度 未暇讀書。

（黃氏診魏氏的脈。）

公度 兩尺虛而無力，來去無定，心脈枯而亂，肺徵虛，蓋思慮過甚，嗜欲過多之所致也，宜用培元安神湯。

桂閣 培元安神湯劑宜買之於新楊狹斜。

公度 培元安神湯

老實（一味）（專服此藥極佳）楮幣（式百兩）藝者（數枚）新衣（十件）
加長門樓上酒飯作引，用三絃湯送服。

桂閣 知是千金方所載，就某醫而買可歟。

公度 老實一樣，僕極多，此藥彼願就買，奉送可也。

桂閣 魏氏獲病之原因抑係何事？

公度 吾不得而知也。

（魏氏笑起來，回到他自己的房間去。）

桂閣 前日舍親梅仙招梅史翁，弟亦與焉。乃欲招君及廖君而通信，豈圖兩君不在，蓋遺憾也。

公度 是日值他出，多感厚意，爲我致謝，暇日當詣其廬，並謁其夫婦也。

桂閣 當日敝邦儒石川鴻齋者侍坐，語曰：以本月陽曆拾柒日與君及梅翁欲訪弟墨水廬，而轉告之於梅史翁，不知君知之否？

公度 梅史既已告我，至日若稍暇，定當來也。

桂閣 如廖君復閑，則伴（其同來）。

公度 廖君事稍簡，計是日當暇，俱來可也。

桂閣 鴻齋問弟於公署才子屬於誰氏，弟告以君博識多聞，他頗慕之，而有此言。不知鴻齋嘗有來公署與君敘話否？

公度 敢謝過譽。石川氏曾於天德寺中見之。彼亦曾來，僕無暇，未之見也。

桂閣 拾柒日之約也，豫造數百張冊子數個（當作「本」），而以十二點爲會期，盡日筆戰爲樂耳。君如不臨，則舉（座）失望，伏冀賜光顧。

公度 來此十之九，不來者萬之一而已。

桂閣 業已約鴻齋先到府上，伴君等一齊走車請了焉。

公度 可也。

（這時候潘勉騫、劉靜臣等來和他商談重要的事，就是想買日本的粟來救濟中國的饑荒。）

桂閣 想公務鞅掌，如弟原閑游之身，何妨公務？

公度 此間坐，自不妨。

桂閣 大抵以何曜日何點鐘爲閑暇歟？弟卜其日時而進府，則似無妨。

公度 能卜夜更妙。此間事無定，無所謂某曜日爲休日也。惜相去太遠，若在比隣，則僕於暇時造尊齋尤妙也。

桂閣 今者萬里猶比鄰，何謂東京中僅僅數十里之遠乎也哉。奈何宵短而難敘話，別無佳期乎？

公度 此間應酬亦復不少，稍暇則坐馬車中往東西南北答拜。然匆匆而過，無幾人可筆談者，殊無趣也。

桂閣 答拜之多，爲何而如此忙也。

公度 東西人皆有之，自官吏以外，通漢學者而來此者亦有之。

桂閣 我華族之班而來談者有否？

公度 松平慶永，有馬道純、植邨家壺皆來見過。聞華族會館將移過博覽會，是否？

桂閣 弟是非會館一班之人，故未知也。而君門之於誰？

公度 會館非凡屬華族皆共之乎？抑現居住者乃共之乎？是語聞之犬久保，他人亦言之。

桂閣 雖居位者皆共之，弟輩固非其班之官吏，焉得知其未發之事？

公度 聞舊華族會館外務省以數萬金購之去，故移徙也。

桂閣 欲知之，則宜問其班列，弟未知。

公度 此間嫡庶之禮若何分別？謂妻之於妾，其待之之禮如何？

桂閣 敵邦禮儀大廢，與古者不同，幸以現時所見，勿責其無法。

公度 如今欲娶妾，則士族許之乎？

桂閣 四海之內皆兄弟，誰無不許之。

公度 其妾之父母則待以何等之禮？

桂閣 聞廖君小星乃係士族，不如問他父母。

公度 是無論矣。如今士大夫有女能嫁人作妾否？

桂閣 如肯則君欲娶歟？

公度 僕不欲賃之，而欲娶之，幸道其詳！

桂閣 買妾不如娶妻。

公度 欲買妾，又欲士大夫之女爲妾。苟不能言買，則言娶妾亦可。

桂閣 凡敵邦士大夫之風，其富或志高者，乃不使其女兒爲妾婦；至其貧且謙卑者，乃許之。若欲求之，則不如擇良家女而娶其嫡室。恐君憚故鄉之獅子吼。

公度 敵邦不能有妻娶妻，惟南方有名曰二妻者，其尊卑之禮不甚殊，故士大夫女皆可爲之。僕之先問妻妾之禮若何分別，蓋爲此也。如貴國禮不甚殊，殆無不可。敢問貴國一人能娶二妻否？

桂閣 敵邦妻妾之禮，現時如君臣主婢，又一夫娶數妾亦有，蓋非英雄豪傑不能爲也。

公度 如買妾則買之何等人家？其價約若何？

桂閣 弟頃作買妾論，而欲呈君，其稿半成矣，一二日內淨書呈之，其詳則觀之可知。

公度 急欲聞之，幸先以大概告我。

桂閣 不限何等人家，豫約金大抵數百金，叫之曰整具金，蓋充自己家香奩整齊之件也。

公度 此整具金非其父母受之乎？既買之矣，則他日携以西還可也，故僕不欲賃而欲買。

桂閣 想君故鄉可有夫人，何故出此言？

公度 在敵處則一妻而十數妾有之，不足怪也。

桂閣 整具金其實父母收之也，非必整香奩雜具。

公度 若買藝者之類，價值當稍貴？

桂閣 容儀嬋妍者約不下二三千金。

（樞仙公事幹完，到這裏來。）

桂閣 此間不忙乎？如忙，則當告退，請說其實。

樞仙 頃間發一文件，故未奉陪，今事已畢，可暢談矣。

桂閣 那文件係差何？極是大者也？

樞仙 是送外務省。

桂閣 外務省中誰氏能擅文墨、能通典籍？

公度 未見幾人，不甚知其詳。有宮本小一能作詩，聞有石橋政方通古文，未之見也。

桂閣 敢問敝邦官吏，誰能會中華學問？

公度 未知其詳。據所見者，修史館之重野安澤，又青山延壽皆甚佳。

桂閣 現不見小星，晝間無光芒，果然否？

樞仙 既謂之小星，則白晝不能見矣，蓋月朗尙且星稀，况赫赫太陽乎？待太陽傾後而顯歟？惟乖銀河一年一回之好會。今者遠隔東洋大海，比銀河更迢遙矣。君每夜爲乞巧奠，何稱其迢遙？東西兩地，兒女各殊，在此地而竊效乞巧，殊苦不似。

桂閣 有詩云，「勿言天上會相見，猶嫁人間去不還。」

樞仙 丈夫志在四方，何必妻妾是戀？况瓜期有定，非黃鶴一去不返也。

桂閣 黃鶴樓中，概况可想。

(何子綸來了。)

桂閣 弟未習篆體，惟以隸楷行草各隨命耳，如尊寫楷書則抽象。

子綸 弟前時所寫三字，可謂班門弄斧矣。

桂閣 現敝廬之寶物。弟所贈令兄之書，看否？

子綸 已看了。

(中略)

桂閣 每每來受教，晚生爲之稍伸才氣矣。刻告辭。壁衣之尊寫，願速成，且十七日之約，宜斟酌公務之間而光顧也。

公度 敬謝謙遜，他日再暢談也。

(這時已是午後四點鐘，我告辭了。)

戊寅筆話 第十五卷

〔第一百零一話〕

（戊寅六月十六日早晨，我要訪問梅史，帶着借給他的和其他的許多東西出門，走到日本橋，驟雨來了，沒有辦法，只好到南傳馬町伊東屋去避雨，順便和馮雪卿筆談。這是上午八時的事。我對雪卿說。）

桂閣 弟約梅史以今日早朝相晤於公署，而途逢大雨，故進退維谷，君幸貸弟於簷下數刻，則幸甚。

雪卿 緩坐不妨

（我送給他一塊錢）

桂閣 前日拜賜佳作，蓬廬生輝矣，乃將微儀謹奉贈，幸乞笑納。

雪卿 僕小小之件亂塗，不敢受資。

桂閣 兄之以書畫自活者，如不受我物，則我想是客氣之人也。

雪卿 別友所來，只得受資。桂翁所來，况小件，若居然拜領，汗顏之至！日後必將絹畫奉敬桂翁。

（他送給我一小幅畫）

桂閣 受此佳賜，不可不爲其報。

雪卿 必要奉敬，倘桂翁哂納，僕心方安。

桂閣 永爲堂幅，誇曰「才友」耳。

（中略）

（雨停了，我坐車到芝濱松町桂香女士那裏去，拿出樞仙所託的紈扇來，請她畫畫兒。後來，我到梅史那裏去。）

桂閣 有數十百之談話，胡思亂想，殆失其順序，先徐坐敘談耳；以後玉體健全，微恙復大愈，蓋朋友間成歡也。

梅史 前日經橫濱，未得晤見，雖數日間，則竟似三秋矣。今日往聞香社否？

桂閣 聞香會詩會，不堪仰慕，弟些有事，不能往。

（我送給他一把長光刀）

桂閣 此刀鈍鏽，不可當高鑒，試携以呈。

梅史 此刀甚佳，拜賜感篆。

桂閣 此刀仍係敵邦備前良冶長船長光所鍛鍊，弟本欲併詩贈焉，其稿半成，礪磨未了，故即携而呈；後日詩成，則寫紅絹而呈耳。

雪卿 弟當作一詩奉謝。

(中略)

(梅史出去了。石川鴻齋來找梅史，我告訴他梅史已經出去了。原來鴻齋要和梅史一同到聞香社去，現在只好改變主意，和我一同到黃公度那裏去。樞仙也在那裏。)

桂閣 昨日蒙 厚賜，實意外之喜也，永以爲珍藏，恐欠其報物。

黃、廖兩使君。

弟源輝聲。

公度 團扇製自敵國，固非佳物，屢承琮玖之投，此特木瓜之報耳。

桂閣 惟冀永以爲好。

公度 沈君既往王泰園處。泰園函約君今日往上野家中爲詩會，未審既見否？

鴻齋 泰園書翰昨來，今日風雨如此，恐延期必矣，故僕來問其故也。而沈君不在家，去何處乎？

公度 沈君刻既去矣。

（這時候來了一個我還未曾相識的中國人，他會一點日本話，年紀大約三十三四。）

桂閣 高姓合名？因何會敵邦言語？其原由詳載焉。

縉堂 梁縉堂。

公度 是君在橫濱多年，故甚熟貴國語。

桂閣 在橫濱幾許歲？且活業係何？現在公署掌何職？

公度 從前曾在英公使署，兼通西語；英使偕來，逐通東語。今在公署爲繙譯官。

桂閣 官銜何品？

樞仙 銜同六品。

桂閣 他何故不作筆話？

樞仙 想是不慣筆話，縉堂東話頗熟，口談爲便。

桂閣 弟口訥不喜口談，惟以一枝筆換千萬無量言語，冀使他勉爲筆談，則弟之幸也。

（縉堂匆匆地走了。）

樞仙 請代求桂香女史之畫，曾轉致否？念念。

桂閣 過刻已遞與了，惟他甚慚惱，無卽諾。弟強請而去。

桂閣 何公使在館否？

公度 在家。

（鴻齋拿出送給如璋的書件來，交給黃君，黃君就交給如璋。）

（中間空白）

（鴻齋拿出芝山一笑的稿子來。）

鴻齋 兩公使及沈、廖諸公詩，輯爲一卷，名曰芝山一笑集。黃閣下急急賜一詩。

公度 此本幸留覽五日間，必有以應命。

鴻齋 閣下留此卷，其幸賜序言。

公度 弟亦當勉爲一詩。

桂閣 詩思變爲色思。

公度 明日卽遣樊素矣。

桂閣 使他思燕子樓中之事。

公度 不復言此事，僕行且仿石川先生爲假佛印，所謂「禪心既逐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也。

鴻齋 下假佛印之名，卽係樞仙。

公度 敝處賣西東食物者，大書曰「兩洋海味」。僕欲一嘗之，既知其無味，亦遂棄如雞肋矣。

桂閣 此語突出，不知爲何談想？是東洋西施乳含與中華妃子荔枝，而欲嘗之意歟？

公度 東洋卽「東施」矣，所謂無味者卽此也。

桂閣 必能有使吳宮如子胥之諫之絕色，雖東施家，其美却勝於西施家。

樞仙 閣下與何星使書，請再作詩辨其非僧，弟閱之不禁忍俊。昔賢云：「有酒學仙，無酒學佛。」則仙可也，佛可也。中土僧人，守戒律者，不敢食肉飲酒，又不得娶妻生子；貴國之僧，則皆食肉食酒，聚妻生子，與常人同，且不奉官

役，不納租糧，又勝於常人。弟曾有言：恨不得爲東洋和尚。閣下早晚脫却名繩利鎖，優游泉石，以詩酒自娛，當之可以無愧。弟會偶以爲假佛印，由今思，當卽真矣，乃欲辨其非，不亦多事乎？

鴻齋 僕素非辨僧與俗，贈答之詩，遂爲一假佛印；若無僧俗誤認之事，不爲一笑也。此一笑亦與虎溪三笑相類，蓋以爲千古談柄也。

樞仙 頃所云云，亦是笑話。不說不笑，何以消此淫雨之困？正可借此作笑柄耳。虎溪三笑，此又增加一笑也。

公度 當作一小引。

鴻齋 黃君爲芝山一笑小引，僕大喜莫過焉。

（這裏有何如璋使東雜詠的稿子）

公度 此詩皆草稿，隨後刪訂既就，便當抄呈，或以印送。

桂閣 滯留之久，不必緊急索之，十分刪訂之後，弟乃自抄寫而已。如到其時，則快貸弟是祈。

公度 稍稍刪定將就，卽將以呈；緣其中尙有不妥愜語，故不敢流傳於外也。

桂閣 弟閱何公使草稿，則曰：「小西湖山水，較之浙西山水，相去幾許」云云。是等言，則明言，非虛言，弟大賞焉。如刪定之後，或憚我羣小官員等，或厭腐儒迂生怒之，如除是等，則弟決無借得而抄寫之意。弟初見何公，知其人非浮薄諂諛，尊重尤厚，果有此作，弟欽慕益甚！伏冀弟借得何公寫就携貴國去之稿而抄出耳；至示敵邦人之稿，則弟決不讀也。

公度 何公告弟，俟刪訂既就，即以刊布，原無不可，此刻則未能。如閣下必欲之，閣下自請於何公可乎？亦以其中未能詳備采風問俗，初到多有不知故也。稍遲一二月便交君閱。

桂閣 弟欲乞何公，君如導弟，則俱往謁。何公如憚故邦羣小之愠，而刪其指我天子宮爲倭宮之類，則弟決不借也。

公度 卽欲刪潤此種之類。倭者貴國古號也，如稱我曰漢宮，亦原無妨。

（恰好如璋來了，我把使東雜詠的稿子和我們的筆談給他看。）

如璋 倭字卽和字轉音，在中土並非不好字義。

桂閣 華人謂敵邦叫倭奴，又叫倭寇，俱赫赫記載於史中，猶敵邦人謂貴邦人叫「豚

尾奴」，是重國輕他之義，蓋其本心而爲善良；如諂諛言之，則非正直士也。如璋順卽和也。奴字在中土亦是婦人自稱之言，係親愛之意。

桂閣 婦人稱奴定亦是賤稱。冀一二日中借尊稿而抄寫耳。如許之，則勝於有瓊瑤之惠。

如璋 仍有數十首未彙抄，俟抄齊再借與君一觀。

桂閣 現時先借得此尊稿而歸是禱。

如璋 現刻不好取去，俟檢點好取去。

桂閣 檢點之後，恐刪所憚，然則弟望空也。

如璋 詩不刪，惟字句之間，或有未善者，自酌定耳，非有所憚也。

桂閣 如刪訂字句，則必定多刪其所憚無疑矣。弟雖獲之，豈何爲快乎？凡詩文皆以氣節爲貴，失其氣節，譬猶有肉無骨，不如現刻携去，冀慈爺憐弟衷情。

如璋 詩之爲道，須推敲，所以字句時有酌改者，非有所憚而改之；因原者不佳，則改之乃佳，故遲遲將以佳者示君。

桂閣 初稿乃弟所欲，蓋慈爺天稟大才，鍾而成也。切允焉。如不允，則奪去耳。

如璋 遲三四日再送，斷不失約。

桂閣 弟貴其直言，不貴其虛飾；雖少陵、青蓮之詩，昌黎、柳州之文，苟有虛飾，則弟措而不讀。

（我終於借到了原稿。我對黃氏說。）

桂閣 何公已默許了，弟携歸，經三五日而奉繳。

公度 父命不可違。所謂默許者，殆視於無形。

桂閣 子不可以不爭父，况已許乎！

公度 聽於無聲耶？所謂「爭」之一字，豈可施耶？

桂閣 禮曰：「三諫不聽，則泣而從之。」况默許乎！何用泣從。

（我們轉換話題）

桂閣 大久保氏之遭刺客，公署之詳說謂如何？

如璋 大抵頑固之俗未化，十年來貴邦文明無進步也！

桂閣 口唱進步，心爲退却。中有木戶孝允，以早逝，幸免刺客，然亦不免後世伍子

胥鞭尸之事歟。

公度 近來傳聞如何？聞刺客黨與甚多，如何？

鴻齋 新聞妄說，俚巷之風，說（中間六字不明），非有實證也。

公度 刺客專委其罪於大久保，又欲鞭木戶孝允之尸，意倘謂此二人既死，國事即將蒸蒸日上耶？

鴻齋 南薩之人，偏陋頑固，數誤大事，與中國人議論不相合，故有此舉也，其實不知。

桂閣 弟獲刺客所懷之斬姦狀，異日譯之而呈耳。其中曰：岩倉具視，大隈重信、川路利良、黑田清隆、伊藤博文，是等皆奸惡不可不誅；如三條實美等碌碌斗筭輩，何用刀斧乎！

公度 其所言奸狀如何？外間人（即謂國人，以非當道在內執政者，故曰外間人）以爲當否？

桂閣 識者笑之，諂者恐之；如我輩者，則呵呵大笑耳。

如璋 諸人姦狀如何？不妨逐條書出。

桂閣 不如箝口。

如璋 若不說則詩稿……。

桂閣 以周勃之言答之耳。若欲問姦狀事，問於當路君子，如弟則山水遊玩是視耳。

公度 雖未詳言，亦既言之矣。行携此冊達之太政官，告源桂閣以誹謗朝政之罪。

桂閣 弟做方孝儒耳，何爲做呼豬狀之乎？雖訴之太政官而鳴罪，決無恐焉，却悅見

董狐、崔浩於地下，而相笑其愚耳。

如璋 如此則何以箝口。

桂閣 邦無道則退之義也，必定連累黃氏。

公度 無所連累，僕所言皆當也。

(中略)

(如璋走了之後，我在樞仙的桌子上看到伊藤博文送給何如璋的內國博覽會出品照像冊。)

桂閣 何公得之而甚喜愛否？

公度 既送來，則收之，函謝之而已。

桂閣 不知何公所懇請歟？否則何公在敵邦，此一切書籍器用之類，最喜何物？

公度 喜歡人物。

桂閣 喜歡什麼人物？

公度 無論智愚賢否，居上居下，皆喜歡之。

鴻齋 欲觀佳麗，無如西京；欲觀醜夫，莫如東京；欲觀英雄豪傑莫如古；欲觀懶惰愚昧之人，莫如近日。

桂閣 欲觀嬋妍嫵娜，亦莫如近日。

鴻齋 邦俗東男西女，東京實非婦之佳者也，些有俠氣；西京婦女，天下第一，其水清，其土軟，其情亦緻密多淫。

公度 東京婦人，有能擊劍者否？有能豪負俠氣如男子者否？有能通漢文者否？兼是三者，美惡老少不足計也，爲僕謀之。

鴻齋 能擊劍，善詩文者，皆有之，然不甚多，皆生翠帳紅閨中，不敢他出也，大抵係華族、士族富者之娘；其在柳橋，今春等者，惟是容貌而已，纔解彈弦，不足論也。

公度 華族、士族，不欲與人作妾，奈何？

桂閣 雖或欲作妾，亦不得不拒焉，其故何也？女子擊劍，則筋力則勁，手足恍如男子，如讀書屬文，則或勃率，議論利口是恃，如豪俠使氣，則其丈夫恐爲他所隸役。不如擇純良溫順女子而與之契偕老同穴。

公度 若不如我，則吾奴隸之；若勝於我，則俯首拜下風，彼奴隸我，何恤焉。

桂閣 然則擇周姬之婦可也，使他自罵文王。則便有一種女優者，當時已絕其業矣。昔敵邦諸侯盛蕃之時，不使諸侯婦女許往戲場，故有女優者而演其技，皆擇良家子女而爲之，他固優也，能舞劍，能讀書，又能扮男子，扮英雄，而手如柔荑，膚如凝脂，如是恐適君之意？可惜今者拂地而不見。弟嘗喜之，常時聘之矣，真個嬌嬌良家破瓜娘子皆來演，恍似趙飛燕、李夫人，可恨不使君等觀其美麗。

公度 若論古昔，則趙飛燕、李夫人輩，中土者極多，亦恨君不得也。

桂閣 否。彼輩現在諸方，然皆棄業從良。

公度 甚矣化之不可開，文之不可明也，其流毒乃至於此！

鴻齋 天下山水佳處，婦人極美。東京山水不佳，故婦亦多醜。如我鄉極山水佳絕，

生其間者，極美且麗。不到我鄉，西施、飛燕徒爲婢，亦恥焉。而男兒不甚佳，亦因風氣也，非宋玉以楚誇之比也。

公度 中土嚮來所稱美人國者，卽指東土；如君所言，僕固深信而不疑也。

桂閣 弟又聞：彼美人兮，西方之人。

公度 此謂歐羅巴之義大利耳。

（我們轉換話題）

鴻齋 日前同沈梅史訪增岳陽，岳陽贈詩於閣下。爾來數來敝廬，詰得閣下瑤作。閣下暇日其亦賦一詩賜之增岳陽？

公度 比鄰不遠，以爲無日不可過從，而卒未一往，愧慚！行且訂日相訪，並作一詩以解嘲。

（鴻齋請樞仙題字於扇子上）

鴻齋 爲（中間二字不明），僕季弟。日前張公使賜詩，想皆閣下書。觀此書，始知張公使書皆僞作。

公度 廖君是學張公使書法。

樞仙 黃君之言，足以飾非真學書於張星使。

鴻齋 否。張星使借廖君五指，非廖公學張星使。

公度 非學非借，亦真亦假，一切世事，皆如是也。

鴻齋 僕欲爲廖公說一言：爲張星使書者，可用草、行，自書必是用楷。不然，人懷

僞念。

公度 僕欲告廖公，如爲張公作書，當以左手。

桂閣 未盡其言。如作張公書則口頭插筆，或足頭插筆可也。

公度 總之，廖公自作書，不必學張公書法爲妙，勿使人懷僞念也。

桂閣 不如使張公歇授其書法。告辭，異日再來決戰耳。

公度 如此談鋒，可以一戰，他日再可一書，約會於墨江，但恨君不教吳宮美人戰，

座中少一隊娘子軍，以爲憾事耳。

桂閣 使木芝扮男子而戰如何？

公度 大是妙事。

（我走了，路上做了一首詩。）

(這天鴻齋與公度又作了以下的筆談，我沒有參加。)

鴻齋 敵國以文章名世者，五六十年來，頗有其人，曰：佐藤一齋也，安積良齋也，

野田笛浦也，齋藤拙堂也，鹽谷宕陰也，安井息軒也，藤森弘菴也，林鶴梁

也，紫野栗山也，尾藤二洲也，木賀浮風也。其他減一等者，賴山陽也，篠崎

小竹也，堀田虎山也。

其他皆鎖鎖屑屑，不足見。

公度 專集多未見，選本中曾見其十之六七，俱頗佳。林鶴梁集近見之，惜與安井息

軒皆於近年淪謝，未及見。

鴻齋 此中亦取純粹者，以息軒、宕陰、良齋、一齋爲最。

公度 所點五家皆未見。現存諸公，近日負當世名者爲誰？敢問。

鴻齋 在世之人，其文甚少，在東京者，僅僅不足屈指：大橋訥菴（在小梅），古賀

謹一（在淺草），其他不知也。在編修官者，以川田剛、重野安釋、中村、青

山等爲魁首，然比之二十年前人，其降數尋矣。

公度 有蒲生成章者何如？又有芳野金陵老輩又何如？蒲生之全書，有藏之否？僕頗

欲討論。貴國典章，聞禮儀類典五百餘冊，恨非漢文；大日本史之十二志又未刊行。有何書可以供讀否？敢問。

鴻齋 全書無。僕處古書，無可證者，間有之者，皆敵國之文。史書大日本史既盡矣，其他糟粕耳。以敵文所志，間有數卷中僅僅得一二段耳，未備也。

公度 大日本史有紀傳而無表志。欲考典章，必於志乎。僕急急欲得如史志諸書覽之，恨其不知也。

鴻齋 日本外史初卷有引書標目，僕不悉記，請在館中示之耳。

公度 各史所引書目，多和文者，僕意欲得漢文者耳。

鴻齋 有和文者，有漢文者。然漢文前古草昧未開，惟綴文字耳，恐文法不調，倒轉助字，不得其法，難讀也。然一一旨示焉。請取來外史標目。山陽著外史，文章粗漏，實事大誤，非士君子間可行者。二十年前，有鹽谷宕陰者，蒙台命，欲著國史，不成而歿，於今爲遺憾。其草稿，其家僅在，然不全備也。山陽惟一時賣暴名，其實學力淺薄，不足取也。閣下讀其文可知耳。

公度 山陽蓋一豪傑，近於蘇氏父子者流，非徒區區與文學之士爭得失於行墨者，其

筆力亦殊雅健，但論博學，則不可知其何如。後人從其書而正其誤，亦可以補正其失，然其人不可得而毀也。

鴻齋

閣下以山陽爲蘇氏之流，實敵國名譽，幸甚。然山陽氏父春水者，以（中間二字不明）取一時之文柄，外史大抵父手所成。父友有武景文者，其稿過半成於景文之手，外史引書數十部，實非山陽氏所閱讀也。此時日本史未行於世，惟以寫本相傳，山陽未及讀之，故自日本史所引用，誤謬亦不少。

公度

春水聞其名，武景文則所未聞也。自來史書，出一手者甚少，如史記、漢書等類，亦出自父子，通鑑則皆借助於其友，實無足怪。其時日本史雖未刊布，謂山陽未讀，恐未必然。日本史之刊布始於何時？

鴻齋

既有日本史，山陽見其寫本，外史著之後，始刊行。然價貴，山陽不能償之，僅取贊論而藏之，是賴氏所自言。想山陽讀日本史僅一過，當著外史之時，不置之坐傍也。

公度

日本史贊論，當時安澹泊，以爲不可以臣子褒貶君父，故未刊，至今猶只有寫本無刊本也。山陽假寫本讀之，正其勤力處。君所云云，殆誤記矣。

戊寅筆話 第十七卷

〔第一百一十話〕

（戊寅七月六日午前，我到芝公使館訪問梅史，却碰見一位少年，不知是哪兒派來的，一會兒就走了。）

桂閣 君先暫憩。

梅史 數日不見，甚念。

桂閣 近日天氣熱，又霖雨，故過行幾十餘日，大致契闊。今朝憑昨日雨催涼矣。弟命車而來，忽復午熱頗酷，幸使弟五尺之軀，憩暑於高軒旁，緩緩相談耳。

梅史 甚善。自橫濱歸後，連日遇雨，近龜谷省軒約選 貴邦之詩文，故不得來訪。

（我把舊雨詩鈔拿出來）

梅史 西島蘭溪、青山雲龍之詩已選出矣。

（我嘴裏說：「春嶽死了。」）

梅史 松平春嶽，僕以爲一貴官，不知其詩甚佳；聞西島伯繩之言，近日作故，惜之！恐訛傳。

桂閣 現在小石川居住。

梅史 僕嘗往訪之，伊亦來公館。

桂閣 敢問：伯繩氏說春嶽已死乎？

梅史 云前日之事。

桂閣 弟元與春嶽無知交，故未知其死。如西島氏春嶽之友，而說其死，則恐非訛傳。如我未見其死於新聞紙也，非親戚則無凶信（訊）。

梅史 閣下家內有先公之集否？或詩文有存者，亦可付弟選之。

桂閣 請問君當選東洋人詩歟？敝家祖宗多嗜文墨者，故其集亦頗有；奈何敝家列祖皆蒙賚於德川家宰相矣，世實居於城側，故屢遭迴祿，其薰燒燬者甚夥，弟欲蒐輯已數年，未得其完全者，實弟積年之大遺憾也。惟有親家紀正倫源乘義家多藏其家祖先之稿者，如有意，則請借付君。

（不久，有人送簡單的飯菜來，我們都吃了。）

桂閣 前日所言之墨水鷗燈，無雨，則每夜七八點時浮焉。遠望之，點點煒煌，恍似明星落洲渚；近望之，恰如羣鷗游中流。君如有意，則度聞香、天德兩處而觀之可也。何公、黃公、廖公之內，如有閑暇之人，則相伴如何？登那植半酒樓，一酌，而縱觀，則便了。惟七八點刻亦無妨歟？

梅史 弟與二公使及友人言之，均甚喜，欲來，惜雨多，故未果。俟天晴後當來也。

(中略)

桂閣 據新聞紙上曰，一昨日大臣三條邀公使於芝離宮張譙席者。離宮乃柴灣離宮歟？而其情景果如何？

梅史 亦不過尋常聚會之情景而已。

桂閣 所會之華人誰誰？倭人誰誰？大約示之！

梅史 華人二公使及參贊也，日人不知。

桂閣 三條公躬親筆談否？將公作詩否？公使及君等亦有詩否？

梅史 此等譙會，略談數語，亦不作詩，蓋官套也，自然親作之。

桂閣 條公弟未晤言之，其人才學人品如何？請密告君所見。

梅史 弟因有服，不著禮服，故不與達官來往。聞公使云，亦一和平謹愿人也。

桂閣 此遊不許有服者同往歟？實是不雅之遊觀。

梅史 公譙當著補服，掛朝珠，冠上頂戴，如弟有花翎者，須戴花翎；弟今不著禮服，故不往，非不許也。

桂閣 如聞則是公譙了。弟想一定是條公所邀也（下略）。

梅史 雖是條公所邀，但弟與條公未曾晤；條公既爲貴邦宰輔，公使亦禮服而去，弟亦必須禮服也，故不同去。

桂閣 稱私譙可也，豈何禮服？

梅史 貴邦之風俗如此耶？若在中華，則此等私譙亦禮服也。

（我請梅史寫字在扇面，梅史寫了一首和我的原韻的詩。）

豆架瓜棚啼緯蕭，蟲聲涼影不堪描。閒來栩栩夢蝴蝶，藤枕桃笙度此宵。

桂閣仁兄大人以箋索書，卽次其韻答之，並請正字。

沈文榮。

梅史 此扇是誰？要落款否？

桂閣 復我携的。

(黃公度來了。雖然今天熱得很，他却穿著夾衣。)

桂閣 黃君專房，精神衰耗，故午熱猶覺冷。

公度 既遣之。

桂閣 弟今與梅翁欲同訪王治本於聞香社，不知君亦同往否？伊地臨西子湖，其涼爽

復勝芝山。

公度 未暇。

桂閣 脫阿常姐之側？

(公度也在扇面題詩)

紗窗涼雨夜蕭蕭，紅豆青燈對影描，相見時難相別易，十分孤負可憐宵。

率筆次韻，乞

源侯正之。

黃遵憲。

梅史 難易二字，高作中之大眼目。

公度 大作甚好。是子亭亭玉立，未甚牢穩，恐亦蝴蝶之乘風飛去也。石川氏僕送與

古詩一章，君見之否？

桂閣 未見。

（這時候，何子綸來了，在扇子背面畫墨梅。）

桂閣 弟嘗閱書，知宋代有黃公度者，著私史，論秦檜之事，不知此人傳載宋史否？

梅史 見於宋史，然無專傳。我國史之例，事多者立專傳，其餘則附見他人傳中。

桂閣 此黃氏人品行狀如何？

梅史 亦是正人。我國人多，世久名字多重者。

（下略）

戊寅筆話 第十八卷

〔第一百二十話〕

（戊寅七月廿日，我打發房吉送兩把團扇和十數盞鷓鴣燈到公使館去。）

（這是我寫給何如璋的信）

子猷慈爹大人閣下：兒前日虔呈寸楮，具陳奉借紅樓夢一書之事，誰圖爹不在家，小价空歸了。伏冀現時切請公度兄而貸焉。如不貸，則照前日所陳之罰法而處焉。

團扇（二柄）奉呈

子猷、魯生兩公使

鷓鴣燈（十四個）

右奉呈

少爺、張子敬二君，冀命貴僮奉送焉。此燈之用，或懸軒，或提手，或放池，

更各妙，請試焉。

七月二十日，乃六月二十一。

(這是黃遵憲代何如璋寫的回信)

團扇，鷗燈均收到，當以轉呈兩公使。紅樓夢送備清覽。即請

桂閣賢侯大安

六月廿一日黃遵憲頓首。

寅戌筆話 第二十卷

〔第一百二十二話〕

（戌寅八月初十日，我接到了這一封信。原來昨天該接到的，但却延到今天才接到。）

明日（陽曆八月初十日）十時，祈 台駕來館吃萬壽賀筵，勿却爲幸。此致，卽請

桂閣賢侯近安

何如璋

頓首

張斯桂

陽曆八月初九日

（八時，我帶着高木、房吉兩個人，坐人力車到公使館來，在梅史的房間裏筆談。）

桂閣 今日蒙寵招，不圖得列華筵，其喜可知。東洋小生源輝聲謹賀 大清國母萬壽。謝謝！

梅史 今日泰園、琴仙亦來。

桂閣 敵邦來賓係幾名？

梅史 惟君一人。餘爲泰、琴。

桂閣 據鴻齋言，前日亦有 萬壽節賀筵，弟甚憾不列其席，想敵廬路遠，伏暑酷烈，故無寵招之事，而實憾不嘗其盛饌。幸今者尊函到來，雀躍飛跑耳。其前時賀筵之時，相會者鴻齋、梅仙之外，係幾名敵邦人？

梅史 日前之事，因鴻齋能餐支那饌，故招之。梅仙適來，故留令嘗，然恐梅仙之不能下咽；及食，鴻齋與梅仙竟能大嚼，異甚。後知君亦聞而慕之，故特來奉請，若嘗之而可口，異日請客，當治華膳也。

桂閣 想弟亦恐不能下咽，且弟有病，油膏濃物，不能多嚼，故請君乞 兩公使允許，使此高木正賢子在傍坐，餐弟所剩之殘饌。幸乞之公使，則幸甚。

梅史 當言之於公使。

桂閣 僕常攝生，於一切食物，不敢饜餐，雖敵邦饌，太切（原文）皆剩焉，所嘗不過一、二個。如萬壽高筵，不能悉嚼，却似無禮，故僕用意，同高木子平生喜饜餐而伴之，欲以飽其盛饌。伏冀使他坐僕後邊，則杯盤恐使酒肉空空了。

梅史 說得有趣之極。

桂閣 異日欲將華饌饗兩公使及諸君，不知何處有此庖人？如那會芳樓路遠，且鄙野不便。頃據齊藤拜石云，入船町王惕齋處有此庖人，想是那周文明，如他，則恐其調理亦極下等。

梅史 君可不必，弟所云者乃指公使他日請客也。

桂閣 僕如請客，治華饌，則向何處買辦至便，請告示！

梅史 此地無庖人，會芳樓之庖人亦不甚佳。

（這時候，樞仙來了。）

樞仙 昨到王惕齋處，見所懸賢侯自撰書，令會祖母碑碣拓本甚佳（書甚古厚），未審能見賜一紙否？七洞天樵白。

桂閣 尙剩一二葉，明日乃奉呈。惟恐其文拙劣，其書鄙俚，幸賜兩政，則幸甚。七

洞的係何事？羅浮山邊有七洞否？

樞仙 天下洞天福地，以崑崙爲第一，羅浮爲第七，天台爲第九，故梅翁亦常稱第九洞天樵者。

桂閣 自二至八，一一示焉。

樞仙 此却記不清。請問梅翁，不知能記得清否？

梅史 亦記不清。第二至第六乃五岳：泰山、嵩山、衡山、華山、恆山。

桂閣 不知阿信居第七乎？

樞仙 五月中既開發出去，鴻飛冥冥，（一字不明）人何慕焉。

桂閣 未得新婦乎？

樞仙 有待，弟實欲買得者爲妙。

桂閣 聞公署頃下令使衆別嬪一時斥逐，果然否？

樞仙 未見明示。

桂閣 買妾復不傷乎？

樞仙 買妾則名正言順，可對君父。

（這時候我們都到餐廳去。黃公度、廖樞仙、沈梅史、王泰園、王琴仙、高木氏等圍着一個桌子坐。另一桌子旁邊有潘勉騫、馮湘如、梁縉堂、魏梨門等坐着。聽說公使在客廳裏陪着美國人麥嘉諦吃飯。）

桂閣 此炕爲誰設？

琴仙 亦不過有客來暫坐。

（我看見一個新來的人）

桂閣 著緇衣之人姓名何？

琴仙 何大人本家（族內）。

定光 何定光。

桂閣 現任何職？以何掌官出仕扶桑？

定光 我中國國子監大學生。

桂閣 近日來我邦乎？或與何公同來乎？

定光 卽月到貴邦遊玩。

桂閣 常時必然在北京歟？而位爵何品？

樞仙 何君原由家鄉而來，未到北京，現亦未仕。

桂閣 尊字尊號叫做何？何公何等親？

定光 小號小明。（何公）與家大人是兄弟輩行。

（桌子上滿是菜。起初也擺着瓜子兒、杏仁等。他們再三對我說：「請吃！請吃！」）

桂閣 擇其可適口者徐徐下箸，決勿促之。

黍園 先下箸方知其適口。

桂閣 此羹叫何？其中以何酌製之？

黍園 魚翅。

桂閣 此酒叫何？如何酌釀之？

梅史 紹興酒。

桂閣 此物何的？

琴仙 雞肫、糯米。

（他們又對我說：「請吃！請吃！」）

桂閣 弟以徐徐下箸爲好，意先試問其名與其製，而爲後學亦頗可。

泰園 炒雞。

桂閣 此物如何？

琴仙 海蜆（海中物）。

（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請你多吃！」）

桂閣 弟非饕餮之輩，徐徐下箸，決勿勞意。

（現在，海參湯端上來了。）

桂閣 海參助陽物之勢。

泰園 海參出於越州。

桂閣 以姚江爲第一，與越州其形相同。

（他們又說：「請吃！請吃！」）

桂閣 弟之強乞列此華饌，則不啻饕餮佳饌，要欲其陳設杯盤，招待他賓之禮儀也。

故縱令不饕餮（「饕餮」皆原文）其佳饌，亦弟喜勝於併食穆之十人饌（原文），是無他，自今以後，方公使駕臨，照此調理，而欲整魚肉鳥肉，決勿怒

弟無禮。

公度 中國禮俗，客就主席不飲食爲大不敬，欲守吾禮，則不能恕君過也。

桂閣 我邦之禮，以主客食不食任自己所喜爲好，却以應人之招或托病不來爲大無禮，大不敬。

琴仙 敝邦必以主讓客，客不食，則主亦不下箸，故無物必讓之。

桂閣 說得有理。果然，則君何故叨饗餐諸色。

琴仙 弟讓，閣下不食。

桂閣 惟飲而已。是係何酌？叫燒賣則何物？

泰園 猶糕食也。

（我累了，箕踞而坐。）

公度 箕踞又大不敬。

桂閣 我有白眼看他世上人氣象。

公度 看他們可也；若我輩，諒足下必不敢。

梅史 君不但箕踞，又眼大於箕。

桂閣 此物叫何；

琴仙 豚肉也，名曰東坡，因坡喜此烹調。

公度 山鯨之一種。

桂閣 朝雲所云，他酒肉云云（原文），果係此。

琴仙 芋齋。

（飯端上來了。）

桂閣 飯硬如岩石，東洋人腸胃軟弱，不堪吃焉。惟胆堅如鐵，能併吞五大洲浩然氣。

泰園 飯太濕不好。君如嫌燥，可用湯淘。

桂閣 方以話高木以談併此一對而足謝此盛膳（原文）。

梅史 請君來此，竟不能飽，歉甚！（下略）

戊寅筆話 第二十一卷

〔第一百四十四話〕

（戊寅九月六日早晨，石川鴻齋寫這封信給王泰園。）

恭奉白簡，久不拜 尊容，伏維動履安祥，欣喜曷加！日前所賜 高作，漸付劖劖，發兌在十月，版權未下，故遲延及今日也。昨訪沈梅翁，偶蝶兒不在室，聞頗恣貪鄙，故割愛絕繩。忽有一少年，豚尾辮髮，長袖行膝，兩耳著垂環，談解邦語，僕無聖眼，不能判其雌雄，男裝女飾，容貌殆不可辨也。問之梅翁，翁曰，是粵人也。問其男女，笑而不對。蓋我國頑童，有男爲女飾者，且有藝妓中爲男裝者，梅翁之侍僮類是者歟？然混混沌沌，陰陽未判，詹尹擲筮，京房棄龜，徒眉下懸，慧珠者不能辨之。

閣下素具真眼者，一目必炳然，因呈書乞教，冀垂示焉。

王晉卿仁台閣下

佛印老衲九拜。

（因此，午後一時，我到梅史那兒筆談。有一位年約十七八歲的中國少女在家，阿蝶却不知哪裏去了。）

桂閣 秋暑未退，大致疏闊。今朝秋涼，乘興而來，觀燕齋文物排列，暨美人新來，頗感慕。君富瀟灑風流，敢問美人艷姓麗號，籍貫妙齡，且會書畫否？

梅史 炎暑蒸熾，僕與閣下皆畏之，故十餘日疏闊也。任、梁兩友去後，收拾書室，此後友人至者，庶可安坐。阿蝶每日需索，憚於供應，故別覓一廣東婢，姓王名瑞，聊以供烹茗掃地而已。

（這天梅史將房間騰廣了。）

桂閣 闢土地，霸三國。

梅史 廣土衆民，君子欲之。

（這裏掛着邵曰濂的聯幅）

桂閣 邵公於學樂餘而爲知己（原文），今見此書而如故，冀馳貴信賜邵公書一葉於弟。此邵公出身官爵籍貫請明示！

梅史 餘姚人。父爲一品官。此人現爲翰林，與弟同年作舉人，故稱同年。

（樞仙來了）

桂閣 從花砲興敗以來，不接尊眉。敢問公署有一段風流冤家之佳話否？

樞仙 近日公署公事照常辦理，惟各人私事則無一順遂，殊悶悶過日。不審閣下有

別品無字妹可贈一人以消遣否？

桂閣 古詩曰：「醜妻惡妾勝空房，」想君欲揀一嫵姸，故難得也。如欲揀如梅翁之

廣東婢者，則必多有。

樞仙 僕所期者東國之秀麗無字妹也。

桂閣 東國秀麗，以芙蓉峯爲第一，如那白居易所言，「芙蓉如面柳如眉」句則爲

好。「無字妹」三個不解，蓋曰無文字歟？

樞仙 「無字妹」謂未字人之女也，非無文字之謂。（婦人謂嫁曰字，易曰十年不字

卽無夫家者也。）

桂閣 有有，頗多有，未有其真然黃花女子，而口惟言未嫁耳。

樞仙 此亦不必深究，但觀其貌如何耳。

桂閣 貌好者極多，情濃者亦極多，獨不有其無字妹之真者也。

樞仙 若得貌好情濃者，余無憾矣。不誠可購歸否？倘仍是雇人，則恐余情殊爲濫用。

桂閣 得貌好情濃者，則在財貨之德，不在情愛之處。若論購歸，則惟在君之方寸，非預所可言也。

樞仙 不先言明，終非正辦。

樞仙 前日請書畫紈扇已就否？

桂閣 罪在桂香女史。

樞仙 閣下曾寫否？

桂閣 女史未寫，弟何越俎？

樞仙 宜靜以俟之可矣，毋過迫也。

（黃公度來了）

桂閣 貴恙愈否，時一冷一暑，請自重！

公度 久不相見，想酷暑不出門，道體定獲佳勝。弟比來爲病累消瘦許多。前閣下招

飲及貴舅氏紀家之召，均不能赴，多謝厚意。

桂閣 聞尊恙係痔疾，謂其病勢如何？

公度 病痔十餘日不能坐，又時患嘔吐，比尙未愈也。

桂閣 其劇者乃疼歟？癢歟？使美人舐之如何？

公度 爲無美人舐，所以不卽愈也。劇則痛癢皆相關，此刻尙未能久坐也。

桂閣 聞廣東地方暑熱酷烈，如今者處暑之時候，比之敵邦則如何？

公度 廣東比此更熱，然此間熱至八十五度以上，使人煩悶，蓋海氣鬱蒸，或土性異也。廣東殊不爾。

（石川鴻齋也來了，他從懷裏拿出這首詩稿來。）

贈梅翁侍僮王瑞氏

窈窕又嬋娟，清姿恰如仙。丰肉還微骨，鬢輔宜笑嫣。辮髮一條長，耳環垂兩肩。短袍無五彩，不敢施釵鈿。聞自南粵來，甲可二八年。翩躚能舞曲，長歌善四絃。形容異綠珠，復不似董賢。不知男耶女，眼瞠不亮然。主人笑不答，退問之史編。史編卜不兆，詹尹把筮捐。當日混緇素，今亦想前愆。借問

秋夜夢，深閨與誰眠？

（梅史和韻而作）

秋宵月娟娟，抱月思飛仙。無奈花間蝶，相對口微嫣。碧玉嬌回身，錦瑟長及肩。朝朝求羅綺，夜夜索珠鈿。寵新矜玉貌，愛弛恃芳年。因覓康成婢，得此鮑四絃。獻果禮詩佛，烹茗侍高賢。本無薜英姿，素面但天然。開鏡舞粉黛，添香捧簡編。良異斷袖癖，庶無秋扇捐。柔情固易辨，佳期未可愆。如何佛印僧，欲嘲琴操眠。

鴻齋 覓鄭康成婢云云，此僮定知善吟咏，亦足閨中興，可羨。

桂閣 聞王美人在橫濱，能知日本語，不知在橫濱何地方、何商館營生？何幹的？

梅史 此亦友人所贈，不知舊屬何處也。

桂閣 「夜半無人私語時」，何不問之？

梅史 出家人何預人家事，佛印真假矣。

（梅史出去了）

桂閣 弟嘗遊橫濱商鄭典臣，此人廣東籍也，蓄妾徐氏，名玉笙，容貌艷麗，纖手細

腰，弟於貴邦女子，未見如斯之美人。至今日見梅翁婢，而却不美此徐氏。

公度 梅翁但求果腹，不挾精粗如此如此。橫濱商又有一姓鄭者，以一千八百金買一日本人爲妾，今四年，言語舉動，皆與廣東人無二也。

桂閣 此鄭名字何？

公度 名文饒，字誦之。

桂閣 王美人頭髮亦辮。弟見那鄭家之徐氏，非如斯辮者，不知扮侍童否？

公度 廣東婢皆辮髮如男子，嫁則異矣。

桂閣 佛印而不呈書於東坡，却呈書於晉卿，其意恐屬晉卿之家姬是無疑。

公度 閣下今觀之，知爲男女否？僕尙未敢驟決也。

（中國少年來了，梅史也回來了。）

桂閣 所來之標致少年姓名官職居何？

樞仙 是麥繙譯之義子姓金名備，是王泰園兄同鄉人。

桂閣 姓加印刀二字，則可帝蜀國。

公度 麥嘉締爲美國人，是（人）爲一半美人；是人幼養於麥嘉締家，通美國語言。

在深及仙在茶乃一語

有眼去意這到這六一六心

知色之國志一語聲名已於平聲說曰不說

色色名曰一語聲名已於平聲說曰不說

平聲又謂之平聲五聲皆平聲曰平聲五聲皆

平聲之平聲之平聲也

此書乃明中葉本善古其法

之善也乃其法備矣

地不遠者心必隨之而矣

人之法法也乃氣之法也

行一命前之平聲也

其法之善也乃其法也

此中此也其一則其全也其一則其

他也其善也乃其法也

地也不遠者心必隨之而矣

人之法法也乃氣之法也

明法之善也乃其法也

其法之善也乃其法也

其法之善也乃其法也

其法之善也乃其法也

其法之善也乃其法也

其法之善也乃其法也

其法之善也乃其法也

其法之善也乃其法也

其法之善也乃其法也

其法之善也乃其法也

其法之善也乃其法也

桂閣 以何緣故爲麥氏之螟蛉？

梅史 此人之父爲麥氏通事，早死，故麥氏育之。

(宮脇通赫來了)

(中略)

(我把羅貫中寫的書給他們看。)

桂閣 前日領三國志之高鑑，而此俗本那羅貫中之作歟？見其書中，註釋叮嚀，不知何人註焉？弟想此書罕世矣，購之亦有益歟？將無益歟？然而參考雙方異本者亦不無益乎？請乞明示！

梅史 購之亦可。

桂閣 請告此書作者暨註者之名，且賜高鑑。

公度 此書在明中葉本甚古，其註釋之名均不可考，中土流傳之本，惟有金聖嘆所批，知爲羅貫中作而已。羅貫中爲元末明初人，其他著述皆不可知，蓋此種小說，民間盛行，而藏書家及四庫目皆不著於錄，故不可知。此書爲明板無疑。此書比毛聲山別集金批第一才子書，其價值大廉。蓋敵邦人知有毛氏著，不知

此書故也。不知此書如在貴邦坊間，則其價孰與毛氏別集之書貴？

公度 明板之書藏書者不重之。然既爲古本，購之爲宜。敝土未見之。

桂閣 聲山別集凡例所載曰「俗本」者蓋是歟？俗本「乎」「也」「者」等字不正，且文字冗長，不知俗本的怎麼書？

公度 亦不知卽指是等書否？聲山國初人，其時明板書流傳極多，聲山有學問，其校正之本，終勝於流俗；然在當時卽爲俗本，在今日卽爲古書，購之正可以校勘同異，知其所長也。

泰園 書係古語，今日可譯以漢文而翻刻之如何？

鴻齋 民間小說傳敝邦者甚夥，水滸傳、三國志、金瓶梅、西遊記、肉蒲團數種而已。

公度 紅樓夢乃開天闢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恨貴邦人不通中語，不能盡得其妙也。

（這時候，泰園來了。）

泰園 紅樓夢寫盡閨閣兒女性情，而才人之能事盡矣。讀之可以悟道，可以參禪；至

世情之變幻，人事之盛衰，皆形容至於其極。欲談經濟者，於（此）可領略於其中。

公度 論其文章，直與左、國、史、漢並妙。

桂閣 敵邦呼源氏物語者，其作意能相似。他說榮國府、寧國府閨闈，我寫九重禁庭之情，其作者亦係才女子紫式部者，於此一事而使曹氏驚悸。

鴻齋 此文古語，雖國人解之者亦少。

公度 源氏物語，亦恨不通日本語，未能讀之。今坊間流行小說，女兒手執一本者，僕謂亦必有妙處。

鴻齋 近世有曲亭馬琴者，傲水滸傳作八犬傳，頗行世，凡百有餘卷，今現爲演戲行之島原新富座。

公度 貴國演戲，盡態極妍，無微不至，僕亟喜觀之，恨未知音耳。

桂閣 此書非爲戲而作，故方演其戲，近來俗輩換其脚色，却失馬琴本意矣。敵邦戲之妙者，以忠臣庫等爲第一，蓋因爲戲而作也。然其學問淺薄，非見還魂記、西廂記之類，皆可笑也。

公度 薩摩之變，既有演戲者，足下觀之否？

鴻齋 已觀之，大違實事。

樞仙 君前購金瓶梅，想已閱畢，懇飭貴价順携到署，俾僕等一觀，至囑。

桂閣 諾，必不食言。

(中略)

(這時候，通赫走了。因為天氣太熱，那個中國婦女拉下簾子來，打到梅史的頭。)

桂閣 (武大郎家) 紫石街頭天暮處，莫將簾子駭官人。(見撤席、上了簾有感)。

黍園 樓上無潘金蓮。

桂閣 他云先在張大戶家，使他死了，是以知爲金蓮。慎勿使孟玉樓小童入此室。

梅史 滿口金瓶梅。

公度 敢先告退，有事未了。

桂閣 偶弟之來，請緩緩相談，尊托公事去了？

公度 尚非限時刻爲之者，少座可也。

樞仙 名古屋之春信近有消息否？

鴻齋 既談梅君日前甘泉氏者，請公使寫貫序，日日促僕兩三回，序始成文之。公度君促名古屋婦乎？僕進退維谷矣。

公度 此亦如西門慶之鬧王婆，情急勢切，不能不爾也。

李園 君何善爲人作介，無怪敝（憊）於奔命也。是亦和尚多事，豈得謂慈悲心腸如是乎？

鴻齋 僕生於世，無一事誇人，唯欲竊積善事，滅罪障，故頗積陰德而已，却爲其所苦心神，閣下以爲如何？

李園 只恐陰功未滿，已惹煩惱。

（中略）

樞仙 名古屋之信，須急討來，不然，恐黃郎病入膏肓，將不可醫，奈何奈何！

鴻齋 有一婦顏如薜花，年亦二十左右，日前索之，有老母曰：「到西京，不日可歸宅。」想必有好男而到者。此婦實係貓兒，現今春頗發英名，隨財主去。聞財主已離別，今乃寡居，然未歸也。

桂閣 想是與李桂姐一般，業已使鴻齋氏剪阿良之一柳（絡）髮。

桂閣 名古屋者，不過我邦之一都會，難以曰大都，且其地窄狹，人情懦弱，雖女子猶有此病。婦人之性，惟愛其美，而不愛其性，是皮相耳。至其氣質瀟灑，志量貞潔，能事丈夫，則爲東京良家之子爲第一，豈何待那碌碌偏僻陬邑之女子乎？

鴻齋 此婦頗好讀書，日日來讀漢籍，故知之也。一爲西京人妾，以四百金所購，居一歲，再到大阪爲貓，亦復來東京，其美貌雖西施、飛燕不可及也。欲知其真，僕處有寫真像。

李園 此公翁初願所不及也。

梅史 和尙不誑語否？

鴻齋 僕不誑人，然此婦甚難配，若欲一見，僕可俱偕來。蓋此婦自誇容貌，今淺草兩國邊寫真標多掲載之，名小園，初爲神奈川縣令妾，後爲西京本願寺大教正妾，重後爲彌町米商妾，今乃寡居。其所配皆頗金滿主，故驕奢最甚，侍女亦有二人，其居比公僕一唱一彈，客擲數十金。然性好讀書，故來僕家聞講義。

今聞在大阪，不日可必來。然欲得之，所謂卞氏璧天下無二者，恐不肯也。

公度 寫真先乞一觀可乎？在大阪何爲？其土籍在西京否？好讀書，是漢文否？

鴻齋 僕教文章軌範，皆熟矣。今取寫真請先一觀。

公度 年不多，遂易數主，婦棄夫耶？夫棄婦耶？

鴻齋 驕奢殊甚，千金不足一月費，故夫棄婦也。然以容貌絕世，他夫交來求配，不知今有配否也。

泰園 他人不與也，但恐媒人先偷嘗滋味。

梅史 獻昭君如何不留下畫圖？

鴻齋 初撰東京三十六美人，又撰六美人，又撰三美，是三美之一。

樞仙 此假雨村業已占此甄氏了頭了，甄氏了頭乃閣下之愛妾也，誰敢在虎頭上捫虱？

桂閣 葫蘆廟內小沙彌頗張嘴。

泰園 想自聞大講義，則前日驕奢豈化矣。

梅史 公度當改稱蘭成。

鴻齋 今寫真來觀，畫圖尙勝，抱尋常一樣婦，勿流涎三尺。

公度 觀之而後信。

（我打發房吉到鴻齋那裏取小閨的照像來。公度看了，說。）

公度 是人性情沈鷺，吾畏之。

鴻齋 勿以淡台滅明，此人英敏散才，頗善弦歌，然閨閣中其老功手段，使人恍惚蕩然，「沈鷺」二字，雖不當不遠也。

公度 其英敏可一望而知；詳細觀之，則其中沈鷺，未易得其歡心也。

桂閣 弟相此人圓眼聳額，鼻孔朝天，長頸過度，毛髮不穩，想是一般兇惡之風。

樞仙 圓則俱圓，聳則俱聳，朝則俱朝，其妙真有思議者，試細參之。

桂閣 有閨中之妙味，固悍賊潑婦了，如那潘金蓮、李桂姐可以證。

樞仙 此則當無兇惡之相，第聰明漸露耳。

桂閣 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哲婦傾城，亦可畏哉！

鴻齋 本爲一華族胤，落魄流來都門也。故其容貌有出凡之相。然姐妃楊妃之類，傾

國傾城自是歟。

公度 是人終久不淪落下賤者，在大阪何所爲？

鴻齋 道頓堀。

鴻齋 石龍子曾曰：此婦後年可必配貴族。閣下言然？

桂閣 否。「人生勿爲婦人身，期年苦樂由他人。」

公度 光武曰：何由知非僕耶？

桂閣 光武又曰：娶妻當得陰麗華。

公度 彼爲帝王，終娶陰麗華。有爲者亦若是。

桂閣 已廢郭后矣，以之爲后亦可。

公度 誰氏？

桂閣 卑賤之小婦，不詳其姓。不過彼虛稱「街愚夫」，假謂成瀨氏輩族也，亦爲不穩。世有此類頗多，勿必爲真。

公度 食而知其味，乃可以言。即煩閣下覓一東京良家子如何？

桂閣 君之所嘗食者乃鄙野之菜蔬耳，而非大牢之滋味。如一味之，則筋恐不遑措。
公度 尊論極是！尊論極是！尊論極是！有求於人，必先下之，故不敢違君言也。

樞仙 請問東京良家女可購而貯之金屋否？

桂閣 求之非金，得之非媒，惟情一字耳。

樞仙 無媒之者，情以何用？

桂閣 有情者乃逢良家女兒，可自誘之，何待媒乎？如那宋江於閻婆，武大郎於金蓮，不知情之真者。

泰園 君諒無戲言也，如有戲言，罰當去勢。

桂閣 官辟頗妙。

泰園 公翁易名子山方可。

（鴻齋把小園的照片珍重地密藏懷裏，却被公度搶去了。）

公度 若其母見問，則言既授其壻矣。

桂閣 攫奪頗妙！君所爲却忠於阿良生母。

泰園 若媒者不力，罰亦如是。

鴻齋 卿等不仁，妄奪去寶物，若携來真婦，亦強奪之耶？遊仙窟中一綠林徒。

梅史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公度 是亦未可知。

鴻齋 既媒灼假小園，閣下具開祝筵。

泰園 他日得真面目，假面當還君也。

桂閣 小園如歸來，則弟請作主，聘似侑酒。

梅史 留此爲息壤。

公度 是亦藝者否？——西京？

桂閣 又是西都賓來誇東都主人。

公度 僕以後刻一印曰「東都主人」。

梅史 一個嬌姝，來自西都，賽過了石家綠珠。害得那書獃，朝思暮想，指望着同衾共枕，粉膩香酥。怎藏將小園春色，奪得來氣喘吁吁。問冰人，獻昭君，如何不留下畫圖？

公度 呀，盼得到佳期，汝是羅敷，儂是羅敷之夫，又何用一幅真真小畫圖？

泰園 終是你冰人太糊塗，說這麼天上有，人間無，害得那小書生，病成相思，淚眼欲枯。

梅史 可與小園歌之。

桂閣 使小園爲雪兒如何？

公度 呀，從今後，我想你柳腰櫻口，花貌雪肌膚；朝朝暮暮，當你個觀音大士，焚香頂禮唱「南無」。

（今天的筆談，大家都聚精會神，很有興趣。我走的時候，已是午後五時了。）

戊寅筆話 第二十二卷

〔第一百四十七話〕

（戊寅九月十二日午後在梅史的房間裏筆談。）

桂閣 前日之宴會，惟有紀氏之信，而不蒙公署寵招，故余躊躇了。加（中間一字不明）天稍欲雨，犯沾濕，而行車也有害於敝體，以之不來，請恕焉。

梅史 因閣下不能餐，恐在此受餓，故昨日不招也。

桂閣 所賜之點心，眞珍物，頒諸舉家眷族，復及外族，寸裂無剩，味之者亦殆知其貴。

桂閣 公事倘閑，則敘談；若不閑，則宜歸了。

（公度來了）

公度 此種點心，豕膏太厚，僕不喜食之，廣州人喜食之。點心以浙江之嘉興、湖州爲最佳。

桂閣 嘉興、湖州點心不知何製法？想彼玉帶糕、雪片糖乃是歟？

公度 大抵皆用米麥和以糖而已，其製法變化無窮，玉帶糕其一種耳，其清脆甜美，真有嚼雪和梅光景。廣東糕心亦有佳者。此爲月餅，中秋時作之餘（下二字不明）。

（泰園來了）

泰園 紀君與柴浦氏同來。

桂閣 柴浦之量，與紀氏錘之，則減幾分。

梅史 閣下謂柴浦食量大好，昨日大不能餐，此舉不實也。

桂閣 薦舉大違矣。雖然，他固誇大餐，蓋吃罄幾許肴乎？

公度 植邦、堀田二公皆大能食，二公所食，足兼柴浦十人之餐也。

桂閣 堀田、植村皆能餐，想華族渾是貪餐之人，恐爲食封邑數萬戶之流習；如余則封土不豐饒，致此餓亦有故歟！

梅史 君於日本饌尙不甚舉筋，華饌更不能也。

桂閣 華饌多是豕膏所加味，故弟難吃，蓋守醫言也。弟方秋分寒露之候，有濁唾喘

息之病，苦惱已積年，頃者良醫施藥療之，稍覺全愈。其攝養之法，惟在禁食餐，專行步耳。故至春分清明之候，則無發此病，隨意吃華饌洋饌，決無妨也。

梅史 病既愈，不必如此戒口，此亦醫者過火語也。近有華人云：在東京不得豕肉食，陽具痿軟；至橫濱大餐，勃然怒舉。僕笑曰：如此春藥方至穩當，當登之新聞紙，使東京女子知之，當普勸男人吃豕肉也。

桂閣 豕肉之效，能勃起陽物，奈弟等陽具朝暮勃起，未有痿軟之時，何豕肉之用？梅史 恐君如破戒僧，背人偷吃之。

桂閣 君精醫術，故問之。敝邦醫云：敝疾在腸胃，常以食物泥滯難消化，發其病芽；於是務其消化，能健腸胃。豕膏牛肉魚菜之類，渾居其濃者，則一切不食焉。吃其下劑，而整其腹部也。

梅史 積滯在腸胃，此但腹痛，不作痰喘，此脾胃不強也。

桂閣 弟前日假託魏鯉門之事，而突訪藝者百代，他管待至厚（原文），遂乞弟以轉問君，其言曰：前日賣茶樓之約，空了如何？而好否？

梅史 弟今買茶樓，呼酒肆，不呼。

桂閣 百代啣怒道：梅君違賣茶樓之約，聞外有新（中間一字不明）而然乎？

（公度的僕人拿這封信來）

所訂今日借往訪友之約，乞卽易衣同去，爲禱。

梅史老兄

遵憲謹上。

梅史 青山墜馬受傷，故往視。

（下略）

〔第一百五十話〕

（戊寅九月二十七日，我到華養院訪問王泰園，和他筆談。泰園給我看俞樾全集，說：「你買這一部吧，價錢六元。」）

桂閣 弟唯聞俞公才學淵博，詞藻婉麗，未知其爲人暨履歷等，請細告。

泰園 前乃翰林，放河南學政；今歸老，以著述爲事。現杭州詒經書院山長。

桂閣 俞公才學以使世人賞讚稱譽者想必夥多，其中又有能驚人之佳話否？此全集部分，凡分何部、何部？幾許？

泰園 此書經學、子學、叢談、外集、內集、詩集、詞集。

（我看見了一個十八九歲的「地獄」（私娼）。泰園却說：「她是雜工。」）
桂閣 與僱阿濱之價孰貴？那人是何街人？

（梅史來了）

桂閣 今日禮拜後五日，聞拜客之日了，兩公訪友否？如不訪友，則去一處小酌，暢談積日疏闊之懷如何？

泰園 請問梅翁。

梅史 閣下示知在何處，弟因有馬車換人事，須略等一刻，請閣下與裘兄先行，弟事畢隨後來可也。

桂閣 刻惟一點而已，往遊自四點至五點爲好。馬車事辦了可也。又到其所遊之處，隨君所好而已。此馬車換人云云之事，不知何事，請示！

梅史 如此則太遲了，弟且往視馬車事如何？

（梅史出門之後，有人拿了這張字條來。）

今日爲出門定日（西人禮拜五），外務書記宮本小一前來拜，應回候；既約樞翁、梅翁，閣下卽易衣同去是禱。此上

裘園仁兄大人閣下

弟遵憲頓首。

（不久，黃、廖、沈三人來到了華養院。）

桂閣 假託名於訪宮本，其實去醉酒樓。不然，則何公府中一大記簿上所記載不便也。

公度 醉酒樓每日至六七點鐘後可出，不同如此之早也。

桂閣 不早往則嬋妍名妓爲他人佔去了。

泰園 卽此刻去叫，亦定被華族人叫去。

桂閣 想君等犯雨而不在可訪友之人（原文）。

泰園 晴則友人他出，冒雨而訪大好。且現定日曜後五日出門，則過今日必待下金曜日也。

桂閣 弟以車跟隨尊車而觀其所往留，必定是酒樓了，請示其實。

泰園 宮本家酌酒。

樞仙 並順詢公館消息。

桂閣 上之三字虛，下之二字實，如諸君可謂欺大使之大奸賊。

泰園 若是，則君乃奸賊之尤者也。

桂閣 何故下賊名？

泰園 如弟等爲奸賊，君能看破其奸，不可謂奸賊之尤者乎？

桂閣 前日君欺弟而召名妓小萬於此處，弟頗有疑。如今者則恐近邊之酒樓了。

泰園 過路君往近處酒樓去問，有支那人否？

桂閣 弟如問樓婢，則何曰有支那人在焉？君必投他於財貨，使之箝其口，弟之問何

貫徹之有？

泰園 弟等的酒，何忌於闌下，而出此相欺也。

桂閣 如不忌嫌弟，則前日何擴乎弟而竊召名妓？

泰園 前日一時高興，已傍晚矣，招妓一酌。當時欲招君同醉，想君已歸，不及也。

（中略）

（不久，黃遵憲一個人坐車到華養院來。我和魏柴門很懷疑，悄悄地去看他，唉呀，原來他和泰園僱傭的阿濱，正在一個小房間裏私談，可笑可笑！）

〔第一百五十一話〕

（戊寅十月四日，我在新買的洋傘上寫了如下的一首詩，拿到泰園那裏去，和他筆談。）

良工製就繖形圓，劉氏門前羽葆然，詎是纒精成美女，恍隨鶴駕化神仙，裁來素絹如鵬翼，蓄得名香雜麝烟，一柄輕輕携取便，玲瓏巧樣仿蒼天。

桂閣 僕常用之繖也，希君與梅翁次敵韻題一詩；至其所剩，則僕順次乞黃、廖等之次韻。

泰園 形如皓月一輪圓，信手携來便快然。

（梅史來了）

桂閣 名文齋駢文稿之約，君限以五日，現今已經歷旬餘了，冀取出而貸焉。如此稿不在座右，則他稿亦不妨。

梅史 此稿弟因友人借去，忘其人名，大約非小山朝弘，則高谷龍洲，尙未索取也。

桂閣 想尊府中小冊必載此人之居處，如記載着，則弟當往取來。

泰園 待梅史兄自問小山或高谷則可，君去問大不好。

梅史 弟今日有事，失陪。

(廖樞仙、黃遵憲來了。)

桂閣 切願君藏東來以前以後等之詩文稿則請貸焉，乃寫了而已。

公度 弟所作詩文，皆隨手錄寫，即隨手散失，篋中實無一筆也。即如此扇中之詩，亦書扇時隨書隨作者。

桂閣 是必虛言，必定不耐携來之煩，故言如斯。余所言則非現時之事，暇時取出而示之，又使鉅鹿氏代授與亦可，余進署之時受自鉅鹿氏尤便。

泰園 應酬詩多不留稿。

桂閣 雖應酬詩不可不留其稿，想君詩多所忌諱於世上，故畏弟之示之於他人，而致此遁辭也。弟决不示外人，冀授尊稿。

公度 僕懶甚，一切皆不存，無論應酬詩也。梅史、樞仙、泰園皆未得見，何況君。

桂閣 如言則一篇詩稿了，何有無數篇文章之稿之理。君博學宏才，頗富文辭，曰不有其稿，亦人何實之乎？請枉意而借其稿，何必論東來以前以後。

公度 非不作也，不存也。僕謂詩文如人以爲佳，聽人編輯之可耳，何必沾沾然自存

自鈔自刻，自以送人乎？

桂閣 弟視尊詩文爲甚可，意欲編輯之。雖然，不借其稿，則無編輯之道，請君爲弟貸之。

黍園 卽弟亦無稿。

（樞仙來了）

樞仙 敝國文人，有幾個人能存稿者，所有傳稿，皆後人愛其文章，輯而傳之。若自以爲可傳世，自鈔刻之，是妄人也，適爲大雅齒冷耳。

桂閣 君自鈔之傳之，則是妄人了。弟論不然。弟纂諸君之稿而抄寫之，以欲傳敝國，何是妄人一班乎？

樞仙 惟君不敢自以爲可傳，故不存稿。支那三億萬餘人，讀書作文者十之六七，以一人萬首計之，該得多少，恐東海亦難容也。况閱世生人，人有數，而傳之無數乎？

桂閣 何大人有使東雜詠之稿，沈氏亦有數篇詩文稿，弟已抄了。是等人又屬妄人歟？如果爲妄人，則君等亦一般之妄人了。

泰園 愛存者或存之，然亦不敢自輯以聞世；不愛者則不存。所謂妄人，乃自以爲佳，刊刻行世。

公度 若支那人如日本之存詩文，則雖使焚稿成灰，以填東海，猶可超而渡也。

桂閣 東海之廣，思以尊稿填之，則請君假題數萬首以填我品澗之一方，如今日之卑屈，豈何足填行潦乎？東海暫且不禍起，請君等借弟於尊稿，使敵庫填塞爲不能藏一個物，則幸甚也。

樞仙 實無存，非欺君也。

（我指着北京官話本正音提要中的話說。）

桂閣 「老慷慨」「老四海」，何語意？

樞仙 老字是北京話中口頭語，如「好久」之意。

桂閣 是書官話了，不知別有纂北京土話者否？如那紅樓夢中話，則照之而好否？

公度 其爲北音一也。編紅樓夢者乃北京旗人，又生長富貴之家，於一切描頭畫角，零碎之語，無不通曉，則其音韻腔口，較官話書尤妙。然欲學中國音，從官話書學起，乃有門徑。譬如學日本語，不能從源氏物語諸說入門也。

桂閣 弟轉借此書於小磯氏，而欲抄寫，請君許之。

公度 不如俟小磯鈔出後，吾輩來此，日教以中音，將日本假字註上，閣下乃可學。不然，亦何益也？

桂閣 小磯能貪睡，何日復落成了？不如弟自寫，而就通辨者附以日本之訓點則可也。

泰園 小磯首卷已抄。首卷拿去。

樞仙 本日是重陽節，君何不邀尊爺何公使登高？僕等有上下之分，不便。君何解意？

桂閣 弟意頗好，惟可惜阿爹有小恙。

泰園 君相邀，則無恙也。

(下略)

〔第一百五十二話〕

（戊寅十月八日，我到入船町周幼梅那裏去筆談。我看見一盒顏料，好像盛弁當——日本的簡單的飯菜——的盒子。）

桂閣 叫何器？而其用法如何？

幼梅 格碟，一名畫盆。

（有大小兩個圓硯）

桂閣 價幾何？

幼梅 三圓。

桂閣 定額價之內，可減幾分否？

幼梅 尊意價幾何？

桂閣 深愛其形圓，想磨墨必便，故欲買焉。如聆則二圓二分了，如減其幾分之價則穩當，此研質未可必一頂上之貴品，請減其定價。

幼梅 原價大者三圓，小者二圓二分。

桂閣 奪其所愛，君子所不爲。且小者又減其價幾分乎？

幼梅 二圓。

(有一張畫兒，畫着小孩子捉迷藏。)

桂閣 尊畫之妙，所下手皆無所不佳，就中小兒嬉戲圖，弟甚愛之，希君賣焉。而其嬉戲以手帕掩目者，叫做之何戲？

幼梅 俗語捉矇，貴國友屬繪者。

桂閣 拙荆新造一柄繖，張以素絹，乃使諸名人寫書畫，以欲愛玩焉。現今命之繖工，想今午落成了，弟下午取來，再造府，欲煩尊畫，乞畫花卉暨那小兒捉矇圖而賜焉。蓋爲其繖也，有八個界分，如君惟煩其一個而已，幸許諾焉，並願限其寫完之日子。

幼梅 十六日。

桂閣 幸不可緩其期爲幸。

(中略)

(這是龜谷省軒和朋友們的筆談，內容是關於他所寫的文章軌範的問答。)

省軒 日前所指正韻法平仄之分，所闕如何？

梅史 上古無韻本，但以相諧者押之，未嘗拘之也。後世韻本，乃朝廷爲試士之用。古人作文，亦不拘於此，其押亦無法，可不必泥也。

省軒 不必拘，然不可不知叶韻之說，故僕反覆而叩之耳。

梅史 叶韻本謬說也。中土九州，其方言之音或異，故所押時有不同，原非有意叶之也。以其出自方言，故無一定之書，後人紛紛聚訟，乃癡人說夢也。

省軒 叶韻之說始了，感荷甚！

梅史 支微或通灰霽，然亦一韻內有通有不通，既無成書定法，故不能畫一也。詩經當日方音原相諧，後朱子不知其音，而強名爲叶，實不然也。

省軒 拙作送序，感荷甚！軌範序，欲闕氏警促如火，願撥忙政之。

梅史 十日內辦。

(中略)

(公度來了)

公度 青山先生既愈否？

省軒 久不晤，聞已愈。

公度 此札極古雅可誦。僕見此札後，既以廣東之黎峒丸，聞試之有驗，極欲往視之，聞未能執筆作書，慮不便，僕又以病，故未出門也。

省軒 聞疾已愈，尙未能把筆如舊，此札想成於少女手也。

公度 長者極通漢學；尙有少者，聞通論、孟而已。

(樞仙來了)

省軒 久不相晤，不知近來有何樂？想登高而賦詩，詩成而吐驚人之語耳。

樞仙 本擬到重陽節作登高會，流覽貴邦名勝，一滌鄙懷；乃近來心緒不佳，足不出門，詩更未有興作了，只終日悶悶靜坐耳。

桂閣 龜谷氏云：今日幸運，倭、漢文士集來了，往遊一處如何？弟前聞梅翁有病，不能行；如君有念於此，則伴黃君之輩一班而行如何？弟應以爲主。

樞仙 黃君亦病新起，未審能行否？

桂閣 黃君病何症？

樞仙 初起是痢疾。

鴻齋 黃君準頭有赤點，得非梅毒耶？

公度 病痢又且十日，昨日始不下，然尙未能代血成糞也。僕自六月以後，賤軀又時時不適，精神亦弱。

鴻齋 後門爲痢，前門泄精，兩道下落，非攝生之道。宜先治一道，而一道可慎。
公度 獨宿。

鴻齋 小園在大阪，頗發大名，阪都豪商，日日招席，未得寸暇。日前飛書來，將爲所購一富客，曰三千圓。

梅史 小園三千圓，大園如何？

鴻齋 大園在東京，老衰不當枕席，頃見杖藜參佛寺。

梅史 蘭成之賦，增聲價耶？

桂閣 龜谷氏期他日與鴻齋氏相訪於敝廬，希其時君等俱來一酌於墨江。

鴻齋 十三日（禮拜日），沈、黃、廖三閣下欲往今戶如何？

公度 十月八日。此禮拜日曾約廖君應橫濱鄭氏之招；彼招我者屢矣，以僕病輒遷延，既三易期，今不可更負約也。

戊寅筆話 第二十三卷

〔第一百五十五話〕

（戊寅十月十七日午後一時在公使館的客廳裏，我把甘雨亭叢書送給何如璋，我們作了如下的筆談。）

桂閣 此書一部係敵邦華族板倉勝明之著（此人已物故矣，距今三十有餘年，舊政府德川氏握大權之時），謹奉呈閣下，幸笑閱焉。恐閣下業已購之，弟不知其然否？試來呈之。

如璋 春間聞有此書，欲覓一覽，嗣晤內務圖書局書記官何禮之，譚及此書，彼因送來一部；披覽之，甚有名作，此貴國近刻好書也，大約數十年間東海名儒之作，具于此矣。

桂閣 禮之已爲先鞭，兒追不及。雖然，攜歸亦不便，願閣下轉與之。少爺。

如璋 此書甚好，如兄家中未購，何不携回？暇時披閱，亦足增長識趣；且此爲貴

國儒者議論，參之海東風俗，尤爲有用，足下固不可不閱也。

桂閣 敝庫已藏此書矣，取披閱有趣味，則取來呈耳。何以不披閱之書，呈瀆尊覽？
如璋 書價多少，請示知！

桂閣 遙下於前宵今村樓之酬宴。

如璋 僕問價有緣故，因何禮之送此書，欲覓一物以報之。請示知！前日本與石川約，有暇卽到貴處，嗣以有事未果。

（如璋出門，公度來了。）

桂閣 那日增田、龜谷、石川三人來，梅史亦來，泰園與關湘雲亦來，痛飲多時，詩興大發。

公度 諸名士痛飲千秋樓，乞對之。一翻譯分住三年町（麥嘉締住三年町一番地）。
一賢「侯」戲跳今戶町（猴）。

（我請他在洋傘上寫和韻詩）

公度 圓、然、仙、烟、天。

（梅史來了）

桂閣 墨江之遊樂乎？

梅史 惜其地離此太遠，一往一還，非二時不可。

桂閣 不如費長房縮地之術。

梅史 我當使愚公移之近處。

桂閣 移位之期已決定否？而永田町公館營繕一切，君爲之任，敢問其式渾仿貴邦否？

梅史 昨日交付房價，已買成，當稍加營繕，卽移居，約在下月中旬。其式因本係貴邦之屋，改殊不易；擬稍加潤色，略仿中土之制耳。

桂閣 起工約在何日？其工匠復何處人乎？不知委托之於何人？日本家屋之制，頗有精粗巧拙，真不非一樣，不可不察也。

梅史 匠人有舊用者，亦有新薦來者，其用何人，且再斟酌。督率之事，弟當任之，精粗巧拙，當隨時留意也。

(中略)

(我到泰園的房間，只見岳陽、鴻齋、子綸都在這裏，梅史的弟弟芝生也在。) 子綸何君脚氣病，有一良藥，極不易得，此藥乃乳姆之破瓜者也。我朝滿市，

自古皆稱之矣。貴邦書復有此事否？

子綸 此藥實不易得，僕不用也。

鴻齋 凡來敵國病脚氣，非風土之異，非飲食之殊，皆從女色化來。彼臍下三寸穴，卒病之所發。閣下多涉獵臍下，故釀此病也。而曰日本婦人不當意，其僞最甚矣，罪可服上刑。

泰園 往往染脚氣者不在傭婦女之人，子綸君其明證也。署中有沈笛翁亦染脚疾，亦未傭女，想濕熱之氣，亦得從湯道出耳。

子綸 何定求（名），子綸（字）。

鴻齋 令兄號璞山，君號巫山。

桂閣 宜編斷腸集。

鴻齋 沈翁俗事繁雜，不得閑乎？

（公度來了）

鴻齋 我俗曰葦者，俟秋冷生山中，不知貴國亦稱葦乎？但非深山幽叢中不生。

公度 中土亦有稱葦者，但不知同種否耳。其形狀殊不異，第不知是因秋冷而生否？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蘇州府志卷之六

鴻齋 晚秋候，產山中及松林下，採食之，其味殊佳，與青菌稍同，味覺勝，其形如陽物勃起，色亦然。

公度 即菌之一種，非因秋冷生，緣受夏暑鬱蒸，至秋始生耳。

鴻齋 當餐歟。

桂閣 菌之爲體，似陽物，秋始能生華養院園中。

黍園 桂林莊上多有之，與桂同發，蓋亦因秋而生耳。君云似陽物，則桂林莊中陽物叢生矣。

鴻齋 僕以爲秋冷爲候，館中諸君脚氣諸病皆平癒，彼輩者勃然蠢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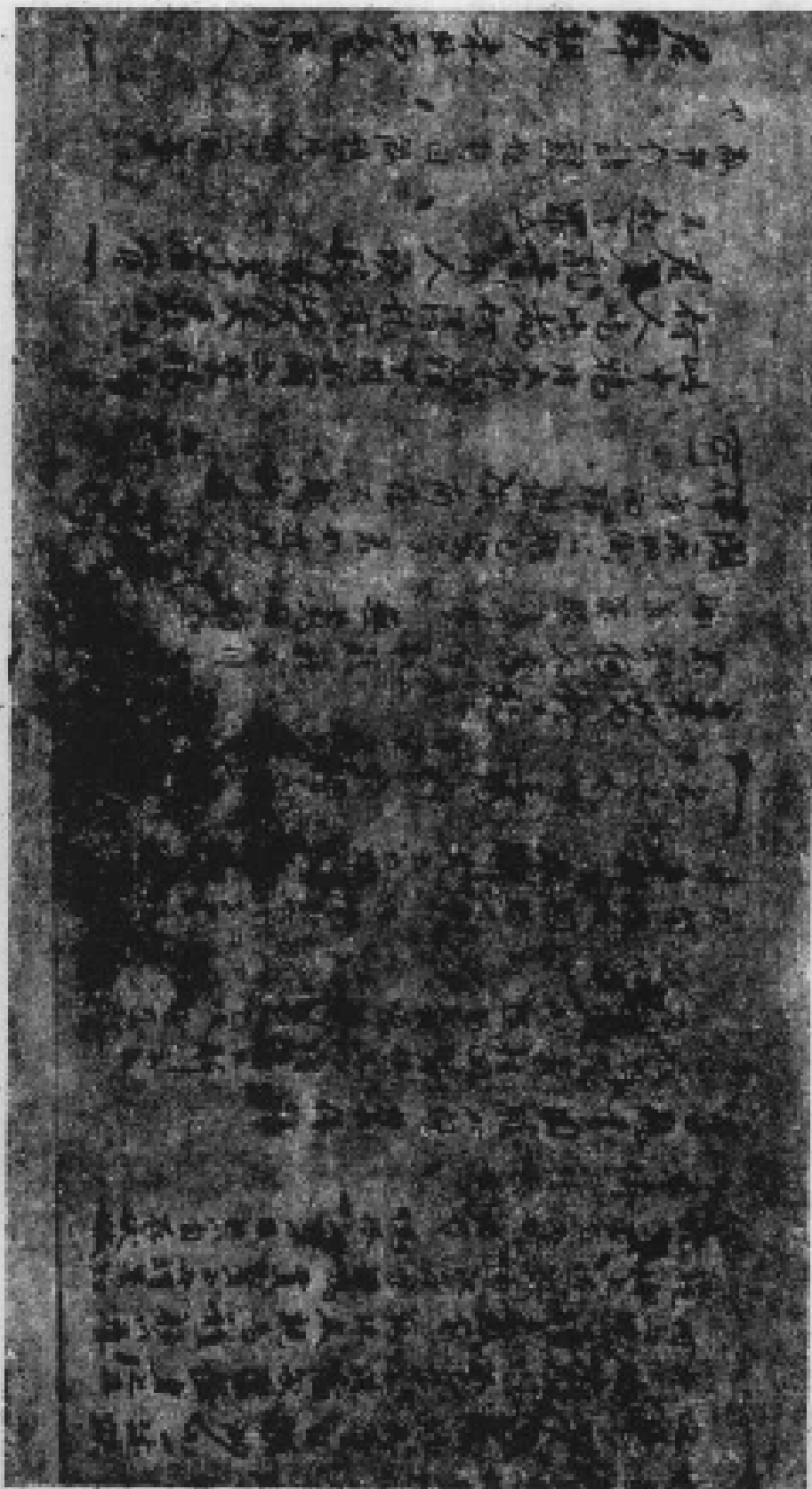
黍園 如君所云，則和尚不可食。

(我對公度說)

桂閣 今日復見得新李瓶兒，雖然，恐不如西門大官人之意，勿使廖君有子虛之思。

弟以與君相談灑落風流之會，爲無上之樂，伏冀幸賜雅談。

公度 適以上海輪舟來，多文書函札，故談未及半而散。欲與我作何語？請先發難端。



桂閣 弟頃欲（作）諫李瓶兒書，而初稿未成，先於其起稿之時，不知自何事而下筆，請賜明示，是第一之難端了。

公度 高崎藩大河內輝聲謹上書

瓶兒粧次：慕芳儀之日久矣，朝夕寢食，幾至廢棄。妻妾旁侍，責以何因，不言，則恐身命之隕；言之，又遭杖撻之辱。自顧渺小一沐猴，十二時跳擲不已，卒不得當，幾不知置身之在何所也。輝聲雖蒙寵暎，未親芳體；願以屢從姊夫遊，或遂以子虛，疑我賈寶玉所謂早知耽了虛名不如（歇語）者也。愧恨交集，無以自存，伏惟哀憐而矜察之。

桂閣 李瓶兒回牘如何？冀併錄。

公度 瓶兒覆書

桂閣賢侯足下：得書不解云云，原械卽以璧還，勿再曉瀆，桀犬之吠，極可厭也。

鴻齋 仄聞頃者閱牆之事，輝聲君以子虛疑云云此事歟？

公度 不解其云云，桀犬之吠，極可厭也。

（楊齋來了）

鴻齋 名字如何？

楊齋 王楊齋。

桂閣 狡猾之商人也。

鴻齋 賢賢不易色之人。

桂閣 爲其行也，終日乾乾。

（梅史穿着紫色呢絨，帶着一本書來了。）

梅史 不知何人爲介紹，疑或石川子之友，故問之。

鴻齋 閣下着麗服，往何處？

桂閣 聞永田街公館已購了，君如有往於公務，則願伴弟而拜觀其所在，不知許否？

梅史 可。

（我說關於鴉片的事）

泰園 此中鴉片大禁。館中因爾國亦禁鴉片，何人吃此者，何得亂言？此乃大千禁，君若亂言，外人誤聽之，弟有當不起之罪。

桂閣 敵邦俗語謂淫行曰假鴉片，非中國之事也。

公度 君輩朝夕來此，而爲此言，外人聽之，將據君輩之言以爲實，吾輩亦何樂與君交？

桂閣 謹領教。自今以後，弟誓不可言鴉，惟言鳶雀耳；誓不可言片，當言隻耳。

（大家一同走了。）

〔第一百五十九話〕

（戊寅十月廿七日，因爲關義臣的招請，午後三時，我到兩國中村屋樓上去筆談。何、張、黃、廖、沈、李都來了，副島也來了。）

桂閣 輝聲前日訪李園，李園告以今日之佳會，輝聲頗欲會之，問之於李園，他道宜與湘雲謀；故與湘雲相約，得會華筵。

公度 蝙蝠傘前日戲作四言銘，仍用閣下韻，託李園寄語，閣下遣價來取。李園語余：今日閣下當來華養院。或者李園來，一並攜至也。石川亦題詩。

桂閣 明日、明後日之內，到華養院而攜歸耳。前日見廖君之秘佛矣。

公度 放鷗飛去。

桂閣 但剩空籠，自然別可養一鶴。

樞仙 不久移居，再作後圖。

桂閣 君所寫織蓋之銘詩，冀現寫焉。

公度 亦方亦圓，隨意蕭然。

朝朝暮暮，可以遊僊。

石川 心 願
 願以修德為事 奉養父母 為人
 所法 無懈 誠 敬
 則利生 然 至 則 可 為 而
 不 失 計 焉 亦 非 淺 也
 去 者 宜 難 事 而 計 其 為 宜 焉
 志 亦 心 圓 隨 意 為 然
 朝 暮 可 造 優
 替 並 行 寶 伴 裝 飾
 舉 頭 見 汝 何 知 下
 效 效 大 意 宜 之 二 日 計 亦 大 行 矣 哉
 以 意 極 意 陶 高 隱 也
 隨 者 自 適 理 此 不 然 也 所
 不 同 耳
 自 二 年 之 序 地 決 於 歸 寧 年 乃 為
 則 意 二 十 是 夫 何 謂 此 天 之 也 乎 國
 剛 強 之 勢 也 故 行 亦 不 在 依 之 故 焉 項 上
 其 則 於 一 亦 是 也 之 故 抽 福 壽 臨 五 子 年
 中 國 之 詩 焉 無 亦 隨 江 東 聖 也 一 人 亦 之

替筵行露，伴簞釣烟。

舉頭見此，何知有天？

桂閣 丈夫以天爲華蓋，然天上一碧，別有天乎？而次韻詩請祈示！

公度 此意極言閣下高隱山林，隨意自適，理亂不知，黜陟不聞耳。

樞仙 古人云：幕天席地。旣以蝙蝠傘爲幕，則幕以上不見矣，卽謂此爲天可也，况其圓象天乎？

（斯桂騎馬來了）

桂閣 聞張君騎馬緩行而來，可惜不使夫白蝙蝠攜之；如攜之，則扮一張果老耳。

梅史 此蝙蝠未滿五百年，故尙黑色。

樞仙 中國官騎馬用長柄紅繖，以一人張之，俗名「日照」。貴邦少見，恐駭人目，自己持繖，少年人便之；張公老年，殊勞苦，故不用。

公度 同坐便於說遊戲語。

桂閣 恣說遊戲，余與君鬥遊戲耳。

（斯桂的臉如往常，好像那「五臟圓」招牌上的人一樣。）

桂閣 張公恍似王恬在胡床。

公度 庾亮高據胡床，所謂老子興復不淺也。

（三個雛妓來了，名子是小絲、阿愛、小好。）

桂閣 君請賜此三少艾之品評。

如璋 此愛子前有詩了。

桂閣 幸寫其佳作。

如璋 問他，我忘了。

桂閣 他亦恐忘了，不如向他問一曲，想那三個處女蓋係於三浦氏所見歟？

如璋 爲愛蓮花勝牡丹，天然富貴本來難，婷婷嫋嫋嬌無力，妙舞眞眞宜掌上看。

樞仙 伊（阿愛）扯大人辮髮，罰他叩頭謝罪。

桂閣 謀之通辨魏氏；以弟任之，則可謂趣俎。

樞仙 此非魏氏所宜言也，君何不解意，殊見雅韻。

桂閣 然則君直告之阿愛，非弟所管。

樞仙 弟苦言語不通，故倩君也；若魏氏可傳，早命之矣。

桂閣 阿愛可愛之人，弟何忍爲之？

樞仙 惟愛之故戲言罰之，不然則不屑也。

桂閣 如戲之，則莫若罰一大白。

樞仙 亦要君代達其意。

桂閣 君覆乾其碗，而代大盞，豈俟弟乎？

樞仙 愛卿不知其意，則無趣也。

桂閣 使魏氏達其意，使君罰其盞，使弟抱腹呵呵大笑，亦不穩乎？

樞仙 吾始以君爲雅人，故謀之；今而知非也，不復言此矣。

桂閣 君何恐阿愛之甚也！強以弟爲不雅人，君却爲一不雅人。

樞仙 既不爲矣，請作罷論。

斯桂 評小絲曰

眉黛山烟猶未濃，桃源曾否洞門封？憐君情似蠶絲繞，挑動琴心一點通。
畫出春山黛色濃，桃源曾否洞門封？若還渡口無人問，我擬漁舟一櫂通。
鴉髻高鬆螺黛濃，桃源曾否洞門封？倘經攀折他人手，劉阮天台到亦重。

梅史 小髻輕烟粉色濃，花溪何必問雲封？劉郎若覓天台逕，眉翠新鬆黛影重。

泰園 長袖翩翩態倍濃，桃源曾否洞門封？武陵漁子縱多意，未許乘槎一棹通。

酒邊含笑最情濃，眉樣愁多半欲封；相對未能通一語，巫山在望恨重重。

桂閣 小小秋花色更濃，桃源曾否洞門封？武陵今日迷前路，得遇仙人境自通。（弟

想通字一東，而濃封皆二冬，張公誤用通字，故隨張公耳。）

梅史 此老酒醉忘之。

桂閣 春色繽紛馥又濃，桃源曾否洞門封？此中本是神仙境，隔着武陵山萬重。

（中村屋的女傭人裏麻臉的很多）

桂閣 貴邦皆於文章佳處點圈了，他亦顏貌多圈，得不美乎？

公度 當日閻羅誇彼美，多多面上着加圈。

桂閣 彼孫悟空怎能壓倒閻羅？

（中略）

桂閣 副島憑欄與君筆談，有何佳作？

公度 言富士山，又言吾國山水人物之佳。

桂閣 山水人物者，所謂寸馬豆人之類歟？呵呵！

公度 此言富士見山。若言吾國，則如子由上韓書所云云也。

桂閣 弟聞君所言，則在貴邦貴蘇軾、魏禧；在敵邦貴顧養、古賀樸。弟嘗以謂君作字，氣骨勃勃，大逼蘇家之風矣。不知君作字專臨誰氏帖？

公度 弟作字素未臨帖，生三十年，未嘗一日伏案學書也。

桂閣 誤勿踏項籍之轍，不知學劍否？

公度 不學項羽，欲學沛公，中土無容身處，當求之海外四大部洲。

桂閣 容身處都在東勝神州傲來國，君亦來而爲石猴。

公度 我爲衆猴長亦自佳，所謂聊以自娛耳。

桂閣 不過爲一僧之奴隸耳。

公度 至是時則此僧爲中土人。

桂閣 此定逢九九之難，如那華養院所謂盤絲嶺了。

公度 便當以德川氏故城爲水簾洞，引玉川水爲之。

桂閣 當作東遊記也。（九時散席）

〔第一百六十話〕

（戊寅十月廿八日午後，我到華養院去，泰園、公度、梅史都在那裏。公度很忙，還要在紅樓夢上加圈子。我對他說。）

桂閣 亟走多顛躓，忙圈多錯謬。

公度 傘有一套子否？

梅史 移居恐失之，取去爲佳。

泰園 到黃公處取之。

公度 禮拜之五日最閒，前既刻新聞紙（朝野新聞），閣下未之見否？

桂閣 何日刻之公世？

公度 在二月前。

桂閣 我邦腐儒輩頻頻出入公署，而爲諸君之妨，所以此事歟？

公度 實不能不爾。

桂閣 想禮拜五日敵邦迂生爭來，門無容車，故俟別日而來也。

（我在黃君的房裏取洋傘套子）

桂閣 多忙？

公度 此間以西人之禮拜四五日爲閒，一二日最忙，往上海之船以禮拜三開。

（張斯桂叫我到他的房間去，他送給我他的孫子的照像。）

桂閣 尊影二葉謹奉掛敵廬，永以爲寶。歸航之後，傳之於萬古，又可謂榮也。

（他送給我水仙花）

桂閣 水仙花之種，敵邦所產者，葉長伸而花小；貴邦之種，葉短花大，是所以爲貴。多謝；多謝！

斯桂 貴邦水仙產於何處？其郡縣山名，俱祈詳告爲要！

桂閣 弟淺學未讀彙駝書，所以不知。雖然，敵邦水仙花渾出自東京近郊，至其美且善則有別所產者，俟他日可告焉。陰曆十月十日前後，菊花盛開，我有知己酒樓主人，家住目黑村，多栽菊花，年年期十月而呈奇觀，如君有意，則弟與何大人同馬車，一日可往賞，君以爲如何？

斯桂 尊諭領悉，極快鄙懷，未知何公之意如何？倘有定期，弟當與君偕行。祈爲示我，是所切禱！

桂閣 弟又謀何公，而後可報也。

（下略）

戊寅筆話 第二十五卷

〔第一百六十八話〕

（戊寅十一月十六日，我差房吉拿這字條到公使館去。）

桂閣 舊高崎藩士、現羣馬縣士族：山田則明、宮部襄。

右式名來自羣馬縣，昨宿敝廬，切請以拜觀。公署各位芝眉，而筆談數

番。輝聲卽諾，以本日午時與同藩士松井強哉、高本正賢相伴，趨公署，伏

冀幸賜公使並諸賢之謁。則明現掌學務，襄現掌警察官，又垂愛。

黃公度、廖樞仙兩君座下

源輝聲頓首。

（我帶着山田、宮部、松井、高木四個人，到黃遵憲的房間。）

桂閣 山田、宮部兩氏，高崎藩中屈指之人傑，各有功績。山田氏學問篤厚，通曉書

史，性沈勇剛毅，有大志，嘗從軍顯功，雖有敵萬餘，他無撓之，身被傷，尙進戰不退，當時爲一藩所賞，現掌學務，孳孳有能。宮部氏亦博學雄才，諸子

百家，率窺其淵，強記（中間一字蟲襲不明）達，善詩，嘗入息軒安井氏門，游學數歲，議論警拔，門弟子多懾服者。輝聲之在藩也，擢兩氏專掌機務，以服肱爪牙焉。藩廢之後，常通信締交，以爲益友。兩氏才氣，不輝聲之比，希匆匆把筆，開數番之佳話，則幸甚，是輝聲所偏願也。

公度 僕南人也，生平不騎馬，昨日往小石川，馳馬而往，腰腿至今爲之酸軟。見君輩負勇力者，祇益汗顏耳。

強齋 小弟松井強茂，弟嘗從桂閣謁諸大君，爾來遂疏濶。今日亦從昇高館，幸拜貴顏之無恙，乞恕無禮之罪。黃君坐下！

宮部 僕等不省寡君之前話，敢不該矣。雖然，胸梗枉直，死以答主恩者，亦所不讓耳。

公度 敬仰高義。近者土風日趨於浮薄，米利堅自由之說，一倡而百和，則竟可以視君父如敵屣。所賴諸公時以忠義之說維持世教耳。

（一會兒，來了琉球人。）

公度 頃有琉球人來謁，請少坐，僕不陪。

(在梅史的房裏筆談)

強哉 (此處約有三行爲強哉氏筆談，以不知其所云，故從略。)

梅史 山田、宮部兩公，文武全才，既能上馬殺賊，復能下馬作露布，欽慕之至！今日得晤高賢，實獲我心。弟西方淺學，宦遊貴邦，幸賜教言，以匡其不逮。

山田、宮部二先生寓居何處？祈示知，以便拜訪。

宮部 昨來今戶，宿舊主邸。而山田生本貫者上野國高崎，則寡君在菜地焉，僕亦同之。

桂閣 本欲乞君之美館，弟想頃多忙，不能暢談，所以乞黃、廖二人也。幸使此二個謁何、張兩公，則萬望之。且此二人明日歸羣馬縣，冀君熟計焉。昨宵投宿敝廬，而談及此事，二個垂涎三尺，寡公使暨諸君之高德，如得見，則何喜如之！諸君察焉。

梅史 少停，當啓請之。

桂閣 俟閑暇時可也。弟不甚諳貴邦語，而工匠事尤不諳，數日內忙甚，而究無頭緒，可笑！可愧！

梅史 弟擬題此室一聯，暇日奉紙請閣下書之。

結屋島中有書可讀

巖槎海外隨遇而安

桂閣 何不親寫之，而乞之於小兒。

梅史 閣下隸書大佳，故請之。

桂閣 塗鴉污粉壁，何得應之？

梅史 非題於粉壁，書之紙上。

宮部 王治本先生近頃狀奈何？

梅史 亦忙，較弟小可。貴邦多節義之士，與他洲惟工言利者殊，弟所以樂與諸賢遊者在此。近日西學盛行，所以節義之士，多隱居高蹈。然聞 貴廷有改國，未知何如？擢用人才，是爲一國大要事，願當道者或未暇耶？

（樞仙來了）

樞仙 僕姓廖字樞仙，適篋辨薙髮，有失迎迓。二君遠來相訪，幸勿吝教爲幸。

強哉 弟等固不知歐洲巧言令色趨利之敏，惟墨守孔孟之教，故樂諸先覺之游談耳。

樞仙 | 孔孟之教，在貴邦今日幾爲廣陵散矣，諸君猶能毅然守之，可謂人中之傑，不爲世俗推移。敬服敬服！

桂閣 不爲世俗推移，則滄浪之水濁，則奈何？

樞仙 世人皆醉我獨醒，世人皆濁我獨清，古人有行之者矣。况能守之，尙可以待其清醒乎？

強哉 聞大人頃迎美人，乞容許謁其美人否？惟察其宵宵春情密。

梅史 皆粗婢供烹茗掃地而已，美則未也。

桂閣 | 山田、官部之來，弟大褒讚貴邦之風俗，及文物隆盛，器用精巧；而今談又及華僕之事，幸君分食，則幸甚！不知許否？前日所食之雞肉軟飯，頗適我口，其味不能忘，所以乞之。

梅史 弟之廚竈，今尙構造，所食草草，治具未足供客。他日治具奉請。

桂閣 敬諾，別買日本飯，又無勞郇廚。

梅史 俟廚竈整治，當烹鷄割雞以邀諸公台駕。今先往張大人處如何？

(中略)

(傍晚，在泰園的房裏筆談。)

公度 卽約廖君同去如何？

桂閣 弟能不知酒樓佳者，君請替我教其佳者。

公度 總在新橋。賣茶樓上有一樓（僅容一坐），甚清靜；若有他客佔之，則別往花月、太田俱可。

(我們都上賣茶樓去。妓女阿蘭、新吉兩人來。客人則黃、廖、沈、王、強哉、宮部、山田、高木和我，共有九個人。)

桂閣 諸君子食西洋食乎？

公度 日本（食）亦甚佳，但吾輩不慣食生冷，敢告主人。

桂閣 聞諸君常酌（於）日本亭，食洋饌；弟亦嗜洋食，君決勿憚。

公度 日本（食）西洋（食），均能食之。

泰園 天寒宜熱食。

桂閣 豚之調整法以何爲佳？

公度 每日食之，不用可也。

桂閣 弟住墨水以來，足未踏花柳之地。從交諸君，屢相住遊酒樓狹斜，想足下輩復使弟回昔時少年之輕薄氣質，呵呵！

公度 弟未嘗一與君會飲，有小鬢侑酒者。千秋樓之席，記有一人，而是日主人不來。

桂閣 千秋樓之會，無一個佳麗，景致蕭然！好男兒何緣踏此處？

公度 君學程子，心中無妓耶？僕生平未嘗一遊花柳地，以爲如佛所謂味如嚼蠟者。及來日本，以爲東國佳麗之所萃，又每每呼之侑酒，是又學孔子之無可無不可也。

桂閣 所以鼻毛長自是也。鴻齋在則又可有佳話。

公度 鼻毛之長，前所謂以繫蜻蛉，卽士女亦在其中。呼藝妓否？

桂閣 呼否隨君所言。

公度 呼小萬、小竹。

桂閣 其幣讓君。

公度 他日吾爲主人，幣自歸我。

泰園 小竹落樂籍桃太郎。

公度 此桃可名夾竹。

桂閣 宜往鬼島而呼來，敵邦俗談曰桃太郎即於鬼島獲珍寶。如無小萬、桃太郎在，則誰又好。

泰園 小萬必到。

桂閣 他之狡猾乃我師也，不必來。然君別有所見乎？

泰園 有能制其狡猾者，則小萬馴服。

公度 僕論美人，以為苟美矣，癡亦好，妬亦好，狡猾亦好。

桂閣 僕亦論美人，以為醜亦好，淫亦好。

樞仙 名之曰美，則非醜也，何自相矛盾如是？

泰園 無目者不見，西施、嫫母，則一概為美——只要一淡菜，便可吃得。

梅史 此物名東海夫人，本草言其補益，然否？

桂閣 補益二字甚好。裁歪詩乞硃正後欲示人。

滿酌黃封三兩杯，佳賓畢集笑顏開，嫦娥未許輕相見，半醉憑欄待妓來。

有泰運其才
 速則不
 是特不得
 奪特是走
 對日來
 家
 對家
 家道
 的
 滿
 我
 補
 益

公度 酌酒同傾三百杯，豪遊如此亦奇哉，瓊樓玉宇高寒處，齊捲窗簾待月來。

桂閣 奪桂林莊主人意了。

公度 是詩不待七步而成，速則不工。

桂閣 有煮豆其之大才。

樞仙 一曲琵琶酒一杯，大家歡喜醉顏開，中東賓主成高會，願約他時結伴來。

泰園 興到不愁三百杯，酒間得句亦豪哉，小餐今日初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梅史 釀得洪梁露菊杯，秋聲擁雁碧雲開，與君共醉高樓上，夜半珠胎海月來。

宮部 又飛花台酒一杯，青簾銀燭笑顏開，此衷休說人間事，愛見雪兒帶筆來。

(中略)

桂閣 新堀女優坂東辰次者，其美麗勝於小萬。

公度 有暇再往觀。

桂閣 樞翁夾身桃李之蹊，何交友之無情？

樞仙 若如所云，則情之至也。

公度 樓頭風月總常新，小飲圍爐愛買春，彈到三弦求鳳曲，問儂誰是意中人。

樞仙 竹既言矣，當轉而愛棲竹之秦吉了（指藝妓阿吉）。

賣茶樓上始相逢，款款依人意自濃，莫怪翻飛秦吉了，效人調舌最慚儂。
有扇請贈一枝。

梅史 若教團扇能留贈，長詠吳紈裂雪詞。

（中略）

桂閣 高樓帶酒聽歌聲，紅袖扶來別有情，只恨巫山難入夢，半輪明月滿京城。
強哉 請發聲吟一詩。

（由於小萬沒有來）

公度 待來竟不來，姍姍何其遲？思君如銀燭，更闌多淚垂。

泰園 相呼不遽來，蓄意故遲遲，好如見食貓，饞口涎自垂。

強哉 王賢且暫待，彼知己小滿者今將來。

泰園 既領厚情，行將告別。

桂閣 現報道小萬可來，何棄之而歸？何言虛？試問之小婢。

泰園 君路既遙，弟亦有事，不如早散。

與
 君
 身
 無
 才
 雖
 不
 能
 言
 論
 長
 者
 之
 教
 可
 以
 隨
 之
 存
 我
 實
 好
 事
 也
 頃
 者
 不
 覺
 今
 日
 相
 見
 尤
 甚
 如
 知
 馬
 國
 馬
 聲
 子
 日
 事
 之
 情
 也
 幸
 甚
 幸
 甚
 何
 其
 道
 思
 已
 如
 錦
 障
 更
 圖
 所
 後
 相
 呼
 不
 覺
 未
 善
 矣
 故
 在
 此
 見
 會
 難
 鏡
 以
 波
 自
 去
 于

桂閣 敵廬太近，不見小萬誓不歸。君如先歸，則小萬之來，何言而返之？不知可送之於公署歟？

公度 來則言吾輩久待至歸矣，閣下獨樂可也。若來，爲我言，吾屢呼之，皆以他去不果來；所索書畫，梅史遲不畫，遂至今未齊備，吾欲以十二幅贈之。

宮部 黃大官者，襄傾蓋百載之知己也，請暫留焉，襄誓而爲大官拍致那小萬婢。

〔第一百六十九話〕

（戊寅十一月十八日午後在公使館泰園的房裏筆談。這時，泰園和一位少女正在吃飯。我送給他風月堂的糖菓。）

桂閣 比目鴛鴦真可羨。隨無事而來，非有可言之事。

泰園 君從何處而來？何處食飯？又攜得菓品相餉，意何厚也！

桂閣 新堀女優坂東辰次小照，欲使黃老爺一觀而攜，俟黃老爺來於此而聆其品評。

泰園 與梅翁同往可也。弟今日有公事，無暇暢敘，請恕之！

（在沈梅史的房裏筆談）

桂閣 弟欲抄寫黃老爺所藏之沈石田山水圖上之詩，蓋有欲贈於匾額，黃氏之意也。

縱令不往黃房，君暫借來，則刻於是抄寫去耳。且此女優坂東辰次小照，欲呈黃、廖兩君，故特攜來矣。此女優現在東京柴浦新堀座張戲，鴻齋喋喋褒讚的。

梅史 黃氏詩弟即往抄來。

桂閣 弟又欲細見其山水人物位置，而綴小文章，希少見焉。今日要發奏摺，乃將今

年所辦之事奏皇上，此事黃主稿，廖寫之，而弟封之，故不得聞。他日可以暢坐談畫。泰園因有候京內友人信，其餘函須今日抄好，明日封發，因由此寄至上海，再寄入北京，遲則河冰，輪船不能往，故急急也。

梅史 弟事因尙未抄好，故封尙少待，可以少坐閒談。

桂閣 僕所言，請改日可也。想君亦多忙，刻可告辭。雖然，僕廬路遠，來請此事亦不易，願俟其黃君處閒，而一時借得抄寫，則望足下；不然，則弟告辭。

梅史 二十日

桂閣 本約二十一日與鴻齋相訪。

（回到泰園的房間，叫川島浪速拿這封信到黃遵憲的房裏去。）

弟欲贈「大癡境」三大字之額，而願抄寫那沈石田之詩，且觀其全圖景致，現乞之於梅翁，梅翁道黃公寫信，無寸暇。雖然，弟今日特來，在欲抄寫此詩而已，如辱一見，則幸甚也。想尊房匆忙，如然，則使貴价攜泰園處，刻抄寫奉返，希勿煩弟之願。黃老爺閣下

源輝聲頓首。

公度 前辱賜酒席，感謝！欲作一詩，匆匆不果也。今日實無寸暇可以陪話，石田畫即送一覽。觀「大癡境」三字大佳，代隸是盼。

遵憲覆。

（畫幅上寫的詩是：）

畫在大癡境中，詩在大癡境外，恰好二百來年，翻身出世作怪。

沈周。

（這幅畫，是他叫浪速帶回來的。當時，我也送給他辰次的照片兩張。）

桂閣 即抄寫完了，請落手。此小照名古屋女優，現來東京演戲於芝山榮升榭者，乃謹奉呈 黃、廖兩君，幸賜愛顧。二十一日木曜日午後，與鴻齋氏俱奉訪，許暢談否？或二十二日方便也？請示其閑。

公度 廿一日、廿二日午後在三時前後均可來譚。美人圖暫收。

憲白。

（我對泰園說）

桂閣 君到某日而始得閑？

泰園 過二十日可少暇。

桂閣 午前午後之內孰閑？

泰園 近二三日內有京信數十封，午前午後皆無暇，待二十日發出則少暇。

戊寅筆話 第二十六卷

〔第一百七十話〕

（戊寅十一月廿一日午後，我和鴻齋到公使館去，爲的是請何如璋教明史稿的句讀。）

桂閣 爹曾許授明史之句讀，所以攜來，幸勿叱。

如璋 此書係初印板，不漫漶，甚可觀，且留案頭，俟有暇時當爲君一覽。日來何事？今晨下午一點半鐘，當偕各公使到宮內省，聞貴皇上出巡回來安？

桂閣 此書目錄，別無施小圈、記句讀之處，惟有上表而已。宮內省園中菊花盛開，想各公使亦有其同賞耳。

如璋 此則不知，須到去再說。

桂閣 此書兒深怕毀損，故平生欲收此箱，希知悉。敢問署中隨員幾名相隨到宮內省？

如璋 俱不去。一物無成而不毀之理，金石且然，况書乎？君何見之拘也。

桂閣 那帽名及玉名？

如璋 帽爲江獺皮沽做者，係冬令時所用；頂爲珊瑚。

鴻齋 今日祝儀，爲 皇上無恙還于本都也。賞菊係同族及寵臣。

如璋 此行卽是此說。

鴻齋 閣下祭詩時，着此獺皮冠乎？

如璋 祭詩當用黃冠、卉服、芒鞋、竹杖；此係禮服，用之則不稱。

桂閣 成之日，又進次冊。其成之日請賜示！

如璋 全稿恐須十年告成。

桂閣 到鶴駕翔回之時，僅圈數本，決不爲少，蓋兒家殘 尊閱之書，頗大幸也。希

暇日閱之！

如璋 大概本記必可句讀，明太祖成祖本記定須一閱，其餘擇有功業者一觀，其餘不欲批閱之也。觀史如觀戲，非好脚色不好看。

桂閣 康熙帝（或疑乾隆）楹聯之句「日月燈光，湯武丑淨」，蓋是歟？

如璋 大意如此，楹聯叢記中有之。

（我到了何子綸的房間，他正在梳髮。）

（這裏來了一位叫黃房的琉球人。不一會兒，公度也來了；又一會兒，梅史也來了。）

桂閣 現琉球軍已退倭軍銳鋒，想君難當，非暫休兵養氣，詎筆戰之爲？

鴻齋 琉球親方各有文才學者乎？

公度 琉球小國，從古自治，近爲 貴國小兒輩（執政之流）所欺凌。彼臣服我朝五百餘年，欲救援之。

鴻齋 琉球洋中一小國，先年爲薩人島津氏所奪掠，爾來貢於我，聞亦貢 貴國，使者往貴國，忘用貴國年號；來於我者，用我國年號。中有漂然不爲二國者。

公度 近年太政官乃告琉球阻我貢事，且欲干預其國政，又倡言於西人，既與我言明歸日本，專屬鼠偷狗竊之行，可恥孰甚？

梅史 遂夷於九縣，非惟我國之所不忍聽，亦四鄰之所不能平也。

桂閣 琉球人筆話何故不許閱？

公度 方與 貴國議此事，他日事結，亦無不可觀。此事不欲告日本人，少留日本情面也。

桂閣 我非日本人，東勝神州傲來國華果山人也，何妨觀。而那琉球先生姓名如何？

公度 皆其使館之官，一尙姓，一毛姓。

桂閣 兩人官係何職？

公度 毛法司，尙耳目。

（我對梅史說）

桂閣 君有營繕之任，所以弟忠告焉。此庭植松梅花卉，甚似失景致；不如崖上施木欄，而不妨眼前遠大之美景。君以爲如何？

梅史 夏秋西陽酷熱，故須綠陰遮蔽。

桂閣 此策極劣，如有夏日熱炎害人，則詎不垂簷帷禦之？

梅史 簾帷之屬，恐不足當之。

公度 既由廣東購碧瓦闌，行築於崖上。此庭種小花木，不礙眼也。

鴻齋 美優名俊辰吉者，夜夜財家來促同床，辰吉不敢肯，非拋大金者不同睡也。

公度 敬聞命。

鴻齋 女優更換脚色，今又一婦來，比前優美貌十倍，桂閣戀戀不能去，恍惚忘我，魂魄飛天外。閣下一日同桂君偕行觀之如何？

桂閣 我持論曰：凡天下之佳麗，才氣鍾於美人者，非娼妓也，非絃妓也，非良家女子也，非女史也；如那女優，或扮男，或扮女，變幻萬態，使丈夫戀戀相死者也。

公度 山川清淑之氣，不鍾男子，而鍾婦人，莫日本爲甚，古所謂女兒國、美人國，殆卽指日本也。

鴻齋 山川靈秀之地，以我尾及三爲最。尾三之婦，比之東北，其勝百倍，不啻如東京。自古山川鄙陋，婦人亦不甚美。若欲得美人，莫若我尾三，請齋糧遊於尾三。

桂閣 上我觀雨樓一覽如何？

鴻齋 戲場脚色第一回

加藤重氏者，有兩美妾，在一室圍棋，皆熟眠。二妾頭髮，逆立爲蛇形，共相鬥爭，重氏觀之，驚愕，忽起菩提心，一夜，截髮爲僧，登高野山。高野山，僧空海所開闢，禁婦女登山。重氏遺石童者，慕父，獨步登山，半途遇父，父不子視，石童悲嘆！其母在山麓，艱苦不能言。

公度 僕謂作人自聖人外皆作平等觀。孔子吾不得爲之矣，則爲和尚可也，爲官可也，爲閒人亦可也，爲色徒亦可也；吾未見和尚遂勝於色徒也，閒人遂不如作官也。

鴻齋 第二回

加藤氏有寶珠，比之隋珠，某侯懇望之，不與，將欲及一戰，加藤氏力不能對之，因約與珠。即日使者來，加藤氏曰：「此靈珠也，不使少女不遇男子者捧之，珠先失光輝。」某公因使一美少女迎珠。加藤氏出一好男子接之，飲以美酒及媚藥，美少女恍然飛魂於天外，遂與好男子密交。於是加藤氏謀作贗珠，與某少女。少女曰：「珠失光輝，如何？」加藤氏曰：「女既與男交，故失光矣。」少女慚怨，遂自刃死矣。

上列觀兩條一連行
 俱有誤(自誤)此語
 不奇親(孔)子言不
 為(矣)則(者)和(尚)
 之(者)意(可)不(同)人
 與(之)為(已)然(可)大
 君(未)見(和)尚(通)語(不
 知)彼(之)同(道)之(好)也

公度 此與左氏所謂使婦女飲之酒，同其狡謀，共爭珠而贗作之，又與家語所謂贗鼎同也。少女自慚，殺身以殉，吾謂某侯失珠不足惜，失此少女，殊可哀也。

鴻齋 第三回

大阪有一藝婦，名梅枝，鮮妍如舜花，頗善舞。有忠兵者，與此婦密契，交情日深。有一財主欲購梅枝爲妾，忠兵心神惑亂，欲購無金，偶有郵送他金，濫破匡而購之。忽罪惡暴露，雖得婦，身體維谷，因竊迹大阪，與婦偕至大和。途中艱勞，頗嘗辛苦。

公度 異哉！夫子所謂竊妻而逃者也。

（我拿出國史略來給公度看）

公度 此篇自「政體」以下，祈代爲譯漢，但何以酬勞，祈足下自度，與王泰園言之。

鴻齋 政體以來迄尾譯之歟？

公度 是書譯畢，他尚有煩君者。一切紙筆之費，僕以爲不如計篇數，如每十篇需多少，足下自審度之可也。

鴻齋 此文鄙拙，譯之不甚佳，惟貫串意而已。僕塵事多端，請限今年畢業。

公度 是文雖鄙，閣下熟史，以意潤色貫穿之可也。他日攜歸，可爲君刊行之。

鴻齋 印行有限制，苟文部省書，不能再印之也，惟爲閣下譯之耳。在修史者，不有人禍，有天刑，觀文公與劉秀書可知。僕不信柳子厚駁議。

公度 所謂印行，行於中土耳，無所謂板權免許也。僕閱史，喜閱志，故求足下先爲此。

鴻齋 譯新聞紙布令者，有其人乎？未否？

公度 此間本有翻譯馮姓者爲之，然僕觀之，不譯亦知其事也。通西人語言文字者多，通日本語言文字者少。

桂閣 我邦文字之作用有數樣，雖邦人未能悉辨，萬葉集、源氏物語、伊勢物語等數本，是謂之國話，猶貴邦之官話，然今人寡知之者。邦人碩學鴻儒，讀貴邦典籍，又少知之者。其外平生普通之言異，於其州郡而又異焉，所以邦人亦不能解。

公度 遣人購地氈，又嫌歐人之太華而俗。

桂閣 不如鋪日本席，如此則腰冷難堪。

公度 因其冷，故欲鋪氈。鋪席仍冷，仍需褥。

桂閣 此褥堅硬如石，又似瓦，招冷何招暖？

公度 西京有坐褥，文而華，五色相間，何名？欲託人在大阪購之。

桂閣 必定是西陲織物，其價值弟不能知。

公度 西京亦有卓氈，亦文而華。

鴻齋 聞閣下登賣茶樓，戀慕小萬，真然否？

桂閣 今日雨天，蕭條無以遣悶，願君爲主，伴弟與鴻齋而遊小萬室如何？小萬當

時於弟拋財則不肯，想君拋財必來，請試試！

公度 是不如君爲主，而君不往，則阿萬必來。

桂閣 未聞爲人拋財，使其人恣逕其娛，而我傍觀之愚也。

公度 若君去，則萬又不來。

鴻齋 桂閣曰：同小萬欲觀女伎場，君肯否？黃君慕小萬，小萬不想黃如何？一夜

夢，恐不能同床。

公度 往小萬之室，索然無味。僕之好色，樓一醉，鵝絃亂撥，笑聲嘩然，是一嘗欲以此鳴豪，問鉅鹿可知也。

桂閣 否。小萬之幽室，結構廣袤，客數宏少；至鵝絃亂撥，亦復便，何迂而往之色，而闕信於朋友，初村之遁逃倫務者詎不責問之？

公度 惑溺於色，是何足責？人患不好色耳，是人吾方病其不好色也。

桂閣 余亦既然一孝子一忠臣了，所以屢擁忠臣孝子，得乎？如欲爲忠臣孝子，凡不知所自起，一往而深者爲情；若則可爲不忠不孝。

桂閣 君知其僞言之爲不忠不孝，而前日生

今所言，地食言矣。

公度 所謂他日，安知其指今日乎？

桂閣 今日亦自前日見之，則他日也。果如君言，「他日安知其指今日」云云，然今日亦他日也，今日爲主又頗當。

公度 經籍中所謂他日者，如「他日君出」「他日歸」，皆無定之詞。

桂閣 他字君所言固非其定之事，余以今日願往，雖今日又他日也；况小萬必伴君來，所以促之。

公度 弟本約魏君以今日往，雨遂阻興；足下又屢促之，僕不受逼促，故不願往。

桂閣 君不願往，小萬願來，弟亦願往，魏君亦願往，雨何懼？况雨天蕭條，天氣靜寂，頗便酌酒；且人各有報恩德之儀，弟前日拋財饗君，君報之，又至當之論也。

子綸 他不願，弟當促他，他本邀弟同往故耳。

桂閣 促之何自君乎？黃君密思，遊小萬處頗好。

桂閣 古人曰：「報仇以恩」，况朋友乎？縱令投木桃，報瓊琚，又可謂好矣。如此

一事，君不可不報弟前日之宴。

公度 責報不可出自友。

桂閣 君不知其報之爲何物，故弟故促之，又朋友之信義也。君不忙，則暢談無妨否？

公度 今日無事，惟早起忽患頭風；午後諸公來，又令梳髮人抽之，乃覺清爽如常。

桂閣 凡人氣鬱則生病。頭風之患，蓋不可過焉，當是時，如有使其氣爽快，則病患可退。其法惟在呼美人，啖佳餚耳，况於美人之待君之駕臨乎，不得鬱病而何有？

公度 何不一往催小萬乎？

桂閣 以弟充酒食之任，君嘗任小萬之聘職，而花月、賣茶皆價貴興少，又不便呼

小萬，不如直向小萬家而遊，豈不廉宜且便乎？

公度 或賣茶樓，或花月樓，雨晴即偕往可也。小萬家僕未嘗一往。

桂閣 家在日枝街，新橋之側也。聞他家玉宇雕欄，燦爛輝煌。而君登賣茶或湖月，小萬如前日而不應招，則空歸而費財於畫餅。到小萬之家，則百發百中，恐他不能逃。

鴻齋 小萬雖藝妓，實賣色鬻淫者，若欲同床共睡，不費數金，不能達本懷也。試擲十金，則有十金之情，擲百金，則有百金之味，欲使鴛聲快活動牀，非投數千金不能探其真情也。所謂傾國傾城者，不鑒前車覆轍乎？

桂閣 良話良論真良實良。

鴻齋 良字不當，換他字可。

（樞仙來了）

樞仙 抱良人眠，對良人語，方知良語。君亦有良人可抱可語者乎？何由知良語良論而又莫良誠良也？

桂閣 良固有良人，其良人神恩良善，吐良話，爲良行，是良婦，所以能事良人也。
黃君說弟以小萬往訪，君又以誰爲知己？

樞仙 弟實未遇其人，故於羣婢並無一常呼喚者，至知己則更難言矣。

（泰園來了）

泰園 因雨客少，美人不致爲別客所招，大妙！黃君何其拙也？
公度 足下將母同。

桂閣 小萬必定雨中寂寞，君如訪之，亦可謂一大功德。
公度 君先往小萬之室，弟與鉅鹿即來。

(下略)

〔第一百七十二話〕

（戊寅十一月二十九日，我差人把這封信和一個匾額送給黃遵憲。）

桂閣 橫額壹 額釘一連

右奉呈

晒納，冀快令尊价揭樓中煙景最佳處，則幸甚！僕頃感冒惡風，不能出戶，乃馳小价房吉攜而進，併希賜

錦回！

黃大老爺閣下

英曆十二月二十九日

源輝聲頓首

（匾額上寫着）

大

癡

境

公度黃君所藏沈石田山水一幅，上題曰：「畫在大癡境中，詩在大癡境外。」大癡者，黃公望也。按丹青志云：「石田氏每營一障，長林巨壑，小市寒墟，高明委曲，風趣泠然，使夫覽者若雲霧生於屋中，山川集於几上，是殆得大癡之傳者矣。」今黃公度君與大癡姓相同，名相似，而豪放逸邁之氣，亦復相類，得此石田之神品，懸諸座右，朝夕玩賞，恍聚今古名士，晤對一室中也。丁丑冬，君隨使來我邦，越戊寅九月，購置於霞關西署中君之樓居，遠眺則芙蓉之高岫，竹塋之曲灣；近望則茜陵之村龕，麴巷之炊煙。長林巨壑，愈出愈奇；小市寒墟，越深越妙。目力所窮，風情無限，則樓外之煙雲直與畫中之山水相脗合，是真景，非畫景也。石田若預知此地之勝景，而摹此畫也？亦預知公度之愛是畫，而題是句也？此其中殆有夙因焉。余喜隸「大癡境」三字以贈。伏乞

公度仁兄大人鑒政。

（公度的回信）

公度 拜謝，敬領，當懸高樓中。陳列皆中東兩土之物，無一歐羅巴錯雜其中，閣下

予聞漢書云漢書之體也
為世所重也其書之體也
世所重也其書之體也
世所重也其書之體也
世所重也其書之體也

燒酒
二十一日
國徽
中東
中東
中東
中東

合五通書此書也
加於五通書中
凡五通書中
凡五通書中
凡五通書中

願之乎？此覆。

桂閣賢侯閣下。

(下略)

十一月六日，遵憲。

〔第一百七十四話〕

（戊寅十二月一日，我在永田町公使館和泰園筆談。）

桂閣 微恙稍愈，方才得謝所圈八大家文之厚意。蓋弟嘗約君非把八大家文全篇悉圈之；隨君所言，擇君所喜之篇，而許標題首，印小圈，則幸甚！其外不煩君。

泰園 恐有誤字，故全篇圈之。

桂閣 復厚意也。雖然，全篇圈之，不啻煩君，殆費日子耳。不如向題首而圈之，則得一知此篇君所悅、此篇君所不悅歟。

泰園 准圈篇首。數日內公事頗繁，上午九時辦公，十二時退食；一時辦公，四時退食，故少餘閑了。

（公度來了）

公度 昨賜匾額，書文俱佳，拜謝拜謝。

（梅史來了）

桂閣 如閑則趨府暢談耳。

梅史 先所屬畫，今截之，長短如何，請閣下往觀之。

桂閣 以其絹爲全幅，復不截之。

梅史 今稍有暇，特作之。

桂閣 君許作此圖而贈，想笠鶯必甚可喜，弟亦有信於彼。

梅史 作圖之間，弟逍遙門中，請君令房吉奴隸。

（梅史畫山水畫）

桂閣 弟路遠，明日來拜賜耳。希 君期今日而寫完，明日之來，惟拜領耳。

〔第一百七十八話〕

（戊寅十二月十五日早上，我在公使館和何如璋筆談。）

如璋 忽然雞鬚，想是欲媚內之故。

桂閣 我邦婦人喜鬚，所以蓄焉。

（午飯，我吃中國菜。）

桂閣 聞貴邦進士有正途、異途之二件，敢問其詳？又聞 君踐正途，而其正途、異途之規則概事實如何？

如璋 進士只有一途，並無正異之別。惟舉進士後，則同一榜中，分用爲翰林、主事、中書，外而知縣，共四班，以翰林爲優耳。

桂閣 嘗聞他人乃曰：正途得擢翰林，異途不得擢翰林，且異途雖學問才識未當其處，足以擢其任。疑是訛聞。雖然，華人亦說正異之別，敢問其事必有焉？想君或隱匿不明示，弟情如骨肉，何匿之有？

如璋 所謂正異途非進士之謂，吾國服官者，如讀書得貢舉爲官者，卽算正途；其他保舉捐納爲官者，算異途。若進士則由舉人而得，是正途之優者，不再別正異

矣。何曰保舉？何曰捐納？其方法保舉者或辦軍務，或辦國家，各事出力，嘗之以官者爲保舉；若捐納則平民自揣有才力可以爲官，並有家貲可以報效者，視其納貲於國家多少，賞之以官，爲捐納出身。

桂閣 百疑盡釋了。此事是國朝之政體，如欲搜是等之政事，則以翻何書爲好？

如璋 捐納者有捐例書可查；係保舉者，須查成案，較不易。大概中土選士爲官，以正途爲大宗（大約千員官有八百是正途也），此查大清會典可知。一二品大官非正途正身者不易得。

桂閣 大清會典全部約幾許卷？而其部分怎麼？請賜教！

如璋 大清會典我朝典禮政事，分門別類，大小內外悉備。其全者共五百餘本，其略而摘要者約四十本。此書東京書籍館有之，可以借看。我公事房中亦有之。公度有摘要一部，可借觀也。

桂閣 久不陪鶴駕游郊外矣，君所好之日而游君所好（之地）。

如璋 有何處可游？梅花開於何時？

桂閣 東京梅花非立春則不發，縱有寒梅，亦不足觀，不如待凍天而賞雪。

如璋 雪亦不易見。前一二日天陰欲雪，復寒雨而不成，殊敗人興也。近鄰爲高島之居，此君識之否？拙齊集爲青山延壽之父所著，送來求序者。

桂閣 高島氏何者？兒未知之。

如璋 舊藩副島之舊主。

桂閣 副島之舊主乃鍋島氏也，其第係伊館右側，少許相距之地，想邸中樹林，於是室可見。

如璋 君與交好否？

桂閣 前年嘗與秋月種樹（亦華族也）俱訪鍋島直大於其墨水別業，時今參議大隈大木、副島等數十人相陪行酒，故一相識也。

如璋 不甚深交，不可以言。僕因階下之地與之相連，擬借其柵外數坪地共成一小園，俟他日招其舊識者與之商也。

桂閣 此任副島氏可也。本日君他出否？

如璋 等等再看，無成心也。

桂閣 閱小說平山冷燕書，署曰「天花藏」云云，不知天花藏的係誰氏？請賜教！

如璋 此等說部，皆遊戲間人筆墨，所云云不必定有其事其名其人也。松平慶永係水戶舊藩否？

桂閣 慶永越前諸侯，非水戶藩之類。又慶永之祖先與水戶祖先同族，皆是德川氏之支族。

如璋 水戶藩現爲誰？維新時是何名字？

桂閣 現爲德川詔武。

如璋 其藩士有在朝者否？

桂閣 頃琉球人屢來公署，其事係談文事歟？將係談俗累歟？

如璋 皆係爲其國事而來，非文非俗，近乎公事。此事現與外務省言之，君知之否？

桂閣 現閑散放肆之人，豈何知公事？更問琉球國或爲貴邦之屬，或爲敵邦之屬，從來論者不一定，其事實果如何？兒視其衣服暨姓名等殆爲貴邦之屬，君以爲如何？

如璋 頃與外務省言，照舊章辦理，我兩國均不必計較太明，此係交隣之善法，亦情理兼行之事。外務省似不遽喻此意，殊可惜！

桂閣 外務省論此事爲誰？何言而不喻之。

如璋 外務省所覆之文，無理可言，第以虛詞相答。鄙意琉球自爲一國已千餘年，非貴國諸藩可比。若外務省執而不悟，我亦無法周全其間，此事所關貴國利害甚大，愚當不欲盡言之。

桂閣 此議之初起，在君未來敵邦之前歟？或頃琉球人來懇憊之歟？

如璋 愚之所以來，係爲此事居多。此事球人於前年赴閩，求閩省督撫，該省爲之轉奏，交使臣查辦之件，非來此始受球人之請而言也。且此等事關係兩國政府，出使者亦不能擅與人言，此各國通例也。

桂閣 長坐妨讀書之暇，且擾郁廚，且愧愧，且謝謝。一日陪鶴駕向遊一處，以償今日之罪。

如璋 一遊何能償乎？

(中略)

(我在黃氏的房間裏筆談)

桂閣 本約弟本日與諸友伴諸君於一酒樓而耽吟詠。昨夜黍翁有信曰：今者有別友招

飲。今聞之則楊君招飲者也，必定小萬可聘，公度之垂涎可想。故轉訂二十二日與諸友相與伴諸君於一酒樓，如此時則楊星恆君亦可伴也。

公度 二十二日之約，僕未審暇否？楊星恆精習泰西語言文字，亦通天文算學，其始爲秀才，後習於同文館凡十年。是人和平溫雅，固我輩流也。

桂閣 希君二十二日之約不可違，如違則小萬之來，復屬空空了。縱令君不來，至其聘金，則弟可取於尊府。雖然，尙拒之否？

公度 至日或不負約，未審同坐有幾人？

過日所書「大癡境」匾，感謝之至，既懸之樓上，閣下何不往觀之？

桂閣 飾得整整齊齊，却愧拙書污高堂。二十二日卽弟與諸友先到尊樓而敘談，蓋因在敝邦席也。

公度 謹掃榻以待。

己卯筆話 第十五卷

〔第八十八話〕

（己卯——明治十二年，光緒五年，公元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我要訪問何公使，把名片遞給何紹文——紹文是公使的僕人，又名天育——，先和紹文筆談。）

紹文 貴下來，拜何大人？

桂閣 如公閑，則賜晤。君幸傳話。

（我和何公使筆談）

桂閣 昨日閣下往觀吹上御苑，試騎射否？

如璋 以雨阻，外務省有信來，告延期。此後未知何日。名爲犬追物，究竟是何物事？

桂閣 此犬追物者，昔時諸侯所專用，以薩摩太守島津氏爲第一。現於吹上苑而演

者，則鳥津氏舊臣。蓋此事大關禮式，可見我邦古禮格嚴，風俗淳美也。弓箭衣帽鞍韉等一一有稱有法。閣下等初觀之，恐不能解其精細，得一精其事者在傍，一一言之，則閣下等或以歸中土而爲談柄。僕亦蒙許觀，奈朝廷有法，不能同。閣下坐在傍，執筆研而說話；如在傍而一一話其事，則大有所樂。不知通辨官中能識其事否？

如璋 何以名犬追物？

桂閣 不過鐵騎之演習也。以犬爲敵兵，放是於曠野，追射以中者爲勝。又有稱丸物者，以革造廉形，一人乘馬繫繩引之，一人追驅射之，皆一樣昔日鐵騎之演習。

如璋 然則馬追犬，非犬追物也。犬則何事而爲人之的乎？一笑。此間譯官，唯鯉門一人，恐其年幼，亦不識此禮之名稱。第馬射一節，吾土尙以此校武士，惟所著之禮服或不同耳。校射時有以皮爲的者，亦有以圓球爲的者，謂之射地球。其人有翻身仰射、側身倒射，各逞其技巧，其名目難以枚舉。

桂閣 凡演射之法，各國略同。我邦亦有此事，如犬追物則渾用此法，按「物」則

「者」之誤矣。又有大笠懸、小笠懸、流鏑、馬騎射等，我邦舊有此習，藩士悉善弓馬，僕於是知之。惜乎閣下觀「犬追物」大有舊禮之存者，而不能窮其禮式之精。如僕爲譯官，則譯言一一說話，以告我昔日禮儀之正。

如璋 異日觀犬追物時，當邀閣下同往。大約此等事觀者人多，亦不必盡有分別。

桂閣 此日僕之席與閣下不同，頗似無便宜。他日詳一部犬追物考以奉呈。

(省軒來了)

省軒 龜谷行。君知否？

如璋 知之。

桂閣 如不嫌則來此處如何？

如璋 省軒先生久未晤，想近况必佳。昨日梅史已回國，先生與桂閣來此，少一坐談之客矣。

省軒 久不得拜，此方濁塵萬斛，願聽洪講開心茅。

如璋 日間文字酬應極忙否？現仍寓舊所，抑已移別處也？

省軒 日間甚忙，然逢文字友則拋百事接之。敝寓依然時賜枉駕，幸甚！

桂閣 昨歸舊國留幾月？

如璋 不過三旬，旋來。

省軒 梅史去，惆悵欠一良友。

如璋 梅史以事去，今日想已開行。

省軒 僕又一丈夫，別離無淚。唯梅史去，僕潸然有句曰：「丈夫把別偏多淚」。

如璋 有一楊友在北京，書法極佳，學問亦博，欲招其來署，未知來否？

桂閣 閣下請察其情。有楊翁者，才學宏博，僕自今延頸而待楊翁來署。請問楊翁名字官職？

如璋 楊名守敬，字惺吾，湖北人，辛酉舉人。頃寄我楷法溯源數十本，鈎刻考據俱精詳，暇日呈君一覽。惺吾古君子，非好色之徒。

桂閣 僕初學楷法於東京市川孔陽，字米庵，以顏真卿爲書祖。僕腕弱筆鈍，不能窺其蘊奧，慚惱慚惱！

如璋 惺吾之書法，古雅之極。若楊梅合之，則成毒矣。

桂閣 楊書法蓋法誰氏？

如璋 源於篆隸，不拘一家。

桂閣 又來而代梅史，能挑小園子；梅也，楊也，亦一樣園中之物。（中略）

（我和省軒到公度的房間去。石川鴻齋已經在這裏。這是我們來到以前，公度和鴻齋的筆談。）

鴻齋 今日有約，與龜谷訪閣下。龜谷今在公使處。此人博學奇才，僕日本人爲友者，唯此而已。

公度 僕最賞其詩文，向讀其詩文，曾評曰：「二十年後必負天下盛名。」

鴻齋 如重野川田，一時得顯官，然腹笥空寂無一物。其他皆不足論。如龜谷眞英傑，取人失澹然，其謂之乎？

公度 僕來此，最欽慕者，龜谷子一人。重野川田氏之文，再過十年，亦如今日，蓋無復進境矣。龜谷未可量也。

鴻齋 敵國作爲詩文者，有一病，曰：不多讀書也。今以詩文爲家者，恐不讀千卷之書。如龜氏多讀書而能詩文，其比亦少矣。

公度 僕之蓄於胸中未告人者曰：日本文人之弊，一曰不讀書，一曰器小，一曰氣

弱，一曰字冗，是皆通患，悉除之，則善矣。

鴻齋 僕輩未免此病，頂門一針，可愧可愧！

公度 大約日本之文，爲遊記、畫跋、詩序則甚工，求其博大昌明之文，不可多得也。近來曾文正文集，亦日本之所無也。

齋鴻 昔僧空海遊於貴國，歸來以書鳴於世。嵯峨帝召之，賜紫衣高爵，因曰：「朕近得墨本，遒勁殊妙，想華人高手者。」乃示之空海，空海曰：「是余在中華所書也。」帝曰：「勿欺，爾書劣於此，今以此爲自書，恐虛語也。」空海曰：「在大國，氣象自偉大也，故書勢亦偉大也。今歸日本，日本國小，書亦自縮小，是所以劣於前。」因是想之，國之大小，必顯於書，僕一遊貴邦，將經名山大川，養其胸中鬱悶之氣，然則如僕拙惡，詩文亦自有所見乎？冀閣下歸國伴僕去。

公度 空海云云，稍似英雄欺人語。然核其理，則太史公所謂遊名山大川以壯其氣也。此理自不可誣。雖然，日本之爲文，亦習爲之也。先輩之所以教人者多爲此種瑣記、小序，則轉相倣倣，難以變矣。須得如閣下多讀書之人，倡爲其

說，一以昌明博大爲宗，則後進亦未可量也。

鴻齋 荆川之文似荆漢，震川之文似震澤，子厚在柳州，當如柳州山水。僕以爲一遊貴邦，得觀天台、雁宕、西湖、嘉陵，亦自有所得乎？如畫山水，妄以想像寫江南風景，其實心不安。若一遊，寫其真，亦必勝前時乎？

公度 日本山水靈秀清奇，未必輸我，惟博厚高大之處或不及也。

鴻齋 東京近傍，山水平垣無所見。如信甲頗有勝地，比之五山、太湖，不當十之一，故人心亦自如此。

公度 請略少坐待龜谷氏，僕卽來。

（這時候，我和省軒到了。）

省軒 今日過謁，或人云，閣下往橫濱不在。從來往往以此言拒客？

公度 關人不擇客而拒之，足見其無用也。嚮送梅史歸，僕亦極感厚意。梅史歸，失一文墨客矣。

省軒 弟與梅史交久矣，一朝相別，會期無日，使人爲數日惡也。

公度 卽僕亦與彼相見，未知更在何日？

省軒 先日所呈 大著序，不知中用否？

公度 敬謝敬謝！雖然，序中有言，「未及細看是詩。」僕意更欲他日刊印之後以呈正，再乞序也。

省軒 宮島栗香請諸君子評其詩，已成否？

公度 僕向日評其詩，久已還之矣。但僕持論，或以爲過刻。

省軒 閣下近來有何著述？

公度 近來方編日本國志，恐至明年此時方能脫稿，爲目十有二：曰國統，曰鄰交，曰天文，曰地輿，曰職官，曰食貨，曰兵，曰刑，曰學術，曰禮俗，曰物產，曰工藝，成書約有五六十卷。

省軒 所引用之書已具否？弟有所知，亦應言之。

公度 其不備不全者，當一一請教。雖然，僕之此書，期於有用，故詳近而略古，詳大而略小，所據多佈告之書，及各官省年報也。

省軒 弟曾在史官，欲爲國家造一代大典，網羅十餘函，分門數十，其書未成，弟亦罷官。尋皇城係祝融，草本舉付烏有，誠可慨嘆也。惟有職官表一冊僅存，後

之史官，冒爲己著，其實弟成之也。

公度 是大可惜！今日內務省出版之書，層出不窮，無一人爲此事，亦一大憾事。大日本史只有兵刑二志，蒲生氏職官志亦可補其缺，以外則寂寥無聞矣。誠得有志之士數人，編爲巨典，仿通考、通志，則二千年來典章文獻，不至無用，僕日夕引領望之，曾與今史館諸公重野川田氏言之，不知其能否也。

省軒 敵土先輩，眼孔甚小，無見及之者。獨伊藤東涯著制度通，公見之否？

公度 未見。源君美有此意，僕見其序，不見其書。此後則止有蒲氏君平而已。

省軒 此書宜購一部。

公度 此刻史館有塙田守巳。

省軒 塙忠敬今官史局，其父保巳以盲著書。

公度 有保巳一書爲底稿，尙可爲此。過二三十年，恐益無人爲之，典章文獻，終恐寥落矣。

省軒 羽倉勝堂著甘雨亭叢書，亦塙之類也，卷數未滿五十。

公度 聞保巳以盲著書至千卷之多，真一奇偉男子也。

省軒 聞塙悉語記所聽之書，蒲生偉人傳譏塙恐近誣，且非君子之言。

公度 中籌之言，卽有之，亦不必道也。

省軒 白石著書百餘部，多有用書。

公度 恨其多和文，而外間又不流傳；東京書籍館所收，不足此數。

省軒 白石詩草，僕藏之。

公度 僕止在甘雨亭叢書見其詩，全集未得見。

省軒 有韓人序跋，蓋選本也，其詩何如？

公度 白石多讀書，故胸襟氣象，有甚好處，然詩未能（中間二字爲蠹魚所襲）。木下負幹之詩亦然。

省軒 今日領洪誨多矣，請此辭。

公度 愧甚，不敢當，僕受教多矣。

鴻齋 頃所願評文，近日攜來，伏乞賜一覽，下妙辭。

公度 敬諾。敵國之不受者，亦敬謝其意也。

桂閣 僕初知采汀令弟，好文墨，願緩緩暢談，必是有益。

公度 僕此二弟也未來，其人頗善雕刻，工音樂，蓋天姿（資）卓絕，而不喜讀書，好武事。人各有性，不可強也。

桂閣 君親稱其弟曰天姿卓絕，想必名士，如使君稱其婦曰風采端麗。

鴻齋 采汀君現在此館人歟？

公度 僕有一弟在此，然年幼無知。

桂閣 十年曰幼。見現在署內之令弟，察年過弱冠，何以言幼？

公度 古人所謂十九年猶有童心，彼無知識，謂之幼可也。

鴻齋 筇翁李漁尙稱白髮少年，然則如僕未至孩也。

桂閣 鴻翁近世老萊子，及班白尙作兒戲。

鴻齋 有一公子，與青衣間行，途上見小蛇，公子曰：「可怕！」青衣曰：「微小，何足懼哉？」公子曰：「我亦微小，汝不懼乎？」青衣赧然，不復爲仕而去。如小雪微小，以爲不足懼。小園曰：「彼食大蛇，何有不怕？如君小蛇，合三，恐不足也。」僕愕然。世俗所謂小囊小姬，不知其量，真然。

公度 宮島絕詩律詩極有佳者，古詩則尙未成家。

省軒 敵土人希能古詩者，不獨栗香也。

公度 足下古詩大可成家，數今日之所造詣，既非餘子所能及矣。

省軒 長復無事，日把少陵集讀之，似少有悟，將錄近製，乞大政。

公度 閣下詩學杜甚好，專意習之，必有進境，近製願拜讀。僕不能作詩，然自喜論

詩，頗得要領，足下暇日與僕一譚，不知果有所見否？

省軒 敵土詩近來纖靡成風，識者愧之。與栗香輩談，亦慨之。與有志之士二三輩

約，欲矯之以宋唐；願得閣下提撕，一振頹風，以扶大雅。

公度 僕不肖，何敢當此？願得隨諸君子後，力著一鞭耳。詩之纖靡，一由於性，一

由於習，習之弊又深於性。欲挽救之，仍不外老生常談，曰：多讀書，以廣其

識，以壯其氣；多讀杜韓大家，以觀其如何耳。

省軒 有向山黃邨者，頗能詩，相識否？

公度 僕未得讀其全集，間見一二詩，似南宋江湖一派，然論其造詣，可謂工矣。

桂閣 省翁曰：一日與閣下與僕俱訪向山氏如何？黃邨曩爲德川氏之官吏，僕亦知之

矣，未爲敘話，頗欲見之。

公度 僕未訪其家，其爲人溫雅，可交也。

省軒 家在麻生，舊幕時爲外國奉行。其詩頗精細，未能博大沈鬱耳。

公度 是有性焉，有習焉，不可強而能也。雖然，詩之爲道至博而大，若土地焉，如名山大川，自足壯人；則一丘一壑，亦有姿態，不可廢也。

桂閣 僕曾遊戲，園有二客相語曰：那活潑而扮丑者，使其人益勉爲之，則可竦妙；那俊俏扮生者亦然，又益力勵之則可，此其奧；且也，末也，皆各憑其能爲之，不可使強異打扮。余在旁聞此言而感曰：「人生萬事，渾如斯兮！」閣下所論，實與之相同。

公度 是則至理隨時有所見，而能悟道，是見聰明。人之秉受於天，如器焉，小者不可爲大，是不可強也，性也；同一小者，可以爲杯，可以爲盤，是可學而能也，習也。

桂閣 僕好友善筆話者數十名，有議論確實而欠風雅者，有瀟洒淡泊而欠學問者，省翁獨有才有學而不有所欠，僕得省翁爲好友，蓋天佑我也。

公度 省翁信好友，日夕乞教，必有所益。

桂閣 現今我邦人而筆談有學如比省翁者，別以誰氏？

公度 有青山延壽亦博雅，然其爲人孤峭而冷嚴，非閣下所能友也。

桂閣 僕氣字亦能可傷觀世音，或爲謹敕，或爲瀟灑，或爲寡默，或爲多辯，隨時悉能焉。雖遇青山季卿，恐不露馬蹄。

公度 惟我能之，足下未也。

桂閣 閣下試延我過季卿家，僕當假爲謹嚴沉默，求愛於那二女兒。閣下在旁，觀我之不露馬蹄。蟾洲詩奇拔甚多，宦中有詩曰：「報國何時時便（原缺一字），與君把臂少怡歡，感恩一滴丈夫淚，期洒三千世界間。」君以爲如何？

公度 果然奇特，乃極似僕詩。

桂閣 筆戰寡敵手，願馳倅呼一文士。

公度 一枝足矣。

桂閣 「三猴弄一豚，豚頸硬直，不能迴繞。」煩君乞好對。

公度 石川灌大河，龜谷幽深，正在左右。

省軒 此詩在楠亭所作，小園磨墨，小雪伸紙，弟頽然以醉筆書之，亦一時雅集也。

公度 想見名士美人，一時雅集，恨僕未得與也。

省軒 恐被小萬妬殺。

公度 阿萬既爲秋月奪去，僕謂校人之魚，可謂得所矣。

桂閣 本日和漢名士會集，請君爲索一豪興。

公度 僕不敢當名士，諸葛公乃可謂名士也。

鴻齋 明後日岸田吟香（新聞記者精錡水之主人）將一遊貴國上海，願與子綸同船乎？

公度 僕不能書，不敢強不知爲知。

省軒 閣下之書，有唐人之風，想應有所學。

公度 僕平生極不喜作書，有生以來，未嘗端坐、陳古人之帖而臨之，故醜陋若此，言之慚矣。

鴻齋 閣下書顧學東坡者，而今則廢之，然其氣韻自溢紙上。凡今世之人，多化於趙松雪，加董華亭軟弱之態。閣下則不然，本學何人書？請示教！

公度 僕實未嘗學之，若謂其似誰，則古人學我也。

鴻齋 余嘗云：龜翁之書，不似其爲人，揮筆如風掃落葉，如萬馬出營，婦人若觀之，必可愛之。桂君之書，過於怒張，美人見之，必避三舍。梅翁彷彿婦女子。

公度 僕之爲書，亦難博女人愛。

桂閣 僕書要隨意應變，現三十二相，宜曰觀音書法。

鴻齋 桂君自比觀世音菩薩，以佛印評之，則三十三相之中，馬頭觀音是也。佛見女人曰：外面如菩薩，內心如夜叉。如僕謂外面如閻羅，內心如地藏菩薩乎？地藏藏於地，猶虛空之藏於空，如僕乃藏於儒，如龜翁藏於詩文，如桂翁藏於譚，如閣下乃藏於官者，如梅史藏於婦室者乎？

桂閣 鴻翁勸我同遊中華，其舉極好。敝邦人無財者，使少有財者，入我所思之道，借其財金，我欲謂之於乘尻馬；鴻齋者，可謂欲乘尻船。

鴻齋 桂翁妄以僕惡言。僕雖不敏，不欲爲尻船。寧爲雞口，不爲尻船，蘇秦之謂也。如桂翁，敝邦謂先船，雖有餘財，爲衆婦所擯。

桂閣 僕不爲鴻齋所欺損財。如閣下歸國之時，則一往夢羅敷山下耳。

公度 羅浮僕尙未至，他日當與君同醉梅下一夢美人耳。

鴻齋 閣下若遊羅敷，不必偕桂翁，天下婦人嫌忌桂翁如虻蜂，若偕桂翁，徒醉眠耳，美人恐不入夢；偕僕，婦人充滿一夢中，亦必虛勞耳。

桂閣 鴻龜欲乘尻船遊旗亭，閣下亦乘尻船否？

公度 屍（尻）船不解。

鴻齋 先船則束道之主人也，尻船則陪遊者。

公度 僕不願也。

桂閣 何故不願？

公度 僕亦不知其何故。

桂閣 食色人所欲，何故辭之？

公度 今日偶不欲耳。

（星垣來了）

桂閣 君亦同往，宜促公度。

鴻齋 桂君頻薦閣下，將登一酒樓歡遊也。閣下肯否？

公度 他日再謀。

桂閣 本日僕欲將西洋饌饗閣下，閣下果肯否？

公度 敬謝，敢固辭。

（下略）

己卯筆話 第十六卷

〔第九十話〕

（己卯十二月廿四日，我到公使館找泰園，泰園不在。我叫野碕把這封信送到公度的房間去。）

桂閣

源輝聲白。刻見野碕劍卿於泰園處，野碕曰：「汝不欲見公度君乎？」余曰：

「子請傳語黃君而曰：『今下午與泰園俱往訪鷺津毅堂，如君無事則同往如何？』」

野碕曰：「宜寫一牘促公度君。」余於是火速揮毫告事於閣下，閣下請援筆寫往否於末，白而覆是幸。余亦有欲告之事。如無事，則暫來泰園房如何？野碕言語喃喃不詳盡意，冀寫其情由是荷。

（回信）

公度 不能往。

（中略）

(在大坂町阿玩的家裏筆談)

桂閣 僕察君所愛在阿玩，而不在旗亭與妓僕也，故今夜惟伴阿玩醉旗亭最好，故使阿玩選其旗亭，一切要廉價并樂雅耳。君意如何？

泰園 阿玩亦秋娘，不過人尙伶俐，聊爲尋歡，至酒樓可不必去也。

(在新住吉町千歲樓的菜館裏筆談)

泰園 何似風流杜牧之，徜徉觴詠到天涯，興來立飲杯三百，醉筆詩題酒屋楣。

桂閣 和玉韻乞正。髣髴文章韓退之，吟詩醉月興無涯，今宵暢飲情何限，千歲樓中題畫楣。

泰園 嫣然一笑擅風姿，侑酒傳書事事宜，不是退之情獨重，晚年鍾愛屬桃枝。(贈

玩娘)

桂閣 和玉韻贈阿玩作，伏乞斧正。淡淡春粧別有姿，酒樓賣醉最相宜，竊期春夕遺鞭去，八八橋邊望柳枝。

(下略)

〔第九十二話〕

（己卯十月二十八日，在泰園的房間裏筆談。）

（前略）

桂閣 僕前日請葉仙兄閱俞樾全集句讀，乃寄詩文集一本，今在何處？如在君處，則一時拋下。

泰園 君誤矣，葉仙必圈不了此書，想存葉處。

桂閣 敵邦例禮，以臘月末進小物。僕於君雖每月獻鎚銖，要不過謝削正；爰更呈敵邦蔗一匣，想君恐不能喫之，如充寵姬尊伴之廚，則復足自補君之費耗，幸乞哂納。

別言：

楮幣三包。

右各一色贈寵姬、使婢、使僮，以謝明治十二年內屢煩役焉。期哂納。

泰園 謝不可言。

桂閣 想君有事，請勉爲之，決不可對話。僕唯借屋喫飯而去耳。

（我給公度寫這封信）

桂閣 本日禮拜日，僕付 閣下必閑，如欲訪友，則同往如何？嘗往青山其他二三友之約，所以言也。刻石川鴻齋來否？僕現在泰園氏之房，幸乞 錦回。

源輝聲頓首

（公度的回信）

公度 弟頃方食飯，飯後即往橫濱，未能奉陪。此覆。石川子未來，前日偶一相見。

蘊憲。

庚辰筆話 第四卷

〔第二十一話〕

（庚辰——明治十三年，光緒六年，公元一八八〇年——二月初二日，我到公使館黃公度的房間，何如璋、何虞臣都在這裏。）

桂閣 據石川鴻齋言，陰曆二十日公事畢，羣賢閑暇，想便筆話了。今午晴明，來訪黃，黃不在，恰得見閣下虞翁等，可謂天使我引見，不知頻日暇否？

如璋 歲暮無一日之暇，君所居墨江，梅花何時可開？

桂閣 清明候最好。僕現到廨前庭上，見玩貴國紙鳶，覺其形與機與敵邦相類，而借引繩，風少鳶不颺，一笑之至！却爲二三童子所嗤笑。

如璋 近日在家作何事？

桂閣 連日陰天，當爐避冷而已。案上惟有時時翻譯大追物考，成之日，奉閣下。僕才短學猥，糊塗無成文章，他日淨寫，乞珠正，幸勿却。虞翁、詩翁何故

去了？不知弟來妨暢談，請恕請恕！

如璋 午飯後坐談片刻未散，頃詩五到書房去了；虞臣在伊房，如足下到伊處，不妨坐談也。

（公度回來，如璋歸去。）

公度 石川鴻齋之言不謬，漢土皆如此，因無日曜給假之例，故年終放假耳。此間不然，譬如外務省今日有文來，便應作答，不能遲至一月後也。

桂閣 梅史有信否？言云云？泰園亦有信手？僕匆忙未寫信，二人近日好否？幸見示！

公度 梅史既到家，布帆無恙。泰園亦有函來。梅史並告弟，見相知諸公，代爲達意。

桂閣 鴻齋言，君所編雜事詩稿，敵邦人加評者有之，期取出賜覽！又君言，將詩稿糊塗者塗之於敵國，敵國已豎碑鐫字，而未得其稿，如使之而止，則使後世傳誤也。幸並出拋下。僕之來，欲言此事也。

公度 擇日於梅花開時踐此約可耳。數日之後，有新刻雜事詩相贈，其日本所評，不

過偶然一二，不足觀也。墨江冷否？僕亦畏寒，手爲之龜；廣東極暖，不須寒衣，居此覺不慣也。

桂閣 算帳已畢否？弟欲與君俱娛一夕之小酌，歲末事必多端，可俟春初乎？請回答：春初出遊近郊否？

虞臣 請俟新年後當踵府拜候。

桂閣 僕未拜閱尊稿，冀取出賜覽，僕當躬抄錄以貯家庫。

虞臣 愚學淺才疏，半生來並無拙作。今冬攜琴劍來遊貴邦，一賭文物聲華之盛，至矣！

桂閣 豈何謙之甚也！僕已忝爲知交，想爾來飲酒招妓之間，必可有佳叶，臨其時則舞，亦誰許乎？（原文）今日取出見示，又與其日乘興示人不相異其情。請幸勿辭，亟取來，賜一見。

虞臣 愚迭承寵召，又蒙贈珍物一盒，謝謝！愚遠來貴邦，無家鄉粗物可答，現已購得一宋蘇眉山先生遺像，敢以答君區區之意，希爲受納。

桂閣 敝家已有一琴操了，今得東坡像，恐使我吃醋，謝謝！拜受。

虞臣 請到敝房坐，當出以獻之。

桂閣 僕慕坡公久矣，常言如投胎於漢土，則當爲數州轉任，必伴朝雲。從今日日拜此公，而學其風流而已。

虞臣 有宋名臣遺像，以贈海外名公，使得日相親近。想君與坡公有風契乎？

桂閣 蘇學士中華之名士，便此到敝廬，可謂門戶生光輝，惜乎坡公像不能言。今日現有何侍講學士，生前降敝廬遊玩，相傳遺譽於子孫。

虞臣 此亦天假之緣也。

桂閣 應趨府坐談。

（他送給我東坡的畫像）

桂閣 僕嘗過何公使府中，見其隸紹文懸此幅，僕望贈，他愛不與僕，僕無力而歸；不料受惠脫，其圖渾與那幅無異，僕之喜悅，何以喻之？請問伊幅之事歷如何？略請示！

虞臣 此幅本是星使之門房之物，其世傳已數代，珍愛之至！愚因受閣下厚情，思無可答，惟不惜以珍重之物易其所甚難求之項，伊亦忻然易之，彼此兩得其

便；以之獻君，此亦烈士酬劍之雅意也。

桂閣 那幅像似搨非搨，似描非描，「壽」字亦然。而此幅傳來必有談柄，不知何州所產？何人所作？何時所用？詳示之！

虞臣 此幅向在敝邦亦甚少。京都琉璃廠屢有出重金以購之者，終不可而得。大約此物流傳已久，然近代有版可摹也，敝邦士大夫競以爲瑞，懸掛堂中，可驅邪云。至所出何處，僕不能妄舉以對也。大抵物以晦而始新，千古名人類如此矣。

桂閣 琉璃廠鬻何如物件？或是古董鋪歟？

虞臣 書籍名器不一，凡所欲各省之件，俱要從此發出乃不謬。其屬珍奇古玩世傳寶物亦有。

桂閣 敝邦亦有是類鋪，因頃日古代物品爲世所愛玩，開其津者日盛月熾。僕自幼時頗愛古董，經目則購，積及數十品，客歲新建一室，陳列其奇玩矣。想貴邦亦必有古代希有之名品埋沒不施世者，僕嘗欲一遊貴邦，擁金頻購名品，且遊玩山水，則活命亦不足惜。

虞臣 尊府陳設珍奇之物，俱甚古雅，星使曾盛稱之。華曆新正初，當邀詩五等一賞識焉。至云到敝邦遨遊，轍迹所至，歡聽一傾，僕當轡車以請也。

桂閣 星使每到敝廬，匆匆而歸，故未觀其小室。如君來則當前日賜郵，便宜掃榻煮茗以待。前日所乞之聯幅，如暇則明日奉寄，幸賜玉揮。

虞臣 僕字畫塗鴉，實不敢現拙；既蒙過愛，俟春間當有以奉教也。

桂閣 今日天氣晴朗，同車而遊玩如何？僕約訪仲陳氏相伴如何？

虞臣 陳君不卜暇否？弟深蒙垂愛，自不敢再却也。請問陳君如何？

桂閣 僕寫信問陳氏，請少俟其回答。

虞臣 未卜此刻太晚否？

桂閣 隨閣下便可也。不知何時刻暇否？

虞臣 請俟明正可也。

（楊星垣來了）

（中略）

星垣 近日尊夫人玉體康寧否？

桂閣 頃日倦繡慵粧，無爲而獲寒，自從搜抱無餘念（原文）。如尊夫人淑順貞烈，寢不同席，居不同室，不同梳栢，不同飲食，何其無情之甚？

星垣 醜婦不敢見人。

桂閣 僕雖爲曹孟德奸雄，尊夫人非鄒夫人，何能挑之？期拜見。

虞臣 愚從中酌之，二君夫人終須相會，俾旁觀者安，得寓目焉，快何如乎？

桂閣 羣臣嘖嘖。

星垣 請尊夫人到敝舍一會可也。

桂閣 好，便賤荆趨府一見，僕與君可俱隔簾一見，此策如何？

星垣 僕與君宜避，不可近，以威可畏故也。

虞臣 狐假虎威。

桂閣 僕方梅史、秦園之在東，每飲酒招妓，登臨遊玩，作一詩一文，必來乞正。今二人已去了，僕失受教者，恍若獠獠墮樹，期君爲僕裁正拙稿，何幸如之！不知許否？僕祈見尊稿，仿其體，作一篇乞正。幸出一篇示之，是僕之期也。

虞臣 閣下學博文富，洵推一世之雄歟！請出鉅製拜讀，俾開茅塞，幸甚之至！僕此

次來貴邦，係因敝省赴鄉試後，便從海道而來；有些拙作，仍存在家，未帶行篋，俟明春公餘稍暇，當錄一二奉鄙。

桂閣 公度云，業已有與張星使唱和之作。卽示之！

虞臣 近有一二首，都不堪現拙。現有張星使數首仍在，君曾見否？

桂閣 梅史在春萍館詩草，名石稿文集，公度有日本雜事詩，何公使有使東雜詠之大作，僕渾抄寫藏之。每逢佳士，不得其集，則恍若入寶山空手而回。請君使僕得其寶。

虞臣 僕作全瓦礫，不堪入高人之目。但凡見有名才博雅之士，無不降心相從，以爲集思廣益之助。至於拙作不敢出以問世者，猶敝帚自珍之意也。

桂閣 黃氏雜事詩二卷，如無惜，則使僕拜借。據黃氏言，原刻多錯謬，不日改正。僕頻欲通讀，幸貸之。據云，此二卷詩屬卽刻要全其校對，明日訂定後，要先行寄去總理衙門云云。俟訂定後，當代覓一部可也。

虞臣 此卷亦是總署刻來的，但有錯誤，仍欲校正云云。

桂閣 已請黃氏矣。

(我和蔬蓀筆談)

桂閣 請君煩數行文字賜談。

蔬蓀 僕自少失學，故至今僅成一塵俗人耳。蒙寵命文字之談，抱愧多矣。

桂閣 君住廣東乎？或在燕京乎？在國之日作何事？來東之途中，大輪船中不遭風濤危險乎？

蔬蓀 家在廣東，平日無所事事，一散遊人耳。今冬間友人自貴國歸，其說貴國種種佳處，因矢志一遊爲快。途次尙托庇平穩也。

〔第二十八話〕

（庚辰二月十四日早晨，我借石川鴻齋到會根俊虎的家裏，和張肅昉（滋昉）筆談。）

桂閣 據爲一君言，先生昨夜嘔血，請問玉體已愈否？此位敝友石川鴻齋，又敝邦一儒，慕芳名，頻索進謁，僕同車而來，蓋厚朋友之厚誼也。請先生願俱相交。

肅昉 昨夜至新橋，歸後至夜半丑刻，忽然吐血，約有少許，生平素無此病，頗覺愕然！旋延醫來，服藥，今日雖稍愈，而精神甚委頓，賓友石川先生速來過訪，益賜佳叶，僕以病軀不獲奉陪，請恕之。他日全愈，再屬和也。

桂閣 宜保養玉體。客中或缺事，弟甚傷之矣。弟今日來高齋，其意在欲謝昨日刪正之厚且至也。又想穎中語多蕪雜，先生刪少矣，弟甚不安心，故再將原稿奉還，願賜再閱。

肅昉 承關愛，感甚！穎語雖冗，然尙可用。僕今日執筆甚覺眩暈，故不能代潤色也。

桂閣 少愈則刪正，而托郵便致此於敝廬，是禱。

藹昉 雖不能暢譚，何妨少坐。

鴻齋 初接芝眉，欣喜何堪！聞先生有微恙，恐得非過飲乎？若然，則宜在暖房靜臥，勿係塵事。敵國酒激烈，恐不適飲，冀勿多飲，請守攝生之術，他日再來問尊容。

藹昉 承教，足見愛我之深。僕素喜飲，昨日所飲乃西洋酒三種，想過烈，故受其害耳。先生初次來訪，僕適在房中，不克奉陪，殊覺失敬之至！他日稍愈，則當造府面謝。

（中略）

（虞臣、詩五、公度都到樂水閣來。）

桂閣 虞翁初來，不可不治杯飲。敵樓狹小，僮婢不足，事多唐突，請移至於千秋樓，現使舟子備，願君不擯；如不喜扶桑饌，則請細示其撰式，僕快使廚僮試治可也。

公度 以速爲妙，路遠，歸途太晚，多不便。酒、鴨、點心、雞蛋、麵，皆熟食，如此足矣。他物空費錢，敬謝敬謝，客又不喜食，故不必也。

鴻齋 諸公有探梅之約，到向島否？時已過四點，近於暮，以爲如何？

公度 天已晚矣，僕等擬於六時回署。

鴻齋 僕今一訪省軒，省軒到本所，恐四時可歸，歸後恐不能來。

公度 吾謂省軒必在此，攜有一卷詩贈之，願索其序，並乞其細閱詳校，有錯引典籍與事不當者告知，待改，又告其勿以示他人。省軒嚮日曾閱此詩未半，而其太夫人召之歸。省軒舊有一序，吾以其未及看詩而作序，多揣摩之談，故乞其再作。

鴻齋 謹領承。龜谷近日訪僕，僕通閣下之意，若攜來一本，僕歸路送之省軒。僕初覽尊稿，大率訂正後，又再熟覽，尙有數件與省軒商量詳之。

桂閣 僕與石川氏奉陪，頗似無趣味。君如識敵邦人善筆話者住此邊，則請示之，快呼迓以添興。本日之會，惟見匆促而已，願賦佳什以相樂清談爲幸。

公度 作詩更忙，索酒亦極忙，此乃不得不忙，忙乃主人之過也。

桂閣 客之過。

公度 主人安排一切，客不忙也。

桂閣 我乞登旗亭，思其便也。客強索鴨、蛋，客來悖主人之意，是自招忙也，豈何言客之禮？君有答辭否？

公度 我謂在此飲酒，思其便也；索鴨、蛋，思其便也。主人不便，則主人之過。

桂閣 我素思諸君聘妓佐酒之便，盡意十分言旗亭；而君不用是，蔑主人也，不客之過乎？

公度 出妻妾敬客，勝於呼妓。吾謂詩五、虞臣初來，主人敬客當如此。是敬主人，何云蔑乎？

桂閣 僕非野碕，何爲君所挑？

公度 僕見君如見君之夫人故也。

鴻齋 閣下剪爪不知棄，爲祈雨歟？抑亦爲見愛佳人歟？

公度 有麻姑長爪，爲我搔痒，故僕去之。

鴻齋 今日賓客突然過此，故陪席者不以約期不來。龜谷近日來，歸路訪之可。今日龜到向島舅家，恐非深更不歸。

公度 龜谷本居下谷徒士町一丁目二十三——六七番地。

鴻齋 龜谷恐明日來敵房，以有他事也。桂翁謂聘妓，諸公盤觀；妓本是售藝者，觀之聞之耳，言語不通，何樂之有？不如擁娼妓以味其肉。盍勸主人赴燈花中？

公度 聞君爲陸軍教導團教師，是否？每月去幾日？

鴻齋 每日一時間講書，無虛日；午後一時，禮拜、水曜午前，若有事，僕欲爲之帥之副參謀。

公度 教之讀何書？生徒幾人？

鴻齋 所講孫子及八大家文集、孟子，生徒凡六百人。

公度 大聲疾呼，而後衆生徒能點悟。孟子「善戰者服上刑」一章如何講？

鴻齋 堂制上狹下廣，四方玻璃不通氣，雖微聲能通徹。生徒皆粗暴，動輒好鬥，僕惟講仁義而已。

公度 僕謂今日時勢，當改孟子曰：義戰者受上賞，連諸侯者次之，鬪草萊、任土地者又次之。一、西鄉小村，二、井上，三、黑田。

鴻齋 此三子僅滕國者，不知齊、楚之大，不足共論軍。

公度 戰國策：宋有雀生鷄。雀之小而生巨，必霸天下。

鴻齋 治亂強弱自有時。齊、晉之爲霸也，天所以生桓、文。敵國三百年前有其人，今則無焉，非論王霸之時也，但爲西蠻之奴隸而已。

桂閣 墨陀勝景，四時俱備矣。今日雪已消，花未開，所謂四時之間也，不足使諸君娛耳目。請花時必來。仲春始開，名彼岸櫻。

公度 有唐花否？非花時以火烘之使開曰「唐花」，能早一二月。嚴寒積雪中有牡丹、芍藥諸花。

鴻齋 在暖室之中開者，俗曰「室笑」，笑亦作咲，如春山笑。牡丹、芍藥皆早二三月。蟀蛩皆置之暖處，使誤候，先時皆鳴。賣秋蟲者初夏尙在衢巷，蓋蟲之室笑也。

公度 此種語入詩太佳。

鴻齋 櫻一種最晚開、花瓣多者，名楊貴妃櫻，特爲絕品，恨不使明皇觀。願攜一根去，移種驪山如何？

公度 菊、牡丹、梅皆有此名，花中之魁，爲阿環占盡矣。

鴻齋 大江南北距凡幾里？黃河（中缺一字）大河也？

公度 黃河一曲絕數千里，其遠不得以尺丈數也。

鴻齋 是發源於崑崙之謂也。僕所聞不然。其南北相距、舟路凡幾里？

公度 對面茫無津涯，猶所謂海客談瀛州，烟波縹渺，信難求也。

鴻齋 高樓邀賓四望開，花間分韻且爭才，若詩不就將行罰，當傲李家金谷杯。

桂閣 春日饜筵頃刻開，我樓無客不雄才，墨塘墨水渾相對，詩成欣然舉大杯。

詩五 主豪賓雅幾筵開，盡是雕龍繡虎才，何幸東州客星聚，天教移會墨江杯。

庚辰筆話 第七卷

〔第四十七話〕

（庚辰四月初九日，何、張兩公使、黃參贊等都到我家來看櫻花。石川鴻齋、龜谷省軒——行、岡千仞——鹿門、高谷龍州、石幡貞等也來了。）

（張公使先到，我們在樂水閣筆談。）

桂閣 前日拙稿賜細閱，何幸如之！惜乎文稿刪正甚少，於僕心不安。

斯桂 文稿甚佳，無須多刪。日前到麻布區去，過一橋，橋旁有一店，其牌額寫「牛能知知賣捌所」是何物？

鴻齋 知知，敵（國）語乳也，則牛乳。

鹿門 捌字俗字，書無此書，謂配付之義，從手從別，以手別之之義。堤上櫻標，遠觀却佳，先生賜一高詠，實此花之榮。

鴻齋 千住羅紗製處，不許縱覽；來春開博覽會，爾時偕與開室許觀也。

(瓶中有棠棣之花)

鴻齋 此黃花貴國名如何？黃寶珠，黃寶珠，真名歟？異名歟？

斯桂 大家都呼爲黃寶珠，此地呼何名？

梅史 棠棣。

鹿門 郁李也，恐非草花。

桂閣 倭名曰耶魔富貴，以城州王川爲最。

鹿門 先生鄉貫四明，賀知章所生歟？所謂鑑湖，四明中湖水歟？

斯桂 鑑湖在紹興府地也。

鹿門 天台山亦非四明乎？

斯桂 山跨紹興、台州、甯波三府地也，四明山最大，天台山亦在其內。

鹿門 天台中華勝地，騷客所艷稱，先生曾遊其地否？

斯桂 天台山之幾處小地方，僕曾往遊，其中大勝境未曾一到；雁宕爲尤勝，乃天台之南山也。

鹿門 敝邦佛教，分爲八派，天台其一，意唐時高僧航渡傳來者，不知今猶爲緇徒宗

地乎？

斯桂 天台中，緇流最多，古時或有高僧，今雖云亦有之，但恐不實，惟習拳棒者頗多；其不習拳棒者，多貪酒肉女色矣。

桂閣 僕想閣下倦筆話，不强責之，願作小詩詞以警倭儒是幸。

斯桂 尋春來到故侯家，小閣談詩客不譁，萬樹櫻桃開正滿，隔江紅出水邊花。

鴻齋 萬樹櫻開高士家，春來邀客客無譁，豹胎麟脯杯浮蟻，恨少蟬鬢解語花。

桂閣 春暮風光在我家，登樓一望笑言譁，移船招妓江中去，幻作波心鏡裏花。

鴻齋 一年春事在君家，勿厭紛紛雅客譁，却喜綺筵無少婦，囊中不賣纏頭花。

（何公使來了，黃公度也來了。）

如璋 鹿門先生是晚返家，爲雨所霑否？

鹿門 無憂是事。諸公大事繫在門前，唯乘人車者死人事，是事不可數。賞花者只稱

上野、墨陀，僕謂二地皆俗地，不若飛鳥山幽邃，純於野趣，扇、海老二亭，

臨溪灑酒，尤覺可人，不知閣下一探否？有此二亭可人，不必問櫻花多少？

公度 此論更僕不能盡悉數能終，然僕確有所見。

(中略)

鴻齋 脊令解語柴冊大斧；僕又作八歧大蛇解，若有備考證，請加閣下所著日本誌。

公度 冀一讀。雜事詩有王紫詮刻本，俟再送呈一部。

省軒 敬誦雜事詩，胸儲二酉，華驅風雲，其所考證，鑿鑿中竅，誠不堪嘆服！弟強

指摘一二，以成下問之美，近日攜之上謁。

公度 今日見閣下寄紫詮詩極佳，前有紫詮序，後則閣下跋也。僕東來後，故友郵簡

雲集，皆詢大國事者，故作詩以簡應對之煩，不意爲王君攜去，遽付手民，非

僕意也。大國人見之，定不免隔靴搔痒之謂。閣下能爲改潤，感謝不勝。

省軒 寄紫詮拙作，不知從何處見之？

公度 循環日報中。雜事詩中多有人名地名避我朝廟諱改易者。

省軒 雜事詩中論文處，有以古賀精里比賴鹽谷諸子。精里論文尙有佳作，至雜文則

不能作。賴鹽之文，閣下有所見乎？

公度 精里之文不多見，有曹參論一篇，可以步武蘇氏父子。

省軒 此人有學問、有氣魄，故往往有佳構；恨當時文事未開，故其集少可見者耳。

雜事詩刻於貴邦，想洛陽紙價爲之貴。

公度 一刻於北京，一刻於香港，敵邦人見之，以爲見所未見，書（詩）之工拙不暇問也。

省軒 閣下之書，敘櫻花之美，兒女之妍，使讀者艷想；此書一行，好事之士，航海

（而來）者（必）年多於一年。

公度 近又有一好事人曰陳曼壽來神戶，能詩與書。

省軒 吏乎？遊客乎？上海人乎？

公度 衛鑄生流亞，禾中人。

省軒 吳瀚濤能詩，惜返去。

公度 此人卓犖不凡，不獨能詩，年僅二十三、四耳。

省軒 誦其詩，想其人，已知其才絕羣，憾不一相見也。

公度 今在家廬墓，他日終爲有用材，與僕極知好，書法亦好。昨得一書，云躬耕黃

山，俟三、四年再出。

省軒 守喪乎？

公度 僕若久居日本，必招之再來。

省軒 大好。人有才有識，其詩必好，書法亦隨之。徒作書賦詩，亦無益耳。

公度 文章之佳，由於胸襟器識；尋章摘句，於字句求生活，是爲無用人耳。

省軒 詰章訓句，徒費力於斷簡，經生之無用更甚。

公度 國家承平無事，才智之士無所用，故令其讀書，所謂英雄入彀中也。譬如富家巨室，衣食充裕，其子弟能喜古玩、好書畫，亦是佳事；謂此古玩、書畫爲有用則不可也，謂爲無用亦不必也，視其所處之時地何如耳。

省軒 洙泗之教人，本活潑事業，故其教人，常以詩書六藝。後世天理人慾之說盛，而聖人經世之意（中間一字不明）矣，是弟所慨也。

公度 孔子大成之聖，實爲上下十二萬年，縱橫七萬餘里，不能再有之人；其教人無所不備，不止詩書六藝已也。宋儒之學，爲孔門別支，推其極不過學孟子耳，彼不知聖人爲何等人也。

省軒 內庫所藏有楠正成之硯，近出而賜成瀨大域；弟爲大域作長歌，不日錄呈，願痛正之。

公度 願賜一讀。岩陰有神鈴記一篇，文佳絕，若得好詩，可與之亞。

鹿門 聞之石川君，閣下近草日本志，仿何書體？既曰志，與史異其體者，此事水戶史官所欲爲而不能爲，蓋無足以供史料者也。蒲生君亦有此志，中途而止，亦坐無史料耳。日本史僕有刑法、兵馬二志。

公度 有志焉，而恐力未逮，至速亦須明年乃能脫草。志之目十有二，天文、地理、職官、食貨之類。此事大難，恐不成書。

鹿門 扶桑游上卷刻成，已付沈梅史，寄贈王先生。第二卷重野序之，不日刻成，本稿在栗本鋤雲所。

公度 彼欲索草稿。

鹿門 宜就鋤雲氏而謀之，僕不關此事。

公度 敬謝。今日得王紫詮書，囑僕見足下，索扶桑遊記草稿中下卷，云將自刻。今日即託閣下，俟暇詢之鋤雲，如何，即以函告我，庶可轉覆紫納。僕不知此人，聞家在本莊。尙有本多正訥所著清史（中間一字不明）記，紫詮序之，渠欲索刻本，僕未識本多氏，能代詢之否？

鹿門 鋤雲氏爲賞櫻來，寓墨堤上一村亭，應後刻拉桂閣公往訪，詢扶桑游記事。

公度 北京所刻，寄到東京不過十餘部，故難以贈人，今僕家既烏有矣。

鹿門 大爲憾事。紫詮氏還僕文稿，一一付評，曰在香港排印，宜寫一本再寄。紫詮先生何所取而爲此事，真不可解者。

公度 紫詮窮老不得志，故煮字療飢，耕硯自活；如僕詩彼尙不憚刻而賣之，况君文乎？

鹿門 先生雜事詩天下爭購，所謂長安紙貴者，王先生刻之以爲自活之計，極得矣。惟僕文庸劣不當半文錢者，若王先生果取僕文，命刻（工）併刻，買無所償。唯（王）先生懇懇至此，（真）知己。

公度 岡本萬國史記，上海翻刻之。

鹿門 昨夜見石幡貞，聞閣下今日會此大喜，約進陪，應繼來。此人新婦（來）自朝鮮，熟韓地事情，必有新話。

公度 與之相識。渠作有歸好餘錄一書，僕見之。

鹿門 今方編續錄，此書成，可領韓地一班。

公度 石幡貞頗通漢學，外務官員一人而已。

鹿門 此人曾從柳原公使遊北京，有航清紀遊，頗奇士。

公度 紫詮託其賣書，不知如何？

鹿門 聞所遞日本雜事詩八十部，請者爭至，以先睹爲快；他書苦求者寥寥。

公度 祈語成齋，若能代爲盡賣，紫詮有託僕語曰，成齋處賣完敝處存本，假日紫詮百部，仍託成齋賣之。

鹿門 他日見成齋，應以是事告之。

公度 若買者少，則不必也。僕有二百部，係紫詮所贈。

鹿門 紫詮氏本細字不佳。先生在北京所刻大本，僕切欲。

公度 僕之殷殷問重野賣書消息，慮以此劣詩累紫詮耳。

鴻齋 先泛船，極觀花之興，歸來再上斯樓，傾小酌。船中載酒，烈風亦可畏，不能煖酒也。緩步堤上，塵埃遮眼，甚不興。閣下以爲如何？

斯桂 江中漲，塗可填滿，造三四間書樓，種幾十本花卉，如何？

鹿門 此極好策。然如僕浮家泛宅，往來蒼雲間可也。書樓花卉，已是多事。

鹿門 墨陀花已經一遊觀否？

如璋 今日當同諸公往游。

鴻齋 已命船，上舟往觀。

桂閣 千秋樓上近日之景致，飲客頗多，每日無剩席，至下午則辭客。樓婢等言，如斯勢而支數旬，則腰痺足麻，蓋其繁盛可想也。

公度 僕來此意在看花，不在飲酒；然不能強人人如我意，僕泛舟之後，將自往耳。

桂閣 僕頗畏諠雜，復畏河風，在家可待諸君之歸，宜治杯茗，願一見而歸此處。

如璋 請覓一小舟，僕到墨隄一觀櫻花再來。

桂閣 閣下如有情於我，則往墨隄覓一二佳人來。

鹿門 沿岸舟行乎？上岸步行乎？閣下以爲孰是？

如璋 不如上岸步游，較爲親切。

鹿門 長命寺門前一小店樓，鋤雲氏小住，往物色之。

如璋 公等如可去，請在此相待。

（我和省軒都不要上岸去，只得留在船上。）

斯桂 花已全開看未遲，我隨裙屐走斜陂，回頭笑指沾春處，植半樓前颺一旗。
鴻齋 單瓣已開重瓣遲，尋芳盡日步長陂，杖頭僅有青錢在，也到前村覓酒旗。
如璋 纔見有背一酒筒者，其醉態甚可掬。

鹿門 曲江春嬉亦如此乎？

如璋 大致如此。由此可回舟，下此無多花矣。

鴻齋 前日促觀花，諸公踟躕不果看。至今日花已散矣，可慨嘆哉！

公度 前日若來，亦不過爾。

(我們回到樂水閣)

斯桂 招我來遊墨水東，天然圖畫小樓中，半江萍藻沿堤綠，萬樹櫻桃隔岸紅，揮翰
助談逢舊雨，浮蛆打甕醉春風，擬從彼岸移船去，游女如雲一笑逢。

省軒 奉次張先生瑤韻：

櫻花爛漫大江東，人在蘭橈桂楫中，滿岸清波新柳綠，一堤芳草夕陽紅，
烟深難認重重塔，春冷猶嫌淡淡風，且喜佳賓好詞賦，年年常向酒邊逢。
東韻用無妨乎？行未定草。

桂閣 和斯翁大人瑤韻，樓上望墨陀作，錄呈祭政：

櫻桃開滿墨江東，收入樓頭一望中，曳屐少年衣染豔，簪花嬌女臉羞紅，半瓶白乳茶寮水，一幅青帘酒國風，勸客登舟遊彼岸，自慚抱病倚薰籠。

（紅髮女子恐其不美，結二語未能達意。）

如璋 寫景如畫。今日放舟看花，水陸俱領略之，可謂盡態極妍；又承設饌，頃已醉飽，請先告別，願路尙可拜一客。

公度 今日之來，僕與石川子約看花耳。天晚無月，不便遊矣。

如欲引用本書之字句，請註明「引自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會
出版、鄭子瑜實藤惠秀編校之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等字樣，
以明出處。

1968年